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七十七

金文詁林補

第三冊
卷五、六

周法高編撰

金文詁林補 五

周法高編

箭 鄂君啟節車節

「毋毋載金革黽箭」〈又3〉

周法高曰：說文卷五上竹部「箭，矢也。从竹，前聲。」子賤切。黽箭參卷十三1689A黽字條。

〈又3〉「毋毋載金革黽箭」

0575 



a 筍

伯筍父盨 <1448>



b 伯筍父盨 <4371>

周法高曰：「陳槃春秋大事表譔異二二七頁「筍」古器銘作筍。有筍伯大父簋，貞松六．四○筍伯簋、筍父甗，並見金文編．康盤盉稱旬君司子嗣子，銘刻彙編二二九，盉筍或省作旬。」

<5330>

「筍侯作叔姬賸媵般盤」

a 節 陳猷釜〈0?〉

b 節 子禾子釜〈3?〉

節 中山王譽壺〈0286〉

節 鄂君啟節 舟節〈2?〉

張政烺曰「節于『見子禾子釜及陳純釜，「左關釜節于廩釜」，節是動詞，約制之意」（古文字研究第二〇九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節于醴䣓」）〈0286〉

〈又3〉「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3〉「見其金節則毋（毋）政（征）」〈又3〉「賹鑄金節」〈又2〉「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2〉「見其金節則毋（毋）政（征）」〈又2〉「賹鑄金節」〈0286〉「節于醴䣓」

簡 或从閒省聲

中山王嚳壺〈文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曾姬无卹壺『間』字作『閖』，此『簡』字所从之『外』即其變形」（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張政烺曰「笧，从竹，从外，《說文》：『閒，隙也，从門，月。閖，古文閒』。閖，从門，从外，見曾姬無卹壺，讀為閒。此字蓋从閖省聲，笧筞[?]即簡策。」（古文字研究二二二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載之笧簡策」〈文286〉

〈文286〉「載之笧簡策」

筭 ん

筭 三字石經古文作筭 史懋壺〈831〉

白川靜曰說文筭長六寸計歷數者从竹从弄解爲會意曰言常弄乃不誤也弄爲奉玉之象與筭聲義無涉蓋亦非从弄玉之字也字恐爲籌算之器也至於其制漢書律歷志注曰其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蘇林曰六觚六角也度角至角其度一寸面容一分筭九枚相因之數有十正面之數實九其表六九五十四筭中積凡得二百七十一枚

筭木束之如觚形王即示其形也舒藝堂隨筆从字从王曰

按竹其物也廾其事也从王者天地人三才續漢律曆志云古之人論數也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生矣此可

證筭字从王之義非从弄也當弄之說恐又後人所增

然與造字之法不合

金文之史懋壺（通釋卷二四八四頁）銘曰隹八月既死霸戊寅王在葊京

濕宮親命史懋路筭咸王乎伊伯易懋貝懋拜䭬首對王休用

作父丁寶壺筭字从玉亦可見爲甗之形之字也郭氏大系曰

路筭咸句頗有異說徐同柏云路正也筭射筭咸讀爲箘甲

革之屬周禮大史凡射事飾中舍筭執其禮事蓋陳會習射

而命懋正其事也孫詒讓云徐說非也此路即道路字筭爲

會計案比之事咸謂其事有成說文口部云咸皆也悉也詩

魯頌閟宮敦商之旅克咸厥功鄭箋云咸同也皆悉同並與

成事之義相近

今按筭當从徐咸當从孫親令史懋筭咸語法與班𣪘令錫

攸勤咸同例令亦賜也言王親錫史懋以路筭也路當解為路寢路車之路大也竊意古人言路猶後人言御凡王者所用之物皆得冠以路字路筭謂御用之大筭也王既親錫史懋以路筭又命伊伯錫之以貝焉故史懋作器以紀之

若依郭釋則器銘無一言及史懋之事功初以天子御用之路筭賜之繼命伊伯賜貝則皆言錫與之事耳與彝銘之文例不合之解釋也令史懋路筭之令為命令之意以路筭之事命史懋其事克終而賜貝也筭字亦難於解作筭字也壬蓋為筭木之瓢形然銘文所云似為卜奉事于濕宮之夫人世婦者也蓋謂筮也筮古蓋為用筭籌者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以為即周禮大司馬贊車徒之意又綴遺齋彝器考釋中曰

儀禮小牢饋食禮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路

一筮猶言露筮

乃史職所爲故當取綴遺之說露筮者露著漢書張禹傳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齋露著正衣冠立筮服虔注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其說詳見楊氏之金文說史懋壺跋

史懋壺之筭字所从之王亦見于卜文有

其用王萃且戊 後上五

癸酉卜王寧風 後下四二

等例楊氏釋字爲巫然字形亦難定爲巫字也筭爲奉其王之象爲六觚一握之象亦爲巫祝所持之工具皆與筮有關之字也……史官每从事卜筮之事經籍習見（說文新義卷五上九一一一九一一四頁林潔明譯

符 符 秦國杜虎符〈Q500〉 符 新郪虎符〈大52〉

周法高曰說文卷五上竹部「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从竹付聲。防無切。」

〈Q500〉「兵甲之符」△ 〈大52〉「甲兵之符」△

〈Q500〉「必會君符」△ 〈大52〉「必會王符」△

〈Q500〉「雖毋會符」 〈大52〉「雖毋毋會符」

0579 筥

筥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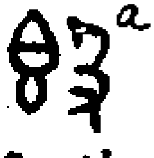
筥 筥小子簋 〈1295〉

簠 c

鄦侯簋 从邑 〈4327〉

〈2291〉 「膚ᶜ叔之中子平自作鑄其游鐘」

0580 簋


a 𥁰簋 不嬰簋〈[illegible]〉


〈[illegible]〉𣪘簋

白川靜曰：「段寶隮彝之語，字有其例，普通若加上作為器名之段，則曰乍寶隮彝段、乍𩰫彝隮段等。然此器為尊，故陳氏讀作用作段寶隮彝。然此一場合，蓋如𩰫隮彝乃連接於隮彝之修飾語也。段亦有動詞之用法，用作殷之字，今段有用饗王逆造、用殷寮人，饗殷對文，本器下文亦有用鄉出內事人之語，含有殷饗兩字也。」（金文通釋第十四輯七八四頁七一小子生尊　林潔明譯

孫稚雛曰：「每，讀作敏，玉篇：敏，敬也。揚，稱揚頌揚。隮下有一小白字，陳介祺曰『隮，重器之統名，非酒器，从白，𣪘文之省，隮𣪘之合

文也」(聃敦釋說)攈古錄金文(三之一・七二頁)引許瀚曰「疑毀字上端」楊樹達曰「實毀之象形初文也」于省吾曰「皀字訛為白，原因當系鑄造時陶範失調所致」郭鼎堂曰「按此字並無殘缺，實即皀字也」—假為享」(大豐毀韵讀)後改為「原銘分明白字，語猶今人言補白矣」(大系考釋)稚雛按从文義看，當是尊毀二字合書(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八頁，天亡簋銘文匯釋)

(1279)即大豐毀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六九頁簋字下收趚簋及瘐鐘按瘐鐘無此字，恐係誤記」

商承祚曰「𤔲毀銘範母「𠬝毀」此字宋人釋作敦，後世相承，錄古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謂為簋，即「說文解字簋从竹从皿从皀

此所寫之皀，即皀字。皀讀如香，此則改作皿為从皀，若敦字从攴从䜌，䜌从羊从亯，筆迹不能相近，是不得釋敦之明證」。黃紹基中錢氏說作說毀，謂「毀簋皆以皀為主，簋下古文作匭，毀亦有从食，敦字从攴从䜌，宋人見隸書敦字與毀仿佛形似，遂以當之。實則亯非皀，攴又非殳，迥然不同。簋器最多，用最廣，天子庶人皆用之，祭祀、賓客、饔飧皆用之，少則二簋，多則十二簋，今所見古器毀為最多，文時有一人所作數器同文者，敦字惟儀禮屢見，然與簋字多相混，疑隸寫時已多訛亂」。（詳見翠墨園語）容庚復據彝器銘文，廣其義曰「『函皇父毀』、毛公旅鼎皆鼎毀連言，與周禮合，而經傳無以鼎敦連言者。儀禮所載敦之數不過四，詩伐木『陳饋八簋』，但禮經儀禮等屢言八簋，而函皇父毀亦有毀八之文，新鄭古器有簠有毀而無簋，而簋之數八，非即八

簋𣪘其所以無遷者，蓋遷非簋，乃旅器而非宗器也（宗廟遷「用享孝于姑公」，杜伯盨「其用享孝于皇申祖考」，克盨「其用朝夕享孝于皇祖考」，皆宗器，容說非），簋簋為常用之器，故簋𣪘有以為媵器，猶簋之遷十七皆旅遷，無言媵遷者，凡此皆足以佐證𣪘之為簋（詳見燕京學報第一期殷周禮樂器考略），其說辯矣，遷之從簋，殆由盨𥂕形隸寫為盨𥂕而成，增竹而成簋，殊訛之述，昭然若揭，𣪘字雖有从皿作𥂕𥁃者，然百不值一，固以𣪘為正文，而禮經隸寫多訛亂，為簋，信如黃容二氏所說（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一四—二一五頁右刻篆文締字說𣪘十卷四三頁第二）

祖〈又14〉
ㄱ 友父作寶𣪘△ 簋 ㄴ
乙伯同姬尊𣪘△ ㄴ〈又4〉
ㄱ〈又11〉
ㄱ 中友父作寶𣪘△ 簋
用作 作 朕文且祖寶𣪘△ ㄴ
簋〈又5〉 ㄴ 用作 作
〈又1〉 ㄱ 文且
用作

作寶隮𣪘△簋」〈又21〉「用作朕文祖益仲尊𣪘△簋」〈又22〉「用作作寶

𣪘△簋」〈又23〉「白喜作朕文考剌烈公尊𣪘△簋」〈又24〉「白汈伯梁

父作龏姞尊𣪘△簋」〈又52〉「用作朕文考外季奠簋△」〈又57〉「作作其

子孟𡟰之母媵媵簋△」〈又139〉「東仲口父作[illegible]𣪘△」〈又63〉「伯蔡父作

女𡠓寶𣪘△」〈又133〉「弭白伯用作鄭尊𣪘簋」〈又72〉「[illegible]虢仲作旅𣪘△

」〈又147〉「白賓父作寶𣪘△」〈又159〉「師湯父有司中枏父作寶𣪘△」〈又93〉

「白喜父作洹餴𣪘△」〈又166〉「長由作寶尊𣪘△」〈又201〉「[illegible]乎作寶𣪘△

」〈又221〉「楙車父作[illegible]姞餴𣪘△」〈又224〉「[illegible]叔山父作[illegible]姬隮𣪘△」〈又278〉

「唯曾伯文自作寶𣪘△」〈又279〉「用自作寶𣪘△」〈又284〉「用作朕文且

考寶尊𣪘△」〈又285〉「隹十月[illegible][illegible]作文考寶𣪘△」〈又290〉「[illegible]胡乍作[illegible]

[illegible]𣪘簋」〈又305〉「[illegible]侯作王嬀媵𣪘」〈又300〉「用乍作朕文考幽叔[illegible]

𣪘」〈又320〉「乍且考𣪘△」〈又321〉「用乍文考寶𣪘△」〈又335〉「用乍作朕

且祖考寶毁簋」〈0339〉「用乍作障尊毁簋」〈0346〉「旅中仲乍作琙

誨寶毁簋」〈0351〉「用乍作文母日庚寶障尊毁簋」〈0352〉「白伯戈

乍作旅毁簋」〈0362〉「南中仲邦父命令駒父毁即南者諸侯率

師高人」〈0301〉「用乍作文考公叔寶毁」〈0367〉「用乍朕文且寶毁

」〈0397〉「東仲口父作屖毁」〈0412〉「魯白伯大父作季姬婧媵毁

」〈0417〉「白吉父作𣪕障毁」〈0431〉「王乍作姜氏障毁」〈0432〉「𤔲白

乍旅用鼎毁」〈0447〉「𤔲白乍旅用鼎毁」〈0442〉「強白乍自為鼎毁

」〈0446〉「白乍南宮口毁」〈0488〉「用乍作寶毁」〈0457〉「新𡨄乍鋳毁

」〈0497〉「豐井利叔乍白姬障毁」〈0498〉「口白伯乍作寶毁」〈0502〉「

乍旅毁」〈0507〉「乍寶障毁」〈0510〉「白伯毓盧肇乍作皇考剌公

尊毁」〈0514〉「用乍作朕文考易中仲障尊毁簋」〈0542〉「贊曹白伯

狄乍作𡚸凤𡚸凰公尊毁」〈0544〉「長白乍寶尊毁」〈0640〉「隹十月

遅嬰作文考寶毀。」〈3700〉「旅乍作寶毀。」〈3701〉「中乍作旅毀。」

〈2457〉「隹強白乍井姬用鼎毀。」


簠 鑄子簠 <4534>


季宮父簠 <1427>


薛子仲安簠 <2296>


西替簠 <278>

洛陽博物館曰「墓410所出的銅壺(M410:5)銅盤(M410:4)銅簋(M410:2)都有考母作簠銘文銅鬲(M410:3)有作簠銘文因此知簠為青銅禮器的通稱狹義的簠在西周晚期至春秋時期始出現而上述諸器均作簠則此簠應即文獻上的瑚璉的瑚讀作胡這個簠字也是前所未見的作𥫩从医从縣簠字作𠤳从匚从獸獸字在金文裏也有個別寫作𨥦的簠獸父由此可見此字从医从縣即是簠字的異體字」(文物一九七二年十期二八頁洛陽龐家溝五座西周墓的清理)

周法高曰「微伯𤼈豆云「𣪘(微白)伯𤼈作(作)𥰒其萬年永寶」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第五頁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豆亦名為𥰒」

唐蘭曰「㼛簠似豆而大，淺盤平底，圈足鏤空，銘作⿱竹甫，是簠的本字。宋代曾有劉公鋪，一九三二年出土的厚氏元匿，劉公簠見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卷十五，厚氏元簠見三代吉金文存，今藏故宮博物院。過去都歸入豆類，是錯了。說文「簠，黍稷圓器也」，就是這類器。本多竹制，在銅器中發展較晚。宋以來金石學家都把方形的簋當作簠，銘文自稱為筐也稱為匡，或作瑚，則是瑚的本字。學者們紛紛說許慎錯了。今見此器，可以糾正宋以來的錯誤，也可以証明這類的簠在西周中期已經有了」《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一－二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微伯瘭豆：殷曰瘭作寶

<03223>

周永珍曰「南京山出土兩件，原報告稱豆，自名實甫，淺盤高圈足，圈足中間有一凸帶，將花紋分為上下兩層，盤飾竊曲紋一

圈圈足作鏤空環帶紋這種器形在陝西常有出土圈足中間或有凸帶或無如長安張家坡（長安張家坡西周銅器群一九六五年）扶風強家村（吳鎮烽雒忠如陝西省扶風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一九七五年八期）及岐山董家村（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藏簡報一九七六年五期）等地均出土過……

京山出土的甫上面已談到陝西長安扶風岐山董家都出土過此器自名寶甫傳世品有稱寶鋪（考古圖三·四六）旅甫的（西清古鑑二九·四四）一九七六年扶風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微伯癭器自名簫（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簡報圖版柒五圖九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前幾件都是西周晚期的微伯癭簠屬西周中期偏晚由微伯癭器的自名唐蘭先生提到這類器是仿竹器這看法是對的圈足全是鏤空的也是仿竹器的遺迹（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六—四三八頁曾國與曾國銅器）

參卷七 0285 簠字條

〈又56〉「自乍（作）飤簠」〈又118〉「胄自作饙簠」〈又117〉「射南自作其簠」

〈又203〉「考叔指父自作隮簠」〈又256〉「作簠」〈又257〉「考母作簠」

〈又78〉「西替（啉）巳其妹新（長）陳鈷簠」〈又297〉「走馬薛中（仲）赤自乍（作）其簠」

〈又324〉「敔伯興乍箭」〈又482〉「实姒乍旅簠」〈又517〉「陳公子中慶自乍（作）匡匠簠」〈又507〉「蔡公子義工作飤簠」〈又537〉「考母乍簠」

〈又467〉「中仲其父乍旅簠」〈又258〉「考母作簠」〈又257〉「考母作簠」

〈又296〉「薛子中（仲）安乍（作）旅簠」

䈞

䈞 中山王譽壺

夙夜䈞匪解 <2286>

張政烺曰：毛詩大雅烝民「夙夜匪解，」傳：「夙，早；夜，暮；匪，非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四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夙夜䈞匪解」<2286>

「夙夜䈞匪解」<2286>



0582



<1068>

<25> 「师[illegible]側新」

箾 策 或从竹斯聲

中山王譽壺「逮其老筋賞中父」〈2286〉

箾 又云「載之笷簡筋策」〈2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馬王堆漢墓所出帛書老子甲本「籌策」之「策」亦作「箾」，「箾」與「策」古音相近，「箾」即「策」字異體，會意兼形聲(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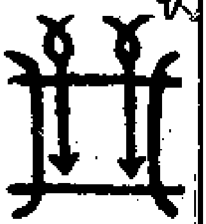
張政烺曰：「筋，从竹，斯聲，蓋策之異體。《老子·道經》第二十七章「善數者不用籌策」，策字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作箾，乙本作筲。箾，从竹，析聲。《說文》：「析，破木也，从木，从斤」，又「片，判木也，从半木」，析是破木，故箾壺銘作筋，《老子》乙本又簡化作筲。策賞是書勳勞賞賜于策。(古文字研究第二二〇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逮使其老筋賞中(仲)父」)〈2286〉

趙誠曰：「䇲，借作策，音近而通。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老子》『善數者不以檮䇲』的䇲字，通行本作策，可證。」（古文字研究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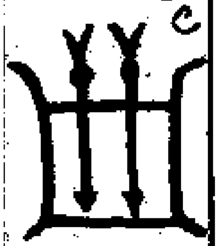
五一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速（使）其老䇲（策）賞

中（仲）父」〈0286〉

〈0286〉「速（使）其老策賞中（仲）父」〈0286〉「載之簡策」



箙爵父乙盉 〈4117〉



戊父癸甗 〈0786〉

赤塚忠曰：箙正確地應寫作箙入矢於框內之形，乃箙字也。甲骨文中除貞人名之箙外，有如

丁亥卜……辛卯侑三軍箙羌（前五．九．七）

貞箙羌骨盤侑將（前五．一〇．二）

用如供犧牲之意之動詞，以一矢為字素，或二矢為字素，意義不變也。用作動詞之情形，以其箙之音推之，則為周禮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之疈字也。此銘之箙亦當解作其義也（殷金文考釋一二二頁亞富夫諸器銘(8)方彝二器(71)林潔明譯）

<又218>

「戉服△」

<又219>

「戉服△」

[illegible] 箴 或作[𢦏+糸]

鄂君啟節舟節「[𢦏+糸]尹逆」〈X2〉

[illegible] 鄂君啟節車節〈X3〉

商承祚曰「[𢦏+糸]」羅氏釋為緘，形近而義未諦。毛公鼎緘字作[厂+咸]，鄀公鼎諴字作諴，各省去咸字的一部分。此[𢦏+糸]所从之个，既非午字，又非才字，而為竹字之省。因此，不能寫訂為[𢦏+糸]或[𢦏+糸]，乃是从竹的箴字。長沙仰天湖及河南信陽楚墓所出竹簡中从竹之字皆作𥫗，此省一不从二。亦猶楚王酓肯鉈鼎及《酓肯盤》(懸針垂露體)的楚字从木作[木+疋]。長沙竹簡中兩[艸+車]字之一省从屮。《說文》芬字又作芬，其意義皆同。

箴尹為楚官名。見于《左傳》的有箴尹克黄(宣四年)、箴尹追舒(襄十五年)、箴尹宜咎(昭四年)、箴尹固(定四年)等。《說文》箴、鍼皆从咸聲。上古箴咸同在侵部，故同聲。[𢦏+糸]从緘省口，意與毛公鼎[厂+咸]

同。鄀公鼎䊮不省口而省戉為戈。節文與之同。从知戉字的省變有若干種。而以䊮字為甚。

䊮字的意義既明，則䊮敀阮應讀為䊮令。阮䊮令官名。阮為人名。』文物精華第三集第五二頁鄂君啟節考

于省吾曰『䊮字从系𢦏聲古文四聲韻引古尚書的織字也作䊮織與職古通用弓鏄稱䊮差卿即職差卿䊮尹即織尹織尹系主管文織繡錦之長織令乃其屬官漢印有織室令』（考古一九六三第八期四四三頁鄂君啟節考釋）〈X2〉

周法高曰『此字于省吾釋為織，亦殊有理。今姑從商承祚說列於䊮字下，可參卷十三。五一織字條。

』〈X2〉

「䊮尹逆」〈X2〉「䊮敀令阮」〈X3〉「䊮尹逆」〈X3〉「䊮敀令阮」

簧

簧 㝬簋 〈12290〉

張政烺曰：「簧疑讀為横，黹疑讀為至，或致。禮記·孔子閒居：『夫民之父母乎，必達于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以横于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下言『志之所至』等等為五至。鄭玄注：『横，充也。』又『凡言至者，至于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于民。……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胸心也。』意與此近（周厲王胡簋釋文）。」簧（横）黹（致）朕心〈12290〉

周法高曰：「說文卷五上竹部：『簧，笙中簧也。从竹，黄聲。古者女媧作簧。』戶光切。古文字字形表一七一頁簧字下收㝬簋，今據補。」

篙 篙 說文所無

留篙編鐘〈X45〉

郘鼎堂曰「篙，方言「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篙（竹簡中凡从竹之字均與鐘銘同）」「留篙」當是人名。（文史論集二〇五頁信陽墓的年代與國別，留篙編鐘〈X45〉）

周法高曰「郘說留篙為人名，非是。朱德熙謂留篙應讀解（方言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三〇三頁）讀留篙為荆曆，猶言楚曆是也。參卷十三一六七〇號留字條及卷一〇〇五七〇粟字條」




鄂君啟節 舟節〈2?〉


衛鼎 乙〈2338〉


中山王嚳壺〈2286〉


攻敔王夫差劍〈2452〉


叔趯父卣〈2293〉

李學勤曰「我們認爲不其簋所記是周宣王時秦莊公破西戎的戰役，史記秦本紀載，

「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爲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丘並有之，爲西垂大夫。」

不其和他所稱的伯氏（長兄）就是本紀的莊公昆弟，不其的「皇祖公伯」就是本紀所載莊公昆弟的祖父公伯。

西戎和嚴允是同地區民族的不同稱呼。王國維在鬼方昆夷

嚴允考中早已指出，不其弟兄追戎于西，而本紀云秦莊公任西垂大夫，從地理上看也是符合的。

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載秦莊公名其，大家知道，先秦時「不」字常用為無義助詞，所以簋銘的不其很可能便是文獻裡的秦莊公。秦本紀說莊公是昆弟五人中的「長者」，也許不是最年長的這一點，有待更多的材料進一步証實。

秦仲被戎人所殺。年表列于周宣王六年（前822年），後漢書西羌傳則說在宣王四年（前824年）。後者大約本于古本竹書紀年。無論如何，不其簋的年代當為公元前820年左右，是最早的一件秦國青銅器。我們看這件簋蓋，形制紋飾與師嫠簋等器相似，字體也和其他西周晚期相同，說明秦國青銅器後來表現出來的種種特徵，這時還沒有形成。（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二

〈又1〉「嫠其萬年」〈又2〉「見其金節則毋(毋)政(征)」〈又2〉「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3〉「見其金節則毋(毋)政(征)」〈又3〉「不見其金節則政(征)」〈又4〉「彌叔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0〉「其萬年永寶用」〈又12〉「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16〉「其永用」〈又18〉「其子子孫孫永寶」〈又19〉「其萬年永寶」〈又20〉「乍(作)氒(厥)子=孫=其永寶」〈又21〉「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3〉「喜其萬年」〈又23〉「其永寶用」〈又26〉「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30〉「其永寶用饗」〈又34〉「彌弔作(作)旅鑊其萬年永寶用」〈又52〉「𤸫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喜于宗室」〈又53〉「其萬年用喜用孝」〈又54〉「曾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子孫旅擇其吉金」〈又56〉「樂子嚷豧匿擇其吉金」〈又56〉「其眉壽

萬年無諆期」〈又57〉「其眉壽萬年無期」〈又57〉「作作其子孟嬀之

母媵媵簠」〈又57〉「匽子斁臣擇其吉金」〈又61〉「其眉壽萬年」

〈又61〉「作作其子孟姬嫛媵媵盤它匜」〈又76〉「其萬年子孫永

寶用」〈又77〉「其子孫永寶用」〈又78〉「西替嘶匕其妹新喜陳

鈷簠」〈又84〉「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85〉「其子孫萬年

永寶用」〈又86〉「其子孫萬年永寶用」〈又93〉「逌其萬年永

寶用」〈又94〉「☐叔☐鄭☐以☐其吉☐寶壺」〈又94〉「子孫其

永用之」〈又95〉「其眉壽無疆」〈又95〉「鑄子仲擇其吉金」〈又96〉「子

孫其永寶用享」〈又98〉「克其萬年」〈又101〉「其萬年疆無」〈又111〉

「多白☐匕寶盨其萬年無疆」〈又113〉「鄭季其子孫永寶

用」〈又114〉「攻敔王夫差自作其用戈」〈又117〉「射南自作其簠」〈又118〉

「其△子=孫=永寶用、享」〈又119〉「其△萬年永寶用」〈又120〉「其△子=孫=永寶用」〈又121〉「□□王□□〈自乍〉其△用戈」〈又133〉「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137〉「其△萬年子=孫=永用」〈又13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又141〉「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41〉「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4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148〉「其△萬年〈永〉寶」〈又149〉「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150〉「琱生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亯」〈又159〉「其△萬年子=孫=其△永寶用」〈又165〉「其△子子孫孫永寶戈」〈又196〉「其△于之[illegible]朝夕監」〈又197〉「永其△邁年孫=子=永其△率寶用」〈又200〉「乎其△萬人永用」〈又203〉「其△眉壽萬年無疆」〈又204〉「其△眉壽无疆」〈又212〉「其萬年子=孫=永保用」〈又214〉「其△萬年永寶用」〈又21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又216〉「羕保其△身」〈又220〉「其△萬年子=多孫永寶」〈又221〉「其△萬

年孫子〻永寶」〈又222〉「白車父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又223〉「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又224〉「其△永寶用」〈又225〉「子子孫孫其△永

寶」〈又228〉「前文人其△嚴才在上」〈又228〉「安其△萬年子〻孫〻永

寶用享」〈又271〉「隹曾子中[譌]用其△固圖自作旅獻」〈又276〉「子子

孫孫其△永用之」〈又277〉「其△邁年子孫永寶用享」〈又278〉「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79〉「友𤔲其△用追孝于其△皇考」〈又279〉「其△

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又284〉「衛其△萬年子〻孫〻永寶用」

〈又285〉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83〉「衛其△」「其△子孫永寶用」〈又285〉

「余智知其△忠諿信施也」〈又286〉「不貳〻其心」〈又286〉「之其△先王

之祭祀」〈又286〉「為人臣而被反臣其△宗」〈又286〉「天子不忘其△有勛

」〈又286〉「逆使其△老服賞中仲父」〈又286〉「其△即次見得民」〈又286〉「其△

永保保用以彊疆」〈又287〉「蔑與其△汋溺於人施也」〈又287〉「猶粯迷

感於子之而造以其邦」〈0287〉「命論其德」〈0287〉「皆其行」

〈0287〉「社稷其庶厚乎」〈0287〉「其隹誰能之」〈0287〉「天其有𢍰于

絲寧辟而邦〈0287〉「顧寡人庸其德」〈0287〉「嘉其力」〈0287〉「以人

明其德」〈0287〉「庸其工.功」〈0287〉「顧寡人懼其忽然不可得

「後人其庸用之」〈0288〉「復𢓊臣其宗」〈0288〉「其遵會女

女如林」〈0287〉「其坡五十乇尺」〈0289〉「其坡卌乇尺」〈0290〉「其各格

前文人」〈0290〉「其瀕𠭯才帝廷」〈0290〉「𢦏胡其萬年」〈0291〉「自

下鑄其游鐘〈0290〉「鑄其游鐘」〈0291〉「其受以眉壽」〈0291〉「唯女

汝侯䢅其敬𠦝乂乃身」〈0293〉「女汝䢅其用鄉饗乃辟軝侯逆𣶒

出內事使人」〈0294〉「余其宅茲中或國」〈0295〉「其永寶用」〈0296〉「

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0297〉「走馬薛中仲赤自乍作其簠」〈0299〉

「師史其萬年永寶用享」〈0300〉「即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又301〉「其萬年世子子孫孫虞寶用」〈又302〉「其用享于文且祖考」

〈又302〉「歔叔眔〔口〕姬其易錫壽耇多宗永令命」〈又303〉「歔叔〔口〕姬

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又305〉「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又305〉「

其萬年永寶用」〈又307〉「其萬年永寶用」〈又307〉「義宜其窺禋祀」

〈又309〉「其日叚曆歷」〈又309〉「其萬年永寶用」〈又314〉「其永寶」〈又320〉「

其𩞁祀大神」〈又321〉「𩞁其萬年子子孫孫其永寶」〈又321〉「其萬年

永寶」〈又325〉「𩞁其萬年永寶」〈又326〉「𩞁其萬年永寶」〈又329〉「大神

其陟降嚴祜𩞁」〈又329〉「其豐豐㲋㲋」〈又329〉「𩞁其萬年永寶日鼓

」〈又332〉「𩞁其萬年羊角」〈又333〉「𩞁其萬年」〈又334〉「其子子孫永

寶用」〈又335〉「衛其子子孫孫永寶用」〈又336〉「其金田十田」〈又336〉「

其舍田三田」〈又336〉「衛其萬年永寶用」〈又336〉「逆者其卿饗」

「衛小子者其卿饗贎賸」〈又337〉「衛其萬年永寶用」〈又337〉「逆者〈又337〉

其朕賸」〈文338〉「衛其邁萬年永寶用」〈文339〉「公臣其萬年用寶茲

休」〈文340〉「此其萬年無疆」〈文341〉「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文343〉「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亯享」〈文344〉「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

亯享」〈文345〉「其萬年子孫永寶用」〈文346〉「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

亯享孝」〈文347〉「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文350〉「其用夙夙夜

亯享孝于乎厥文且祖乙公」〈文348〉「其子子孫孫永寶」〈文349〉「其

子子孫孫永寶茲剌烈」〈文351〉「其子子孫孫永寶」〈文361〉「弗敢文

作孟姒□賸鼎其眉壽萬年永寶用」〈文360〉「駒父其萬年永用享

休」〈文367〉「弭叔其萬年」〈文37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文392〉「其

萬年永寶」〈文393〉「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文398〉「其萬年子子

孫孫永用」〈文401〉「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文405〉「其萬年永

寶用」〈文412〉「其萬年眉壽永寶用」〈文417〉「其萬年子孫孫永寶用

」<X448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4527>「攻敔王夫差自乍作其
元用」<X4537>「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X4547>「其眉壽萬年永保
其身」<X4567>「其眉壽萬年永保其身」<X4767>「旻即其服」<X4817>「其
永寶用」<X4827>「其子=孫=永寶用」<X4837>「中仲太師子口為其
旅口」<X486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4887>「其萬年子=孫=
永寶用」<X4937>「其永時持用享」<X4947>「其坂為叵鐘」<X4917>「隹者
君白龖用其赤金」<X5067>「尚其萬年子=孫=永寶」<X5067>「白伯
尚摹其乍作寶鼎」<X5147>「其萬年無疆子孫永寶用」<X5157>「其萬
年子孫永寶用口之」<X5167>「唯甫哀白伯者君用其吉金」<X5177>「
其萬年子=孫永寶用享」<X5197>「其行寧子孫永年壽用之」
<X5217>「其萬年無疆」<X5237>「其萬年子子孫用之」<X5337>「子=其永
𤔲易」<X5417>「王臣其永寶用」<X5427>「其萬年眉壽」<X5437>「其子、

孫孫永寶」〈x5346〉「其萬年世子孫永寶之」〈x5346〉「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x5346〉「盠曰王倗下不丕其基」〈x6161〉「亞其」〈x6247〉「其萬年子孫永寶用」〈x6632〉「其萬年無疆」〈x6640〉「其子孫永寶用」〈x6627〉「子子孫孫其永用之」〈x6652〉「用其吉金」〈x6661〉「中仲其父乍旅簋」〈x6656〉「鄦王義楚擇其吉金」〈x6677〉「擇其吉金」〈x6681〉「永受其福」〈x6681〉「王子午擇其吉金」〈x6687〉「獸期趩趩」〈x6689〉「其萬年永寶用」〈x7007〉「其萬年用」〈x7127〉「其萬年永寶用」

丌

丌 三字右從其爽以爲也

基字古文 數羣〈2850〉

丌 其蝯（?）鼎〈993〉

丌 子禾子釜〈3700〉

丌 越王劍〈270〉

劍首「□戉越王丌北」

自乍作元用之僉劍

丌 同上劍格正面「戉越王丌北古」

丌 亂嗣釨壺〈2280〉

朱德熙裘錫圭曰：「其一从其一藏府意思是說北域圖一式兩份，一份从葬，一份保存在府裡（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五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域圖丌其一从丌其一藏府

馬承源曰：越王丌北古，就是越王盲姑。盲姑即不壽，他是勾踐的孫子，鼫與或與夷的兒子。按丌北同屬之部韻，韻尾相同，連讀時易于省去一個音，即只剩北字音。文獻及金文中這種省稱的例子是很多的，如近日出土之王子于戈，就是吳王子州

于越音傳到中原更加容易引起變化，北盲旁紐雙聲字借音聲為北聲，乃是聲轉的關係。古姑是雙聲疊韻字，所以越王丌北古即越王盲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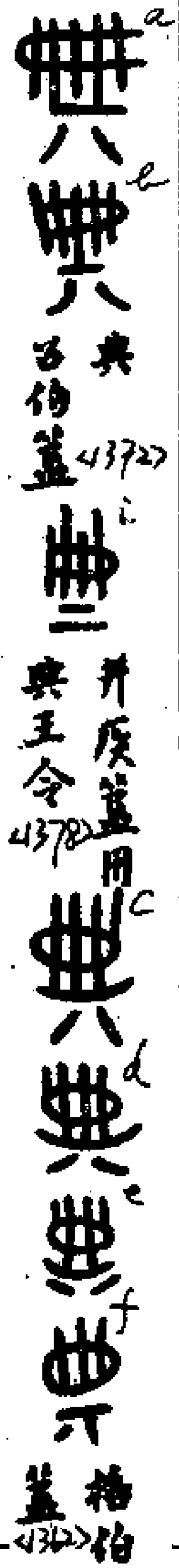
傳世越王劍中形制完整者有越王與夷劍（即者旨於賜）及越王朱句劍（即州句）。現在有了這一具盲姑劍，則有三種越王劍能與史記越王句踐世家及竹書紀年所載越王的名號聯系起來。這三世越王是祖孫三代。以上三種劍的形制也屬于同一類型。B（文物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五三頁）越王劍永康元年群神禽獸鏡「越王劍「戉王丌北古自乍元用之劍」〈2270〉

〈2289〉「丌△其一从 「丌△其一瘤藏質府」〈2289〉「丌△其牆葬眡視

悉哀后」〈2289〉「丌△」其〈2289〉 提題跂湊長三七尺」」〈2270〉「戉越王丌△北

古」<970>「口戉越王丌北自乍作元用之僉劍」<x519>「隹子丌舌

鑄皿」



白川靜曰：「冊字下有二橫畫，用作動詞，卜辭中亦見其字，于氏讀字為典，引法言重黎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注『典，主也』，而解作『言主於王命而不易也』，然應解為冊錄之意。陳氏以為與此語例相同，而舉出大保毀『用茲彝對令』，史臨彝『臨占于彝師旂鼎』『弘以告中史書，旂對厥貿于障彝』，趞毀『肆敢隊于彝』等例，以對、占、隊皆與冊相同，謂冊錄于彝銘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〇四—一〇五頁五九趞毀林潔明譯）〈4378〉

周法高曰：「此條『用冊王令』，白川氏從郭氏大系頁三九釋為『用冊王令』，『命』讀為『冊』，與容庚、于省吾（雙選上二第二五頁

釋「為」「典」者異。

c-于 白川靜曰：典，筠清以為主也、鎮也之意。奇觚以為典主也。格伯以田償生之債，故用生主格白田也，以為管理之意。大系則曰：如今言記錄或登錄稽徵。居則曰：典，常也。典，常有今言確定之意。或謂典當讀為貞，貞，定也。記田之地界於寶設，故為定也。或曰典字从冊，有冊書之義，說亦通。

然製裂為文書之事，已由書史為之，故典當有其他意義也。器銘上文記倗生與格伯約，以其賞卅田作為將良馬乘讓與格伯之償，此乃供其田租者而非轉移田之所有權也。然格伯不履行其約，故倗生要求有所保證格伯將自己之田地與之

而作為保證者也故典為典當之意金文中琱生毁二有類似之記述其銘有余典勿敢封典獻伯氏之句本器之情形亦其義也（金文通釋第二○輯四三三頁一一二倗生毁林潔明譯

<4378>



巽

曾侯乙編鐘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七三頁巽字下收曾侯乙編鐘。按說文卷五上丌部：「巽，具也。从丌，𠙹聲。𢁉，古文巽。巺，篆文巽。」蘇困切。

a

奠 和向簋用 b
奠保我邦我家 〈4360〉

〈4384〉 矢簋

三年瘐壺 〈9726〉

秦公鐘 〈0270〉

b 白川靜曰：「白伯也。大盂鼎中記賜人之事，舉出『邦嗣四伯』、『尸嗣王臣十又三伯』。奠伯亦同。其例關於奠，郭氏不以為此乃地名，而釋作侯甸之甸，曰：

奠假為甸，即君奭篇小臣屏侯甸之甸，亦即所謂甸人。鄭玄以為主為公田者（禮文王世子注）；韋昭以為掌薪蒸之官（國語周語注）。大率詩所見田畯之類。

白通伯，官之單位以伯言，與大盂鼎同。奠即卜辭所見之奠，其結構相同，鄭州之鄭也，殆無可疑。此處亦用為地名。鄭乃武丁時被封之子鄭之後，且其地亦嘗為殷之都。據最近發現之鄭州遺址之調查，則可知該地百工庶人甚眾，生產之地域也。殷滅亡後，此等生產者分散四方，在陝西

亦尚有稱作鄭之地名數處（參照殷代雄族考·鄭）百工庶人之長稱為伯

鄭七伯者乃率領下文之困者也一伯之下隸有一百五十人

之困以奠為甸之假借之說見於董作賓氏之殷曆譜（卷九）陳夢

家氏在殷虛卜辭綜述（頁三三二）中亦以奠即甸服而論殷代有五

服之制然此等說法之難以成立前嘗論及（見甲骨金文學論叢五集頁三〇）

鄭七伯者乃从鄭地遷徙之困之管理者也（金文通釋第十輯

五四九—五五〇頁五二宜侯矢殷林[illegible]明選（1964））

〈又5〉「則乃且祖奠△周邦」〈又31〉「王束奠△新邑」〈又52〉「周乍朕皇考外

「李奠△宫盧」〈又54〉「□奠△孔揚」

〈又229〉「奠△右庫」〈又230〉「奠△右庫」〈又231〉「奠△左庫」〈又232〉「奠△武庫」〈又233〉

「奠坐庫」〈又234〉「奠△坐庫戈戟」「束刺」〈又234〉「王二年奠△命韓……

右庫工帀（師）鉻庆（殘）」〈又236〉「王三年㝔△命韓熙右庫工帀

史㲋（狄）冶□」〈又237〉「九年㝔△倫何弝司寇零商武庫工帀（師）盟

鑄章冶䏲」〈又238〉「十四年㝔△命令肖（趙）距司寇王㣈武庫工帀

師盟鑄章冶□」〈又239〉「十五年㝔△倫肖距司寇彭璋右庫工師

墜臺冶贛」〈又240〉「十六年㝔△命肖距司寇彭璋坐庫工帀皇佳

冶瘏」〈又241〉「十七年㝔△命㙯恒司寇彭璋武庫工帀皇昌冶䏲

」〈又242〉「廿年㝔△倫韓恙司寇吳裕右庫工帀張阪冶贛」〈又243〉「廿

一年㝔△命䑒□司寇吳裕左庫工帀吉忘冶絭」〈又244〉「卅一年㝔△

命棓湢司寇肖它坐庫工帀皮耴冶君（尹）启」〈又245〉「卅二年㝔△倫

棓湢司寇肖（趙）它坐庫工帀皮耴冶君（尹）䟦」〈又246〉「卅二年㝔△命

棓湢司寇肖它坐庫工帀皮耴冶君启造」〈又247〉「卅四年㝔△倫棓

湢司寇肖它坐庫工帀皮耴冶君䟦造」〈又248〉「元年㝔△倫棓湢司

寇芋庆生庫工币皮耴冶君貞造」〈又249〉「二年奠命楮湽司寇芋

庆生庫工币皮耴冶君跛造戟 戟束刺」〈又250〉「三年奠命鄭命楮湽

司寇芋庆左庫工币御新冶君務造」〈又251〉「四年奠命韓□司寇

長張 朱武庫工币弗急冶君㪅造」〈又252〉「五年奠命韓□司寇張

朱右庫工币㒵高冶君端造」〈又253〉「六年奠命兖嚚司寇向□

庫工币全倉庆冶君□造」〈又254〉「七年奠命兖嚚司寇史堅左庫

工币全倉庆冶君務造」〈又255〉「八年奠命兖嚚司寇史陞右庫工

币㒵高冶君□造」〈又326〉「王才茬奠」〈又476〉「以康奠協朕或國」

左[a] 魏季子白盤 左[b] 0171 左 散盤 4313 師寰簋 左 〈4.6〉班簋 左 甲組 2237 蘇鐘 左 壺 亂嗣 佐〈又288〉壼子

〈又21〉「大旅備于大左△」L〈又21〉「官嗣豐還苑左△右師氏」L〈又36〉「為左△佐

〈又98〉「緟司左△右虎臣」L〈又176〉「左△角僃廿四」L〈又131〉「左△角僃

八」L〈又182〉L「左△角僃廿八」L〈又227〉「弗ナ左用乍父戊寶尊彝」L〈又231〉「

奠△左庫」L〈又243〉「廿一年奠△命韓□司寇吴裕左△庫工币吉忘冶紩

」L〈又250〉「三年奠鄭倫楮諸司寇芋庆左庫工币仰訢冶肖務造」L

〈又253〉「六年奠倫宪瞥司寇向□左▲庫工币全倉庆冶肖□造」L〈又254〉

「七年奠倫宪瞥司寇史陞左▲庫工币全倉庆冶肖務造」L〈又288〉「

左○遣車嗇夫孫固」L〈又329〉「國夙夕左○尹氏」L〈又365〉「左▲軍之鈹僕大

夫敀之卒」L〈又385〉「左○以冶大夫休命冶意鑄鼎」L〈又385〉「公米左○以

〈又476〉「咸畜左▲右」L〈又486〉「元阿左○造徒戈」L〈又510〉「左○在杜」L

0590 差

[a]

差 □差緐〈…〉

王子午鼎〈X659〉

王孫誥鐘

攻敔王夫差劍〈神53〉〈人464〉

趙世綱、劉笑春曰[a]：「數即畏忌，當釋為差，此字見吳王夫差劍、䣄鼎、䣄盤、國差䣄末等器。說文：差，貳也，差不相值也。余不畏不差，意即我不畏懼也不軟弱。」[b]（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九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余不數不忌」）。

周法高曰[b]：趙、劉二氏上引文所引金文錯誤不少，如「國差䣄末」乃〈3164〉末距悍之銘文，為容庚金文編所引用，乃誤作器名。古文字字形表一七四頁差字下收王子午鼎、吳王夫差劍、三孫誥鐘，今據補。程長新文中所引小校卷十即〈3116〉不易戈（0550）。

白川靜金文通釋第五二輯五四二頁補記篇宋公得戈，胡之中央兩面有宋公得作造戈鳥書銘，壽縣出土，書道一〇三著

錄宋公得公元前四五二—四〇五在位，附記於此」

程長新曰：「一九八〇年四月間，北京銅廠的工人在即將回爐的廢銅堆里發現銅戈一件，經北京市文物工作隊鑒定收藏。戈援長一三．六寬三．三厘米，內長七．六寬三．五厘米，胡長六厘米。援略上揚，中央有脊，內部平直，中有一橫穿，胡部闌側三穿，援胡均有刃，下齒端微殘，戈身有綠斑銹痕，戈胡部正面鑄銘文兩行九字：宋公差之所貽（造）族口戈」。戈銘之宋公差應即宋元公佐，元公佐於公元前五三一年即位，在位十五年，此戈應是當時所造。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招本卷十收有宋公差之所造不易族戈一件，和此戈極為相似，戈銘的排列及寫法也相同」（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五五頁）。

北京發現商龜魚紋盤及春秋宋公差戈

程長新曰：北京中國歷史博物館珍藏一件「宋元公佐之後景公」宋公絲之造戈」，日本收藏一件「宋公得之造戈」（按：得字史記作特；左傳作德）是景公之後昭公之物。兩戈均有錯金銘文。這次發現的「宋公差之所造柳族戈」早於此兩戈。而小校經閣金文拓本中所收的「宋公差之所造丕易族戈」，援上部已殘缺。新發現的這件又較之完整。故此戈的發現是十分可喜的。（文物一九八一年第八期五五頁北京發現商龜魚紋盤及春秋宋公差戈）

〈又1145〉「攻敔王夫差自作其用戈」〈又4573〉「攻致敔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又4453〉「攻吾王夫差自作其元用」〈又7669〉「余不毀不差」



赤塚忠曰：「錫工」卜辭有「多工」（粹一二八四）之語，又「乙酉貞王其令山司我工」（又作工）「乙酉貞山中𢦏王事」（綴一四三二）據此則工為受王或族長之使令而實際从事王事之官職也。據詩周頌臣工，工稱作臣工，並為从事農務者也。（請參攷綜述五一〇頁）（殷金文考釋三〇頁豐彝）林潔明謹

周法高曰：豐彝見考古圖卷四第二九頁薛氏卷二第三八頁雙選下編卷二第七頁乃宋人著錄之器。

〈又20〉┐自傘廄工△└〈又32〉┐大人者工△頫└〈又32〉┐工△└〈又32〉┐咸陽工△币

田└〈又66〉┐工△隸臣平└〈又61〉┐漆工△臣己└〈又73〉┐工△師宋貴徒豬└〈又79〉

┐十四屬邦工△（□）□戟丞晤□□└〈又81〉┐工△敳大子姑發界

仅└〈又135〉┐廿一年寺工△獻工△上造但└〈又184〉┐漆工△師□└〈又184〉┐丞

□工△城旦□└〈又185〉┐漆工△師逋丞悏└〈又185〉┐工△隸臣積└〈又186〉┐圖

工△币積丞秦└〈又197〉┐周人嗣工△眉敢史師代└〈又235〉┐王二年奠命

韓……右庫工币師駱庆└（殘）〈又236〉┐王三年奠命韓熙右庫

工△币史盆狄冶□└〈又237〉┐九年奠倫向𤞤司寇零商武庫工△币

師盥鑄章冶猘└〈又238〉┐十四年奠命令肖趙距司寇王隋武庫

工△币師盥鑄章冶□└〈又239〉┐十五年奠倫肖趙距司寇彭璋右

庫工△師陳坓冶章鏡└〈又240〉┐十六年奠命肖距司寇彭璋生庫工△

币皇佳冶癢└〈又241〉┐十七年奠命䜌悜司寇彭璋武庫工△币皇

吕治犹」〈又242〉「廿年奠倫韓恙司寇吳裕右庫工△币張阪治贛」〈又243〉「廿一年奠命䱷口司寇吳裕左庫工△币吉忘治緩」〈又244〉「卅一年奠命梄涪司寇肖它生庫工△币皮耴治君尹君」〈又245〉「卅二年奠倫梄涪司寇肖趙它生庫工△币皮耴治君尹䛲」〈又246〉「卅二年奠命梄涪司寇肖它生庫工△币皮耴治君启造」〈又247〉「卅四年奠倫梄涪司寇肖它生庫工△币皮耴治君䛲造」〈又248〉「元年奠倫梄涪司寇芋庆生庫工△币皮耴治君貞造」〈又249〉「二年奠倫梄涪司寇芋庆生庫工△币皮耴治君䛲造我戟束 剌〈又250〉「三年奠鄭倫梄涪司寇芋庆左庫工△币倁䜣治君務造」〈又251〉「四年奠倫韓口司寇長張朱武庫工△币弗㤅治君數造」〈又252〉「五年奠倫韓口司寇張朱右庫工△币皃高治君𨫶造」〈又253〉「六年奠倫𡨦辔司寇向口左庫工△币全倉庆治君口造」〈又254〉「七年奠倫𡨦辔司寇史陞

左庫工△币全倉庆冶肴務造」〈文255〉「八年奠命贫嗇司寇史陸右
庫工△币昊高冶君口造」〈文286〉「邵文皇工△功」〈文286〉「休有成工△功
」烈〈文287〉「庸其工△功」〈文287〉「克有工△」〈文288〉「以追庸諦先王之工△功
剌」〈文288〉「工△頊」〈文304〉〈文287〉「雁應侯見工△〈文288〉「遺王于周」〈文304〉「榮白伯
入右雁侯見工△」〈文304〉「馬四匹見工△敢對揚天子休」〈文336〉「嗣司
工△空邑人服」〈文337〉「余執龔泰王卹工△功」〈文337〉「嗣司工△空陵
附矩」〈文339〉「嗣司賊百工△」〈文263〉「工△栫里瘟之鼓戈」〈文397〉「廿一
年寺工△」獻工上造但」〈文317〉「廿一年寺工獻工△上造但」〈文451〉「工△
口」〈文451〉「東工△師宦」〈文509〉「工△蘸」〈文521〉「蔡公子義工△作飲簠」
〈文442〉「四年相邦呂工△寺工龍承」〈文620〉「四年相邦呂工寺工△龍承
」〈文658〉「臨汾守曋庫係？工△歇造」〈文667〉「工△蘭蓍」

 a

巨 鄦侯簠 不巨〈1327〉

 b

說文巨或从木矢作榘 圭文皆象人持矩形 不从木从矢亦非 伯矩盉〈1934〉

〈又3157〉「金豐簋大矩」〈又3157〉「大矩易豐金貝」〈又3367〉「矩伯庶人取

堇瑾章璋于裘衛」〈又3367〉「矩或又取赤虎琥兩」〈又3377〉「龢司工

隆附矩」〈又3387〉「矩取眚省車」〈又3387〉「余矩妾帛三兩」〈又3387〉「矩迺

乃罪暨濂粦舍壽商罪暨啻意曰」〈又8597〉「白伯矩乍作寶障彝」〈又8937〉

「匽侯易錫白伯矩貝」

𡨄 牿父匜「隹正月初吉庚午  寒簠

𡨄公孫牿父自作盥匜」〈2204〉

于省吾曰：甲骨文稱：「□覍卜，才斬田龍祿濩𡨄其☐。」（粹九四五）此段辭義難通。但其中𡨄字作，為舊所不識，甲骨文編謂「說文所無」。按近年湖北枝江出土的𡨄公孫牿父盥，𡨄字作。為初文，說文：「𡨄，窒也。从㠭从収，窒宀中。㠭猶齊也。」段注：「穴部曰，窒，塞也。此與土部塞音同義異，與心部㥶音同義近。塞，隔也，隔，塞也。與𡨄窒訓別。㥶，實也，實，富也。與𡨄窒訓近。凡填塞字皆當作𡨄。自塞行而𡨄㥶皆廢矣。」按說文之𡨄，來源于周代金文。𡨄又孳乳為塞與㥶或賽，由于周各有當，遂致分化。但文字學家皆知从𡨄之字隸變作寒，今驗之于甲

骨文，才知道𡫳之初文本作𡫳。（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三九三頁釋𡫳）

周法高曰：于氏所謂公孫詒父盨即拙編三代吉金文存補卷二四三詒父匜（R 204）。古文字類編三八〇頁塞字下收此二器銘。今收入寘字下。窴從穴而寘字從宀，亦猶說文寘窒互訓也。

曆 a

朱曆

蓋 43142 a

曆 4231 集蓋

唐蘭曰：曆字從阮元以來，都讀為歷，是對的。說文甘部有曆字，和也，從甘從麻，麻調也。甘亦聲，讀若函。徐鉉徐鍇各本篆文並從麻，只因徐鍇說文繫傳說：「麻音歷，稀疏勻調也」，段玉裁等紛紛改為從厤，研究金文的也跟著上了當，以為就是金文的曆字，有些人把蔑曆解為調和、美和等等，有些人則議論從甘聲和讀若函為誤。其實說文篆文作曆，從絲麻之麻，並不誤。從麻甘聲與漢以後的曆字正相類，從甘和從香差不多，從甘可以作調和的意義，甘聲當然可以讀若函，這和從厤治之厤的曆，顯然是兩個字，只由隸書形近而有此誤會。那麼金文的曆是說文所無的曆，或作曆，從甘(甘)和從口(口)是經常通用的，口是盛物

之器，不是口舌的口，有時其中加一點，就是甘字。曆字從甘厤聲，而戕簋作曆，從田厤聲；嬴氏鼎和邾史竟簋並作曆，從日厤聲。都是說文所無的。說文：「厤，治也，從厂秝聲。」這裏所從的厂是石字之省。但說文又有磿字：「石聲也，從石厤聲」。是厤字的後起形聲字，那麼從厤形聲字的厤，再孳乳出來的歷、曆、曆、歷等也都是比較後出的，而從歷得聲的字，如櫪、瀝、壢、轣、蘼、靂、礰、躒等字就更晚了。金文有厤字，又有歷字見禹鼎，而甲骨文只作歷；金文有曆字，而甲骨文只作曆(圖二)。金文常見的曆，友簋只作曆。這說明在較早的時代裏，這些字都還只從秝。說文：「秝，稀疏適也。從二禾，讀若歷。」在圖畫文字裏，畫兩個禾是代表很多禾的意思。歷字在秝下畫止，止是足趾，就是人的腳經過許多禾，所以秝(歷)訓經過。曆字代表許多禾在田中，所以卜辭又作

𤯍，王襄簠室殷契類纂釋為番，商承祚，孫海波都採用，是錯的。卜辭自有番字，從來從田，與此絕無關係。說文「稀疏適」的解釋，用在𤯍字才是合適的。因為他沒有收𤯍字，所以在秝下說「讀若歷」。種禾要稀疏調適，也就是很均匀。禾在田中歷歷可數，古詩說「眾星何歷歷」，歷歷就是疏而匀的意思。𤯍或秝則象許多禾在器中的意思。爾雅釋詁「歷，秝，算數也」。禾在器中，可以計算，那麼，𤯍應該是歷數之歷的本字。詩經載芟「萬億及秭」，關於秭的具體數目，異說很多，但一定比億還多，秭字從禾，可見古人以禾來記數，所以𤯍應是記數的意思。秝，𣦼，𥢶和𤯍，都還是用圖畫來表達的意符文字，在當時的習慣裏都讀秝音，也就是象意字的聲化，隨後就變為形聲字的一部分，在後起的六書說裏就是會意兼形聲，而由從秝聲發展為從厤聲的歷，曆，曆等，就

是純粹的形聲字因此金文曆字的秝有時譌作林，有的甚至從楚了。（「蔑曆」新詁，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三十八頁）

例如「釩穖曆。白（伯）大師不（丕）自乍（作）小子」例如「其日蔑曆。（歷）」

猒 沈子簋 乳為厭 毛公鼎 商猒簋

白川靜曰說文猒飽也从甘从肰以為會意另舉重文一曰猒或从从以慧琳音義一卷引作从肉从甘从犬犬甘肉也文選卷一八琴賦注引作从甘肉犬會意字也繫傳作錯曰肰音然犬肉也會意蓋皆申其說之語段注據韻會加上足也之訓曰洛誥萬年乃猒于乃德此古字當存者也按飽足則人意倦矣故引伸為猒倦猒憎釋詁曰豫射厭也是也豫者古以為舒字安也亦緩也洪範曰豫曰急豫猶急也猒厭古今字猒饜正俗字

字見于金文其形象之法與龍能之字相似左字為肙骨象以下之肉之下屬之形从犬者表示為犬肉也字為犬肉之象重

文之字形从以者與能之左旁相同正篆之謁變之形也金文之字形皆與正字同

金文字用爲獸足之義如也段爲虔乃沈子敉克蔑見獸于公毛公鼎王若曰父厝丕顯文武皇天弘厭厥德配我有周膺受大命叔夷鐘余既專乃心女少心愄忌女不彖夙夜宦埶而政事余弘獸乃心余命女政于朕三軍等要早其之用法乃指獸愜于神意祖靈其後則爲滿足于人意犬則作爲犧牲獻之於神最能得神之獸足者也

犬牲多用於祓禳之禮……犬爲嗅覺之極敏銳者故以爲特別具有察知蠱蠱之能力殷代遺址多有埋犬者蓋亦爲防禦埋蠱者也……

字之左旁象形不當分之爲甘肉文源以古文之形爲从甘之

首徐箋通訓定聲以爲从甘亦聲者於字形皆誤也然爲燎狀之象釋例曰

猒何以專飽義古所責也鄉飲酒禮祇享一狗以爲饜食之義然猒飽者爲備足神意自此而生厭勝之意厭惡之義爲後來之轉義也字其後用厭饜字然厂部下九作厭笮也乃別義唐石經之洛誥之字尚用猒字說文新義卷五上九四一—九四四頁林潔明譯

[seal-script form of 暦] 暦 說文所無

暦季卣〈259〉

周法高曰：「暦季卣」「暦季」之暦不知何字，姑附於甘部，以俟續考。

〈259〉「噩(鄂)侯弟暦季乍(作)旅彝」



穌　說文所無

陳侯壺（器）〈9445〉



同上（蓋）〈9445〉

周法高曰：「此字器銘下从甘，蓋銘下从口。按卷五0584曆字下半多从甘，亦有从口者，如g大作大仲簋、y穆公鼎、s鼓卣、大也鼎皆从口，可見从甘从口可相通。陳侯壺『陳侯作嬀穌媵壺』用作女子之名。」

0597



白川靜曰說文曰詞也从口乙聲解作形聲又曰亦象口气出也則為象形段注據孝經釋文有从乙在口上乙象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而將說文之文改為从口乚象口氣出也然釋文之文非引說文者也皇侃論語義疏一卷明標說文曰說文開口吐舌謂之為曰亦與今本之文異因義疏乃吾國所傳之書故聲訂疑曰豈日本國之說文或不與中華同邪然所傳之義疏乃唐宋期之鈔本也段注訂曰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強其出乙乙故取為聲亦兼意也

合說文之二解而說之以為與次部之乃曳詞之難也其義相

次第者也

注家之說大概取乙之聲義或解為開口吐舌之象然卜文金文之字形最古在曰上加一後作屈曲上一畫之形難以認為是吐舌氣出之象羅氏之考釋中五八葉既以為卜辭从一不从乙又舉金文之散氏盤等字形从乙作以為同是出氣之象淵源亦以乙為出氣前向屈而上升之象李氏集釋以字形為指事取句讀之說曰之上部作乙形者以為乃徒逞姿媚非筆之本然也以口上之一短横畫為蓋謂詞之自口出也據出氣說而解之然以出氣用横畫表示實不自然也字例曰

聲不可象氣之形不必為一而以一表之者假想之象也假象非實象故為指事而非象形

同取指事之說以為

曰與後起之說應是同音同義之古今字以為說之初文為㕣曰為依其假想之象之字也然以其聲義言則與閱之聲義相近也曰上之一乃置器中之祝冊於器上之象藏之於器中者為說文以為甘之初文之曰字函之義也出器中之載書之形乃將字之上畫曶開即見書之義也與閱聲義相同見于金文之曶鼎之曶字乃曶開載書之器之曰之象之字也即下文之曶出氣詞也从曰象气出形者也字从手之形為初文隸釋作曶是也以手加曰上者啟書之義啟字示啟其篇之象啟篇見書之意也見書者閱也曰之上部作乙形者開啟載書之意也凡从口曰之字多表示載書祝冊之義不把握其字形而說此一系統之字實為困難之事也說文新義卷五上九四五—九四七頁林潔明譯

戴家祥曰「曰，發語詞。書堯典「曰若稽古」，文選李善注引作「粵若稽古」。粵
曰聲同義通。爾雅釋詁「粵，曰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二
頁墻盤銘文通釋）「曰古，故文王初斅庶和于政」〈X309〉

李學勤曰「曰，語首助詞，用法和惟字相同」（考古學報一九七八
年第二期一四九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曰古文王」〈X309〉

「王乎（呼）作（作）冊尹冊令（命）嫠曰△」〈X5〉「王若曰△訇」〈X20〉「盂
曰△〈X1〉」〈X21〉「王乎（呼）作（作）冊尹克冊命師旋曰△」〈X22〉「王曰△」〈X98〉「
王曰△克」〈X98〉「王若曰△師克」〈X151〉「王曰△山」〈X169〉「伯寬父曰△休
」〈X286〉「賈曰△」〈X287〉「于銘曰△」〈X293〉「匡諫曰△」〈X293〉「弔（叔）趞父曰△
」〈X294〉「曰○」〈X294〉「曰○」〈X298〉「王曰△」〈X300〉「曰○」〈X301〉「王曰△」〈X309〉「
曰○古文王」〈X320〉「興王曰○」〈X329〉「興曰△」〈X330〉「萬年曰○鼓」〈X331〉「

曰△古文王初盩龢于政」〈x335〉「矩迺乃罙暨遣𦮘令壽商罙暨

童意曰△」〈x337〉「曰△厲曰△」〈x337〉「曰△」〈x337〉「正迺乃𦳥訊厲曰△」〈x337〉

「曰△」〈x340〉「王乎呼史翏冊令命此曰△」〈x349〉「𢦏曰△」〈x349〉「𢦏曰△

烏嗚虖呼」〈x341〉「白伯𩵦揚父迺乃成賢劾曰△」〈x341〉「白伯𩵦揚

父迺乃或又吏使牧牛誓曰△」〈x476〉「秦公曰△」〈x476〉「公及王姬曰△

」〈x496〉「曰△」〈x546〉「拜𩒨稽首曰△」〈x546〉「盠曰△王倗下不丕其基」

〈x546〉「盠曰△」〈x546〉「盠曰△」〈x52x〉「王乎內史吳冊命師𤸫曰△」

曹[a] 曹 遣書彝 从甘 <0656>

曹[b] 曹公 子戈 <3110>

曹 或作曹讀為遭 中山王嚳壺 <X286>

張政烺曰「曹，𣍘之簡化，在此讀為遭。」（古文字研究第一輯二一五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㒄（適）曹（遭）郾（燕）君子噲不顧大宜（義）」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七七頁曹字下收曾侯乙編鐘 𣍘 待考。

趙誠曰「曹，金文、小篆作𣍘，古鉨有省一東作曹者，與此同，這裏用為遭。」（古文字研究第二五〇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適曹（遭）郾（燕）君子噲」<X286>

<X286>「㒄（適）曹（遭）郾（燕）君子噲不顧（辭）大宜（義）」

<X527>「𣍘（曹）白（伯）狄乍（作）㚸（夙）㚸（夙）公尊毀」

曶[a]

曶 說文所無

曶鼎 〈579〉

李學勤曰：這裡的曶字，即曶鼎、曶壺之曶。這個字清代學者均釋曶，後來不少學者懷疑，或隸定為𦣻，或改釋為昌。最近，我們在新出土的戰國文字中看到𠤳字，所从與此字同，而𠤳字明見說文，足以證明這個字仍應釋曶，吏𠬪（即兄字）和吏曶都是司寇屬下的司法官吏。查克鐘銘文中有士曶，古代刑官多稱為士。士曶和訓匜的吏曶是一人。我們知道克鐘是夷王時代之器。這就確證訓匜的年代應屬西周晚期之初。（古文字研究第一五四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吏曶于會」）

〈R341〉「乃以告吏𠬪吏曶。曶于會」

乃 乃 汝之也 乃孫作祖己鼎〈0481〉 乙 盂〈1391〉 沈子 乃 矣方 乃 酉 僕〈2341〉 乃 鼎二 或方〈2349〉

白川靜曰說文乃曳詞之難也象气之難出解爲象形錄古文籀文字形各一籀文从三乃唐寫本玉篇引說文作乃者由難之難也周禮大宰乃施邦典于邦國鄭注乃者更申敕之也皆以申解之蓋重之意也關於說解幾無異說皆以爲象气之難出六書疏證以此爲原始象徵時代之異文也云字例以字爲難之初文者則以聲訓解之者也卜文金文之字形皆與正篆之形近難以確定其形象然與弓形最似恐爲弓幹而不施以角筋之形也故有緩之義周禮大宰乃縣治象之法于象魏注曰緩辭也與迺聲義相同又有因仍之義周禮司几筵凶事仍几注故書爲乃與仍通用扔亦从此字廣雅釋詁一曰扔引也

老子第三八章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背而扔之乃有急辭也穀梁傳定十五年難辭也公羊傳昭二年注等訓者蓋與扔引之義有關緩急兩義蓋因字為與弓有關之字故引申而生之者也

字在金文用為代名詞及承接之語作為代名詞則用為第二人稱之領格如班段

王命吳伯曰以乃𠂤左比毛父王命呂伯曰以乃𠂤右比毛父遣命曰以乃族从父征

大盂鼎

王曰而命女盂井乃嗣祖南公……易乃祖南公旂

王曰盂若敬乃正勿灋朕命

師虎段

王若曰虎載先王既命乃祖考事……命女更乃祖考啻官嗣

左右戲繁荊

又用作承接之語者則有留鼎東宮廼曰求乃人乃弗得女匡罰大又齲侯鼎王休宴乃射馭方卿王射之例此等用法本當爲假借義字不見有用其本義之例（說文新義卷五上九五四—九五五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乃字在金文大概皆用爲領位二人稱殆無用爲主格之例牧𣪘之乃毋政事或可視爲主格然其銘中之乃訊乃命等爲領格之用法乃亦有用同副詞之廼者然無連於感動詞之下之語法此銘中雖稍爲破例暫以之用爲主格（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一七〇頁八八縣改𣪘林潔明譯<1369>

李學勤曰「乃」訓為汝，是主格代名詞。這個例子証明有人主張商周金文的乃字只用在領格是不準確的。（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二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乃可遠」<2341>

李學勤曰「乃師」指牧牛的上級官長。周禮天官注「師猶長也」（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二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女（汝）敢以乃師訟」<2341>

乃△ <又1>「更（賡）乃△且（祖）考嗣（司）輔」<又1>「又今余曾乃△令（命）」<又5>「則乃△且（祖）奠周鄭」<又98>「則諭惟乃△先祖考」<又98>「乃令汝嬰乃△祖考」<又98>「乃△令汝嬰乃祖考」<又279>「曾中大父蠢（蛕）乃△用吉攸□金」<又291>「乃△為之音」<又293>「唯女（汝）倏期其敬辪（乂）乃△身」<又295>

女汝巩其用御𩓐乃辟軝侯逆𨔟出內事使人」〈02980〉「女汝毋克……

乃身」〈02980〉「乃用心息弘」〈02980〉「用乃孔德琢……」〈02980〉「正乃辟

安德」〈02980〉「用井型乃聖且祖考」〈02980〉「則乃成年……三四年

」〈03490〉「王用肇吏使乃子载達率虎臣御淮戎」〈03490〉「鼎則

尚常安永宕乃子载心」〈03490〉「唯厥吏使乃子载萬年辟事天

子」〈03510〉「乃子载拜稽首」〈03510〉「卑俾乃子载萬年」〈03620〉「

我乃至于淮」〈03417〉「乃俊……千」〈03417〉「乃師或以女汝告」〈03480〉

」自今余敢擾乃小大史事」〈03417〉「亦既卲御乃……」〈03417〉「獻

乃可苟湛勖」〈03417〉「女汝敢以乃師訟」〈03417〉「乃以告吏……

台留于會」〈03507〉「乃敢行之」

a

迺 於是也從東乃聲乃為之籀文也不相謀示
猶西乃也是誤貫為漢人語 毛公鼎由殷牧寫〈680〉

史籀盤〈2239〉

白川靜曰「說文迺驚聲也」从乃省西聲籀文迺不省或曰迺往也讀若仍錄古文字形一……唐寫本玉篇作迺說文古文迺亦與今之古文之形不同或曰以下又爲一義按說文體例而言應在籀文迺之上本條之說解之文頗有混亂句讀中試圖訂正之釋例曰

如此乖剌定不出於許君然其他既經竄改而無从得其間隙者更不知幾何矣

又讀篆臆存曰

許書經傳寫者顛倒脫誤竟如亂絲雖段桂諸儒專治此書竭盡心力而不能一一整理恭還舊觀小學之道真難矣哉

噫

今本中此種竄亂之處頗多也

訓字為驚聲而亦無用其義之例乃之所謂急辭也之用義與之雅近繫傳中以道往也作隨往也者蓋誤也謂字从⺈之省者而卜文金文之字形乃置瓠形之器于席上之形與乃之字形無關且如讀若仍與乃聲義相近金文中皆用為承接之語

大盂鼎　王曰盂廼䍙夾死𤔲戎敏諫罰訟夙夕䍙我

亟四方

曶鼎　匡廼頴首于曶用五田東宮廼曰償曶十秭……

或即曶用二田

毛公鼎　王曰……弘其唯王智廼唯是喪我或

此等用法本為假借故其原義別有所指也通訓定聲以字从人人

遷之省聲而金文之字形乃置瓠形之器于疏布等之上之象與次條之遒字形相近文源以為與次條之遒同字然聲義不同蓋不同之字也』說文新義卷五上九五五—九五六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迺契文金文篆文字形說文以為从乃省(意符)西聲之形聲字然此一解釋完全錯誤此字雖亦見于契文然契文學者皆不以此字為一問題誠屬不可解也蓋因未得善解之故也余以為此字之中間部分為西字即將酒連糟一起放在以篩麗字表示之篩之籠中而過濾之酒滴于盤中之象形字也即見于說文之釃字之義也釃字為从酉(酒)(意符)麗聲之形聲字也

字音所綺切，疏此切，麗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乃說文釋此字曰下酒，下即垂下，溢下之意也，垂滴之意也。

洒字之音為奴改切

字義洒溢下之意也。說文一曰醇也，即搾漉酒糟之意。說文解洒字為驚聲也，誤也。後世與乃同聲而借用之（漢字之起源四六四一四六五頁 林潔明譯）

〈0336〉「裘衛洒乃彘矢苦于白伯邑父」〈0336〉「單伯洒乃令參三有嗣司」〈0337〉「正洒乃嘧誥厲曰」〈0337〉「厲洒乃許」〈0337〉「洒乃令參三有嗣司」〈0337〉「白伯俗父洒乃鞭譴」〈0337〉「洒乃舍寓字于厥邑」〈0338〉「矩洒乃罪暨邊斄令壽商罘瞥章意曰」〈0338〉「洒乃舍裘衛林習里」〈0509〉「散戠史刺且祖洒乃禾見武王」〈0341〉「白伯覷揚父洒乃戚又吏使牧牛誓曰」〈0341〉「白伯覷揚

之遍乃成賛劾曰

丂[a]

丂 丂 集韻<0357>

丂[b]

<0181>散盤

丂[c]

李孝定考 周金文考<1367>

加藤常賢曰：丂 丂 丂 契文 丂 丂 金文 丂 篆文

字形說文曰氣欲舒出ㄅ上礙于一也然此一字形不能認為是表示其事也此字形究象何物長久以來成為問題不容易發現也特別是縱線折曲而非垂直之點須加注意以前此字皆以苦浩切一音解之然在後述之粵字丂為聲符有普丁切之音又丂字有平之音可知也从此丂而探索余以為粵字之丂字即說文之苹字之意也但此點以進則至于以丂字之字形為說文之苹及游字之象形字也

說文艸部苹字曰蓱也無根浮水而生者此一解釋實應在水

部之萍字下也。苹為萹，非水草也。然書籍中混用無別，水草之萍，爾雅釋艸作水中之浮萍也。江東謂之薸。周禮秋官萍氏鄭注曰：萍之草無根而浮，名取其不沈溺也。作無根而浮則以為亦無莖也。然萍實有莖，不根着于水底之意也。徐灝曰：

案本艸圖經水萍一名苹萍也。蘇恭云：此有三種，大者曰蘋，中者荇菜，即鳧葵也。小者浮于上水，萍也，即生於溝渠之間者也。者是也。（說文段注箋）

則萍有大中小三種，萍者乃生於溝渠之間最小者也。今知萍之生態而考丂之形，則正是其形象也。葉浮於水上，莖則浮游於水中，一横之平面中而成迂曲之莖之形也。字音苦浩切，此音乃从平之音轉來。前引徐灝箋所引蘇恭之說曰：中者荇菜也之荇，其證也。原音為浮音也。

淮南子墬形訓有蔈生蘋藻上述之郭注則作薸廣雅釋艸曰薸蓱也俗駮聲亦曰言皆飄々然無根也从浮于水上而來蓱為浮之轉音也

字義不着根之浮草也（漢字之起源一六五｜一六六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加藤氏之說無據不可從。

0605 甹

甹[a] 甹 从二由 蔡侯盤 甹王位 <1387>

甹[b] 毛公鼎 甹朕位 从口 <0680>

甹 史牆盤 <2309>

白川靜曰說文亟詞也从丂从由以出氣之象說之又曰或曰甹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爲甹而舉出傳俠之義謂亟詞也其意亦不明爾雅釋訓作甹也朗以爲舒緩之意通訓定聲曰从丂从由未詳疑从䌷省會意凡人情亟輒詛訓然無以形聲字之省聲作會意字之例也徐鍇曰由用也任俠用氣也而亦不能視爲由丂之會意字也桂馥據玉篇以由爲甹由當是从丂由聲之字聲亦兼義俠者得由其意氣也亦近於榮鑒文源曰

按丂由非義甹爲德之古文使也

以由爲留缶而謂丂引之此使役之事與單僕同意經傳或以俜爲之以爲仍俜使之字也古籀篇以爲字不从由上部爲庚之省聲庚甹古音通轉然以上部爲庚之省者殆無理也

金文中與此字相近者有甹[口甹]字似爲輔弼之意

番生𣪘　番生不敢弗帥井皇祖考不杯元德用醽圝大命甹王位

毛公鼎　王曰父厝今余佳肇巠先王命命女辥我邦我家内外惷于小大政甹朕位

金文編中曰

孫詒讓曰此當爲[言甹]之古文說文俜从[言甹]聲而言部無[言甹]字蓋脫誤也[言甹]从言此从口者小篆从言之字古文多从口

字見于所謂亞醜形圖象金文集五八五九似爲禮冠之象然說文留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部下一二 甾東楚名缶曰甾之古文與此字形近或即其器亦未
可知徐箋六書疏證解作字从其形者也師酉毁銘有以兩手
奉其器之形之字蓋祭祀祝禱之時有用其器者也金文中除
前舉兩器銘外突刻之班毁通釋卷二第三四有王命毛伯更虢城公
服甹王位作四方亟皆以王位朕位為目的語之動詞也無疑
乃輔弼之意也大系曰
孫詒讓毛公鼎考釋初以為說文𢓜㣑字所从之𧩻字後又
改釋為𧖴說文血部𧖴定息也从血甹省聲讀若亭言定朕
位也按仍當以釋𧩻為是說文雖無𧩻字仍偶奪佚也本
器與番生毁之甹正分明甹之繁文乃假為屏左傳哀十六
年閔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句法與此相
近又𢓜㣑字周頌小毖莫予荓蜂作荓蜂毛傳作荓夆爾雅

釋訓作甹夆荓亦正从并聲故知器銘甹㽕均假為屏也

甹爵三代一一五·一七·四亦為銘於亞字形中者也其字作荓亞醜形為表示皂酌之象之字此从荓甹之字亦當是同一立意之字然荓蓋為表示甹之意者也又毛公鼎字作㽕从口其下部恰與可同乃表示呵禁祝禱之儀禮之字也甹爵之字音荓故引伸而生輔弼之意者也又其祝禱之狀曰甹俜俜俠之義更自甹娉之義轉出者也从此言之則巫詞俜俠皆非字之本義當是从勤于祭享之意轉出者金文之甹王位之用義乃與原義最相近之用法也說文新義卷五上九九五九一九六一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甹王立見於番生毀毛公鼎等後期之金文甹孫詒讓初以字形釋作即後以為寧之初文安息之義也林述郭氏以

為屏之假借字以為藩屏之義陳氏亦集舉文獻中之屏藩藩屏之例然甹乃以王位為目的語之動詞故蓋乃輔衛之義也詩節南山天子是毗等與其語義相近（金文通釋第十五輯四〇一四一頁七九盂殷下附班殷林潔明譯）〈大6〉

加藤常賢曰甹 金文 甹 篆文

字形說文據篆文解作从丂从由義為俠然甹非俠之意也閱遍諸家之說亦無一善解余前釋丂字為諱故至此益確信此字乃从丂聲之字也故因由即說文之甾字籠之象形也是則此字乃从由（意符）丂聲（聲符）形聲字也

字音普丁切丂表示此音丂解此音所表示之意之線索說文[由并]𢄊也从由并聲杜林以為竹筥楊雄以為蒲器讀若軿車

假蒲席之蚌也，讀若蛤。轉而草字與㪅䔢混用，然䔢㪅之本字為丂，則據丂字可以為乃表示蒿即蒲者也。字義，以蒲做成之籠也。」（漢字之起源一六六頁，林潔明譯）

戴家祥曰：「第六字从丂，从二由，見宋時出土聘鐘，又見番生毀、班毀、毛公鼎作䶵，从可。薛尚功釋聘（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卷六）。徐同柏釋甹，讀若𢆶（從古堂款識學卷十六）。吳大澂（愙齋集古錄四冊）、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二）從之。孫詒讓初釋䶵（古籀拾遺下），後又云：「䶵字無義，改釋甹，讀若甹，言定朕位也」（述林卷七）。郭云：「仍當以釋䶵為是，乃假為屏。左傳哀公十六年，閔天不弔，不慭遺一老，俾屏予一人以在位，句法與此相近」（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二二頁）

按以上諸說都未確切，此蓋當時所見不廣，材料限于「甹王位甹」朕位兩句之故。徐同柏所以取信于人，因甹字从兩由，亦猶漁之古文作𩺰，星之古文作曐，敗之古文作敗。說文以小篆為主，倉頡、揚雄、博學皆取諸史籀大篆，或頗省改，而後公諸于世。小篆變兩由為一由，殆亦省改之一例耳。

竊疑甹即粤字。說文「粤，木生條也。从𢎘由聲。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粤枿。古文言由枿。」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𢎘，而後人因省之，通用為因由等字。」（徐鍇說文注引）遍查卜辭金文未見𢎘字。說文𢎘部之𢎘字「𢎘，舌也」。金文卜辭作[illegible]，象倒矢在函中，芝矢所用者為函，[illegible]象函形，乃其緘處，且所以持也（略本王國維不嬰毁蓋銘考釋）。既不象舌，亦不从𢎘。𢎘

看甬字說文「甬，艸木華甬甬然也。从𢎘用聲」。金文作甬，上象鐘懸

下象鐘體中二橫劃象鐘帶（本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說）既不象
艸木華亦不从马玉篇一七九「粤弋周切」廣韻以州切玉篇九
四「粤普經切」唐韻「普丁切」兩者都从由來始不可以讀粤丂由

同隸幽部

毛公鼎「粤朕位」變从丂為从可多父盤「眉壽可使可作丂（本強運開說文古籀三補）于字仍當讀由方言六「由輔也」爾雅釋詁「助也」由王位由朕位言輔助我之統治地位由字又可訓道書康誥「乃由裕民」由裕亦作猷裕（書君奭「告君乃猷裕」）方言「猷裕皆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故分言曰猷曰裕合言曰猷裕」皆道也」禮記禮器「匪革其猶」鄭玄注「猶道也」由猶聲同義通左傳莊公十四年「由有妖乎」孔穎達正義「古者由猶二字義得通用」荀子富國「猶將不足以免也」楊倞注「由與猶同」孟子公孫丑上「欲

齊王由反手也」、離婁下「我由未免為鄉人也」、孫奭音義引丁音「由當為猶」、禮記聘義「天下莫不貴者道也」、鄭玄注「道者人無不由之」、由義為道、故仲尼弟子仲由字子路、孟子萬章下「惟君子能由是路」

按懿德大粤乃降字下之兩個平列名詞短語、且係具有特定內容之政治術語、屏風屏障都與懿德不協、釋萍釋寧亦覺牽強

猶猷古本一字、形聲換位變為兩字、文選褚淵碑文「德猷靡嗣」李善注「令德徽猷也」、文選幽通賦「漢先聖之大猷兮」、曹注「猷道也」、小雅小旻「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又小雅巧言「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毛傳都訓大猷為大道、秩秩大猷即洪範王道蕩蕩、道猷同義、秩蕩聲同、「上帝降懿德大猷」亦猶書君奭「天不庸釋

于文王受命。書文侯之命「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又鄀嫛盤(舊名宗婦盤)嫛字从女从兄从甹，甹、粤同字，吳大澂釋嫂(愙齋集古錄十四冊)，強運開釋嫂(說文古籀三補卷十二)皆不可信。竊疑嫛从甹得聲，當釋妯。爾雅釋親「男子先生為兄」，漢書郊祀志上「長陵女子以乳死，見神于先後宛若」，顏師古曰「古謂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為先後，吳楚呼之為妯娌」。从女从兄，會合兩文以見意，妯之涵義蓋盡于此。从甹蓋聲符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三—六四頁，墻盤銘文通釋)上帝降懿德大甹(由)〈8309〉

唐蘭曰『大甹，大定。班簋、番生簋均說「甹王位」，毛公鼎說「⿰口甹朕位」。孫詒讓籀高述林釋為甹是正確的。說文「甹，定息也，讀若亭」。甹

和寧是一字，甹音與平相近，均一聲之轉，是安全的意義」（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上帝降懿德大甹（甹）」（文物）

裘錫圭曰「大甹、西周金文數見「甹王位」之語，郭氏讀甹爲屏，引左傳「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爲証。（大系考釋二一頁）盤銘甹字也應該讀爲屏。大屏當指有力的輔佐，屏字用法與尚書顧命「建侯樹屏」詩大雅板「大邦維屏」的屏字相似」（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六頁史墻盤銘解釋「上帝降懿德大甹（屏）」）（文物）

徐中舒曰「甹从二由，說文省作甹，音聘，當讀如屏。書顧命「乃命建侯樹屏」之屏，屏藩也。大藩猶今言江山」（考古學報一九七八

年第一期一三九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上帝降懿德大甹」(3309)

李學勤曰「甹讀爲屏，金文或寫作甹，大屏，指輔佐文王的重臣。書康王之誥『建侯樹屏』，楊筠如尚書覈詁釋爲『屏蔽以喻諸侯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九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上帝降懿德大甹」(3309)

「上帝降懿德大甹，甹甸敷有上下，迨受萬邦」(3331)

「上帝降懿德大甹」(3309)



<1050> 盂鼎



寧遣盂 <1099>



胤嗣𡚬蚉壺 <2288>

白川靜曰「寧鄧白」與「睘尊之安夷白」語例相同，安寧同義。睘尊之安，積微居釋作歸寧，在此器中楊氏亦主歸寧之說，曰：

左傳莊公廿七年云：杞伯姬來歸寧也。杜注云：寧，問父母安否。然則銘文云寧鄧白，亦言問鄧伯安否耳。書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據此知寧人必有物以將意，非僅以言而已。此於金文雖無所見，然可據洛誥之文推概得之也。

將洛誥之文解作歸寧，於事實甚感不當。然若以本器之寧為歸寧，則非有自鄧伯之家嫁入周室之關係不可。鄧有二地，一在陝西媿姓，一在楚地南陽曼姓，陳氏云：

春秋桓七鄧侯吾離來朝漢書地理志南陽郡鄧縣云故國春秋之世與楚為鄰實與楚同姓楚世家鄧侯不許也集解引服虔曰鄧曼姓西周晚期之鄧孟壺（夢續二五）及鄧白氏鼎一（夢一二）兩器出於陝西陝西金石志說壺出土盩厔鼎則光緒中武功出土傳世又有復公子白舍毀（攈古二二八三之二）稱我姑鄧孟媿則鄧為媿姓是西周之鄧或在陝境

不論以彝白為此二鄧中任何之一若以此器屬成王期則與成王妃王姜之姓不同故一取歸寧之說成王期之說即不能成立推求二鄧與本器之關係時若以器為康王期則太平御覽（四五）中所引尋陽記有康王十六年南狩至于九江廬山廬山西南有康王谷之名之傳說故可視為與南鄧有交涉又左傳昭十二年有楚之先王熊繹與呂伋禽父共事于康王之記事

合而思之則此一鄧伯一如後述乃媿姓之鄧也

以上乃姑以歸寧說為前提而試考慮其可能性者也然从本器之寧正當成周舉祀之時而觀之則實與歸寧無關乃祭祀之際派遣使者之事也又可知龏白之地乃在離成周不遠之地歸寧者后夫人所為之事非王應作之事也

盂又有盂白作父丁之器付有从之圖象款識為東方系之人然盂白出土於陝西其族乃從於關中者也又鄧孟鄧伯氏之器亦自陝西出土以此言之盂被派為使者使之鄧伯恐即陝西媿姓之鄧以器之出土地言之其地乃在盩厔武功附近金文通釋第七輯三八八—三九〇頁三五盂爵林潔明譯〈1850〉

白川靜曰寧卜辭中寧風寧雨之禮多見在此則為在移封時行安寧之禮之意所謂歸寧之禮亦為對祖廟之事者也書君

「虔我亦不敢寧上帝命」詩文王「文王以寧生民」上帝不寧」[illegible]「公尸來燕來寧」等皆謂安寧神靈之意之事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一—六四二頁六〇參尊林潔明譯）〈大〉

張政烺曰：「寧，讀為寍。（古文字研究第二四四頁中山國胤嗣𧊒盜壺釋文「不敢寧處」）〈1288〉」

唐蘭曰：「寧侯是安寧順從的諸侯。考工記梓人說：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寧侯，毋或若女（汝）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女（汝）。強飲強食，詒女（汝）曾孫，諸侯百福。」大戴禮投壺：「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於王所，故亢而射女（汝）。強飲強食，貽爾曾孫侯氏百福。」從周王室來說，諸侯的順服是最重要的，所以要射不寧侯。史記封禪書：「萇弘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

少，義弘乃明鬼神事，設射貍首，貍首者諸侯之不來者」儀禮大射儀「奏貍首」，鄭玄注「貍之言不來也，其詩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因以名篇」此銘記邢侯去見天子，所以說是寧侯（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六二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四七

作冊麥尊「告亡尤，用龏義寧侯顯考（孝）於井侯」〈47〉

〈8287〉「寧汋潏於彤淵」〈8288〉「不敢寧處」〈5197〉「其行寧子孫永年壽用之」

可師𧻚簋〈4388〉

可㝬簋〈4119〉

㑩𠷎〈X341〉

中山王譽鼎〈X287〉

唐蘭曰原作可，讀為苛，譴責，法律用語，周禮世婦注：苛，譴也。漢律有苛人受錢科。《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㑩𠷎」〈X341〉

〈X286〉「可盡法可尚」

〈X286〉「佳宜義可緩長」

〈X287〉「氏寡人懼其忽

然不可㝵得」

〈X288〉「弗可復㝵得」

〈X341〉「𢦏乃可苛湛勤」

〈X341〉「弋式可苛」

乎

乎 孳乳為評為呼

頌鼎 王評史虢生冊命頌〈6.14〉

乎 衛盉〈2335〉

乎 此鼎〈2340〉

加藤常賢曰：乎 乎 乎 契文 乎 乎 乎 乎 乎 金文 乎 篆文 字形，平字。檢說文曰：語之餘也，从兮象聲上越揚之形也。然與丂字之情形相同，此字不能是語氣之上越揚之形也。前述解丂為誇，且為三種誇中之小誇為丂。今見契文金文之平字竊作乎正是乎也，是則乎正是丂之別字，明白地說明其字形之字也。然浮漂之原音仍留在此字中。

金文此字多見，以前讀作乎也。然吳闓生曰：

凡言王評某冊命某者，乎皆評之段字便也。平字本與乎同。自宋以來解者皆以乎字釋之，此大謬也……今案各器如頌敦、揚敦皆直作楷書平字，而次敦有王俾冊命之語，尤為

乎當訓使不為呼之明證（吉金文錄卷一癘鼎釋文）

解為乎字據爾雅釋詁俘俘並當解作使周說明乎字而述及之此字之乎但無凹凸之意可以為是从草葉之浮于水上之形而來者也在水平之水上浮漂之草葉乃水平之故也（漢字之起源一六六—一六七頁林潔明譯）

參卷二〇〇呼字條

〈又1〉「王乎呼作作冊尹冊令命敖曰」〈又2〉「王乎呼尹氏冊命師寏」〈又21〉「王乎呼作作冊尹克冊命師旋曰」〈又52〉「王乎內史吳冊命師瘨曰」〈又133〉「王乎呼內史尹氏冊命師耤」〈又157〉「王乎呼史牽冊令命出」〈又151〉「南宮乎呼入」〈又201〉「竈乎作寶毀」〈又200〉「乎其萬人永用」〈又300〉「王乎呼」〈又321〉「王乎史年冊易敃冟新號敃攸勒」〈又327〉「王乎冊尹冊易[illegible]畫[illegible]新[illegible]赤舄」〈又326〉「乎號

叔召鼎」〈2326〉「乎師壽召簋」〈3335〉「王乎呼內史易[illegible]旂戴[illegible]巿

簋」〈4256〉「三年呼史翏冊令命此曰」〈4369〉「王乎尹氏」〈4340〉「乎

呼內史先冊命王臣」〈4268〉「王乎呼師晨召盠」

a 于

于 卯卣〈0770〉

d 于 [illegible]〈0665〉

于 中山王嚳鼎「于」銘曰〈2287〉

于 王子于戈〈2372〉

于 衛簋〈2335〉

d' 白川靜曰示不从王征于方嚚句末郭氏以方字為句讀于容楊諸氏則讀至嚚字于方國名郭氏以此即卜辭所見之盂方河南睢縣之地也關於隹王來正盂方白炎（後上一八·六）之盂方之地望郭氏之卜辭通纂中曰

攷春秋時衛地有名盂若斂盂者左傳定十四年太子蒯聵獻盂于齊又僖二十八年齊侯衛侯盟于斂盂盂當即斂盂之省稱今河北濮陽縣東南有斂盂聚即其地地雖在殷之東然與殷京逼在肘腋之下殊覺不合宋地亦有名盂者春秋僖二十一年宋公楚子陳侯蔡伯鄭伯曹伯會于盂杜注

宋地襄邑西北有盂亭地在河南睢縣又左傳哀二十六年六子在唐盂顧棟高謂與睢縣之盂為一地余意卜辭之盂方當即此附近之古國國在殷之東南當殷王赴齊征夷方時盂方於中途截擊殷師故又有征盂方之事觀卜辭言征夷方與征盂方之例其文辭字迹均出自一人之手蓋均當乙十年前後事也盂方蓋被殷人征服故其遺地為宋所有其遺民之一部分被殷人拘之西北斂于濮陽城名其地曰斂盂亦有稱曰盂卜辭又屢見田盂之文彼乃古邘國（在今河南沁縣西北王國維說）與此有別（一二七葉）以器之于方為卜辭之盂方以器銘為述伯懋父東征之際之事者也然伯懋父據呂行壺亦指麾北征之軍若以為其時之器則亦有可能是耶

陳氏以方為地名解作詩出車六月中所見之方陳氏將呂行壺之文讀作唯三月伯懋父北征此一器銘亦作三月故以兩者為同時之事曰：

(兩器)乃一時之作方是北方地名詩小雅出車往城于方六月侵鎬及方鄭箋云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武丁卜辭所伐之方即此方

陳氏在殷墟卜辭綜述中曰方當在沁陽之北太行山以北的山西南部云以地在晉南地望大概即在該方面然以方為卜辭之方本身有問題

全文中言征伐之時無在其對象之地名國名之上用介詞于之例此處應讀作于方郭氏所舉之盂之諸地卜辭中所見盂方之古地難於考慮陳氏以卜辭之盂方在沁陽方面一(綜述三〇〇頁)

于省吾氏亦同（殷契駢枝四）即後之邘，似于方之故地，呂行壺銘述之伯懋父之北征之地，亦此方面也（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五三—七五五頁六七師旂鼎林潔明譯）<0665>

加藤常賢曰：于 于干下𠭥（契文） 于乇𢍇𢍈𢎊（金文） 亏（篆文）
字形原始字形為戈，究是何形，參考衆多从于之字，則當是本之彎曲之形，將木棒之兩端固定而彎曲其中間部分之形也。形字即弙字，說文亏部作滿，亏之所獨，廣雅釋詁：曲也。乃引弓弦而發弓之弓身之曲也。契金文中此字與于字同用，是則前述于字之解釋殆不誤也。

字音羽俱切，此音所表示之義為紆曲、迂曲，乃句曲之意也。林義光曰：以于為詞，依聲假借，其本義為紆曲（文源卷三）是也。于

與句同韻同義也

字義使本彎曲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七〇頁林潔明譯）

張政烺曰「于，讀為爰，《爾雅．釋詁》：『爰，于也。』二字轉相訓，皆為語詞。」（古文字研究第二二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隹（唯）十四年，中山王嚳詐（作）鼎，于銘曰」）（2287）

朱德熙裘錫圭曰「古鼎頗多自名為盂（或作釪）鼎者，有時亦稱䧙釪（鄭公平侯鼎）、飤饎（王子吳鼎），疑鼎于二字當連讀，義同盂鼎，一說于字是虛詞，當連下讀」（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7）

周法高曰「于字連下讀是也」

周法高曰：「中山王礜鼎『天其有㪔于絲乒邦』，朱德熙、裘錫圭云：『此句疑當讀為「天其有刑𠬝在厥邦」，刑，法也，𠬝與𠬝通，語氣詞』（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張政烺釋為『天其有㪔于絲乒厥邦』，並云『㪔疑讀為章』（中山王礜壺及鼎銘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七頁）。朱、裘說較長。」

李學勤曰：「于字訓為以（古文字研究第一五四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吏留于會』（X341）。」

〈X2〉「大司馬卲鄒敗晉帀（師）于襄陵之戢（歲）」〈X2〉「王尻（處）于茂郢之遊宮」〈X2〉「毋（毋）政（征）于闗（關）」〈X3〉「王尻（處）于茂郢之遊宮」〈X4〉「各（格）于太室」〈X21〉「備于大左」〈X22〉「令女（汝）羞追于齊」〈X31〉「□自新邑于東」〈X45〉「救戎于楚竟（境）」〈X52〉「積其萬

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享于△宗室」〈X54〉「惠于△烈且匕祖妣」。〈X54〉

「為囗事于△四國」〈X67〉「𢓊女長于△邵古易囗女囗」〈X81〉「至于△

南行西行」〈X92〉「隹周公于△征伐東尸豐白薄古」〈X98〉「于△害王

身作爪牙」〈X98〉「又勞于△周邦」〈X133〉「王各于△大室」〈X151〉「令

命女汝官嗣司〈X98〉歙飲獻人于△冕」〈X159〉「用敢鄉孝于△皇且考」〈X248〉

「開迴山谷至于△上侯」〈X225〉「王姜易旟襍田三于△與待劃」〈X271〉

「𧊒其用追孝于△其皇考」〈X234〉「王客于△康宮」〈X188〉「小臣通即

事于△西」〈X196〉「賠古于△𩐘」〈X196〉「其于△之朝夕監」〈X197〉「益公

內即命于△天子」〈X286〉「節于△醒醉」〈X286〉「明大之于△壺而旹時觀

馬」〈X287〉「于△館日」〈X287〉「天降降休命于△侯邦」〈X287〉「天其有歎

于△翠宰卒泵邦」〈X257〉「至于今」〈X288〉「于彼新坐粹」〈X290〉「跋

施于△方」〈X291〉「賸于曠野」〈X292〉「往唯式人出于軌」〈X293〉「延

誠令臣諫臣以□□亞旅處于軝」〈0292〉「隹唯用□康令于皇辟

侯」〈0297〉「隹唯王初鄭還宅于成周」〈0294〉「王寡誥宗小子于京

室」〈0294〉「則廷告于天」〈0294〉「有寡(?)勞于天」〈0294〉「䙱視于公氏

」〈0295〉「命逋事使于述遂土隓謨」〈0296〉「臣作公上父障于朕

考章季易父教宗」〈0302〉「其用享于文且祖考」〈0304〉「雁應侯見

工遺王于周」〈0324〉「王各格于宮」〈0307〉「初數(?)戌龢祀(?)于武」〈0309〉

「二二武王則令命周公舍圉宇于周」〈0315〉「令作冊折兄貺望

土于相侯」〈0331〉「曰古文王初盭龢于政」〈0332〉「勵于永令」〈0333〉

「追孝于高且辛公」〈0333〉「勵于永令」〈0336〉「王舟(?)旂于羊(?)」〈0336〉

「矩白伯庶人取堇瑾章璋于裘衛」〈0336〉「裘衛廼乃彘(?)矢告于

白伯邑父」〈0337〉「衛旨以邦君厲告于井邢白伯邑」〈0337〉「于邵昭

大太室東逆燮(?)二川」〈0337〉「廼乃舍寓宇于氒厥邑」〈0338〉「見

于王」〈X340〉「用高享孝于文申神用匄眉壽」〈X348〉「于賸文妣

𢦏日戊」〈X345〉「其用夙夙夜高享孝于卑厥之且祖乙公」〈X349〉「

卑厥復高享于天子 城」〈X348〉「母母又畀𫹉于卑厥身」〈X351〉「師氏

倗李追御衛戎于臧林」〈X351〉「無畀𫹉于𢦏身」〈X351〉「用夙夙

夜隮尊高享孝于卑厥文母」〈X362〉「我乃至于淮」〈X352〉「還至于

蔡」〈X341〉「乃呂以告吏覲吏曾曶于會」〈X369〉「各于大室」〈X372〉「

王子于之用戈」〈X492〉「匽侯命堇饎太保于宗周」〈X416〉「剌邵文

公靜公憲公不墜于上」〈X498〉「用享用孝于朕皇考」〈X484〉「用大

葡于五邑」〈X493〉「寘之于西鄉」〈X496〉「壼尸遣于姞氏」〈X541〉「王

各格于大太室」〈X546〉「王初執駒于㡯」〈X666〉「用享于宗室」〈X669〉

」「用享以孝于我皇且祖文考」〈X669〉「余不㲋不叀差惠于政德

」〈X669〉「悉淑于威儀」

雩 [a]

粵 孟鼎 雩字重見 <0676>

中山王譽鼎 <2287>

雩 史牆盤 <2319>

a 白川靜曰：「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亦為命孟之語。「雩我」與孟子萬章上「唯茲臣庶，汝其于予治」之「于予」相同。郭陳二氏皆釋雩為粵，語詞也。然若是，則「我」為此句之主語，成為「王遹省其受民受疆土」之意，而非命孟之語。此處若以孟子之語法言之，則是「汝孟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者也。與上文之「死嗣戎」對應。命之「遹省」，周室統治下之「我」也之語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六六—六六七頁六一大孟鼎　林潔明譯）<0676>

a 白川靜曰：王國維曰雩古文粵字。說文雩粵為二字，失之矣。在粵疑粵在之誤倒

書酒誥越在外服越在內服雩在此當為于之繁文並非誤倒以書為證而以金文為誤者是本末倒置也」(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五三頁六一大盂鼎林潔明譯<0676>

張政烺曰「王國維《盂鼎銘考釋》:「雩,古文粵字。雩之譌為粵,猶霸之訛為覇矣。《說文》分雩粵為二字,失之」此處假為越。吳人并越在吳王夫差二年,即公元前四九四年,見《左傳》哀公元年、《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吳太伯世家》。」(古文字研究第二三○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鼎銘「吳人并雩越」)

戴家祥曰「雩,發語詞。毛公鼎「雩四方死尸母毋動」師匐毀「雩四方民亡無不康靜」衍伯毀「雩百諸婚媾」爾雅·釋詁「雩,於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四頁墻盤銘文通釋「雩武王既𢦏殷」<0304>

a 平 平[illegible]鳧壁〈0042〉

b 平 拍敦蓋〈1500〉

平 兆域圖〈2229〉

羅昊曰：關于平安君鼎的國別和時代，李學勤在秦國文物的新認識一文（見文物一九八〇年九期）中對上海平安君鼎、泌陽平安君鼎作了詳盡的考證，指出平安君鼎是衛國文物，銘文紀年廿八年和卅七年應是衛嗣君，亦即竹書紀年所稱的衛孝襄侯的紀年，廿八年為公元前二九七年。武功平安君鼎的器形、銘刻字體、銘辭風格和上述兩件平安君鼎相一致，故亦是衛國孝襄侯時期平安君之物，十二年即公元前三一三年。衛器在陝西發現，應是秦人在統一戰爭中獲得的戰利品。（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八頁武功縣出土平安君鼎）

同法。高田「古文字字形表」一八〇頁平字下收中山王墓宮堂圖、即兆域圖。今據補平安君鼎或作坪（1699號）參卷十三或作評（0202號）參卷三皆假為平。

〈0289〉「丘平者五十七尺」〈0289〉「丘平者卌七尺」〈0291〉「膺叔之中仲子平自作鑄其游鐘」〈0291〉「仲平善弢叡考」

0614 旨

a

白川靜曰王親旨盠駒句親字省木旨為顧之省頁之字周氏釋旨為召非也李氏亦以字為載之初文乘之義也以句為王親自駕盠的小馬于車之意然其字釋無理於文義亦不順也諸家多以駒賜兩為句然語法不合駒字上屬因而顧字在此場合蓋當解作致贈之義親有親易親令之語例親顧與親易同義也（金文通釋第十九輯三二八頁一○二盠駒尊林潔明譯

b

白川靜曰旨與召之字形相似然與另一鼎之字稍異字與顧首之譜所从者最近蓋仍當釋作旨韓華云旨當即召公之子

戎孫也」然另一鼎中言「作父辛之器」如以此父辛為召伯父辛則是與召公同輩本器乃分當鼎其器制與文樣並與獻侯鼎有相似之處獻侯鼎為成王期之器因而此鼎可視為乃成王末年匽初封時之器」（金文通釋第八輯四一五頁三八匽侯旨鼎林潔明譯）<0589>

「□□餘□□王〔戎〕王者〔旨△〕於賜」<2.5467>「旨△盉」<2.6197>

<X122>「旨△賞□□□之甬鐘」<X657>「𤞷君之孫鄦敏尹者旨𦥑」<X7207>「旨△」

喜 大豐簋〈4.17〉 史喜 林〈45.13〉 𤼈鐘 戊組〈又333〉 王孫誥鐘

加藤常賢曰：

喜 甲骨文（契文）

喜 金文

喜 篆文　歖 古文

字形　喜字說文以為壴與口之會意字，然壴本象鼓，並非陳設樂器之形，而是樹藝之樹之本字，乃草木發芽之意之形聲字也。故無以字為壴與口之會意字之理也。余以為乃从口（意符）壴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　虛里切，然从同意之饎字音昌志切，而觀之則蓋亦有昌志切之音也。總之壴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烹或為熟之意。字林有饎熟食也，周禮饎人注作炽官也，即其證也。

字義熟柔之物入于口之意也喜為饎之古文（文源卷五）食熟柔之食悅也故此字正如段注所云並非音樂之樂之意也

饎字乃喜之後起之字喜字正如爾雅釋言饎酒食也李巡注曰得酒食歡喜也用為歡喜之意之專字其後乃作饎字以為酒食及食酒食之意之專字故毛詩之喜注釋為饎古文之款字乃對酒食張口之字別體有飢匠為顯之象形故正是食之意也（漢字之起源二二四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事喜之喜饎也」郭氏以為喜之省文曰「卜辭延于丁宗喜當與崇燎同意」然以釋饎為是此處則為指事于上帝之意與周公設中所謂「克奔走上下帝者」相近詩大雅天保有「吉蠲為饎是用孝享」事喜者謂孝享也文王在天善事上帝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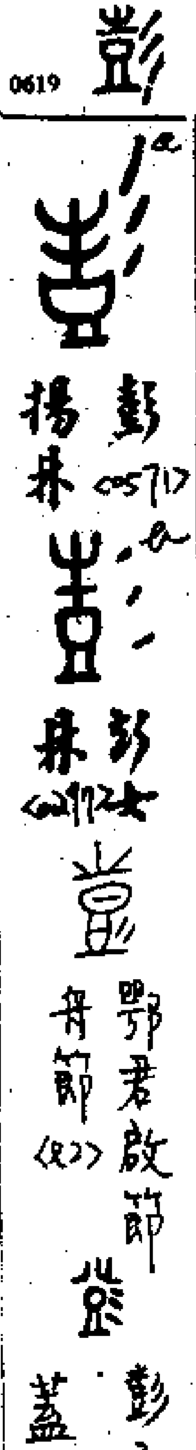
也」故下句即承以「文王臨在上」也。此句客齋讀為「事喜帝文王謂帝者禘也」云，括適稍有不明之處。然蓋乃上帝或上下帝也」今暫釋作上帝。（金文通釋第一輯二〇頁一大豐毀；林潔明譯

孫稚雛曰：「喜，孫同柏、方濬益釋饎，吳大澂曰：「喜即饎之省文。」說文：「饎，酒食也。」引或體作糦。陳夢家曰：「喜應讀作商頌玄鳥大糦是烝之糦，釋文引韓詩云：大饎，大祭也。」……喜上帝即祭上帝。」郭沫若曰：「喜當是熹省，卜辭延于丁宗熹，當與柴燎同意。」（大系考釋）（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七三頁天亡簋銘文匯釋）

<又23>「白喜作 作朕文考剌（烈）公尊毀（簋）」<又23>「喜甚萬年」<又36>「陳喜角立事歲」<又93>「白喜父作洹饙毀」<又99>「用喜侃前文人

盬」

<R333>「用邵各嘉侃樂前文人」<R78>「西晳 咻 皆其妹新妻陣銛



a 赤塚忠曰彭地名甲骨卜辭中祖庚祖甲時期之王之巡遊之地中有澎(例粹一二一二)又廩辛康丁時期司王朝之卜問之要事之貞人中有名彭藎貞人彭之居住地又為名彭之地也彭在殷末亦為王之巡遊地(續六一六)因彭乃如此重要之地故于王之巡遊之際訊於此朝覲也歟……又于省吾氏以彭即詩鄭風清人之清人在彭之彭即是以為乃鄭邑河上之地也(殷金文考釋二一一二二頁訊鼎銘(5)林潔明譯<0571>

b 郭鼎堂曰「彭弢」殆即彭蠡今之鄱陽湖(文史論集三三七頁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庚彭弢」)<又2>

參卷十二 1659A 彈字條

周法高曰「考古一九六三年第十二期湖南省博物館「介紹幾件館藏周代銅器」一文云「此蓋來源不詳，中有提手，滿飾蟠螭紋，兩側各有一方形缺口，作深褐色，直徑二五·二糎，有銘文二十九字，左行」白川靜金文通釋五二輯補記篇五七五頁謂彭乃顓頊曾孫祝融之弟吳回之子陸終六子之一，與陸終之裔邾國為同係，彭國於殷周之際已滅，其後稱彭姓，彭女之器，以及彭史之器七銘，錄於三代吉金文存中。」

〈又2〉「庚彭𢎿彝」〈又239〉「十五年奠命肖距司𢦏寇彭璋右庫工師陳坙治䪨」〈又240〉「十六年奠命肖距司𢦏寇彭璋生庫工币皇佳冶

瘞」<2241>「十七年粟命堅恒司寇彭璋武庫工帀皇昌冶頊」

<0957>「彭子中擇其吉金」


陳侯作嘉姬簋 〈4417〉


中山王嚳鼎 「嘉其力」〈2287〉


王孫誥鐘


哀成叔鼎

張政烺曰：「說文『嘉，美也。』字在此是美稱之詞。方言一『自關而西，秦晉之間，凡物之壯大者而愛偉之，謂之夏，周鄭之間謂之嘏。』嘉與夏、嘏音義相近，此銘對所嘉美之人稱嘉，猶今夜歌對所歡愛之人稱歡。觀下文言『嘉是惟哀成叔』，知嘉不是人名。嘉字這一用法，侯馬盟書有之。唐蘭嘗輯得三例：

一、十又（有）一月□□乙丑，敢用元□，牛（告）丕顯皇君晉公□□、余不敢……□□君定宮……□嘉之□

二、嘉敢不半（判）其腹心，以事其宗，而敢不盡從嘉之明定宮平時之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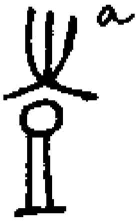
三、設嘉之身及子孫，或復入之于晉邦之地者，……（文物一九

七二第八期三一—三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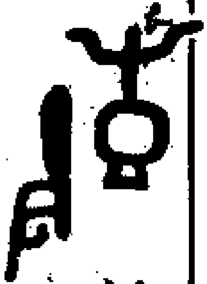
唐蘭說「把上面的三類載書綜合起來看，可以看到主盟的人是嘉。是對的，又說「嘉應是趙嘉，趙嘉是趙桓子」則是錯誤的。中國人有個傳統的習慣是諱稱人的名字，對長上尤其如此，總要想種種方法避開，決不直稱其名，如果真是趙桓子主盟，在盟中也不會這樣出現他的名字（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八頁哀成叔鼎釋文「嘉曰」）

〈228〉「嘉其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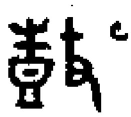
0621 



鼓 王孫鐘 不以文 直字重見〈0060〉



觶文〈2286〉



觶 鼓 [illegible] 〈2420〉



甲 組 鐘〈9329〉



王孫 誥鐘

〈9329〉「𨗥其萬年永寶日鼓」

〈9330〉「萬年日鼓」

0622 豆



a 宰甾簋 豆 〈1280〉



b 豆閉簋 〈1368〉

〈2666〉「周生作尊豆」

a 孟林彝〈06767〉

b 段簋 王鼎畢彝〈4352〉

a 白川靜曰：登烝也。爾雅釋天曰冬祭曰烝，作為時祭，烝乃冬之祭祀也。與器文之十一月季節相合，然本來乃如陳公子甗之用烝稻粱，乃指以新穀祭祀之事（金文中烝嘗用為對文之例甚多）〈金文通釋第十四輯八二六頁七四段段林潔明譯〈4352〉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三九一頁火部烝字下收段簋及姬𩰫鼎、陳侯午錞、後二器見卷二0670及0870登字下，蓋此數條皆用作烝嘗之烝，乃祭名。



a

豐大簋〈1371〉



史牆盤〈2309〉



瘐鐘 甲組〈2529〉



衛盉〈2236〉



豐尊〈2315〉

參卷十四二七〇鎬字條

a 白川靜曰：「又大豐，餘論中釋作有大豐，諸家大概从之。然餘論以豐為禮，謂：「疑當讀為有大禮。」奇觚說亦同。然愙齋賸稿則以為乃豐鎬之豐，謂乃首述文王遷豐之事，引竹書紀年商受三十五年西伯自程遷于豐，明年諸侯朝于周之文。从古亦釋為豐邑，作為地名之豐，見于小臣宅毀、乍冊魖卣等。然小臣宅毀乃東征時之器，郭氏以沛豐之豐充之。又乍冊魖卣則述見服于宗周之事，或即豐鎬之豐。然在地名上直接加上大字者殆無其例。又此種表現亦難認為是指遷都之事。大豐之語又見於麥尊銘：「王乘于舟為大豐」，與此銘皆指同一種禮也。以大豐

即周禮中所見之大封之禮為說者以郭氏為首全文研究中引李尊之文曰：

觀此則所謂大豐乃田役蒐狩之類或係操習水戰周禮春官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众也大均之禮恤众也大田之禮簡衆也大役之禮任衆也大封之禮合众也封豐本同聲字所謂大豐當即大封鄭注大封云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恐不免望文為訓矣

郭氏在大系中亦保持其說對此聞一多氏以為所謂大封之禮者實指諸侯封建之禮也除上述大宗伯之文外舉出

大宗伯　王大封則告后土疏謂封建諸侯也

大卜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注卜大封竟界侵削卜以兵征之君魯昭元年秋叔弓

陳夢家之說有繼承孫氏之大禮說及聞氏之饗禮說之處曰「周禮大行人注云大禮曰饗餼也司儀注云小禮曰飧大禮曰饗餼大禮是饗射之禮行於辟雍」於是引麥尊之文及遹𣪘「乎漁于大池王鄉酉」靜𣪘「射于大池」等評論辟雍之制及其禮謂「王又大禮」者是王有大禮於辟雍之池中之義也以為下文之「凡三方」乃浮舟于池中之三方之意也

近頃黃盛璋氏以大豐為分封受土之禮而詳論之其說以為麥尊之文乃以王封井侯于井為主題者也此銘主旨亦與麥尊相同故字仍如郭氏說讀為大封以詩賚序之「大封于廟也」乃分封受土賜土田爵祿而定封疆之事其說似為頗新之論然實與聞氏所倡之說幾相同

正如以上所述向來关于此一大豐有大禮說豐京遷都說大封說饗射說娛遊說封建說等々此外尚有赤塚氏以為即奠禮或為祼鬯之禮之說氏以大豐解為大醴分析器銘之「王又大豐」王凡三方及三祀以下為以王為主語之三部分以又為侑豐為醴酒之意以為水酒乃類比於無形態之神靈依从此一古代觀念故於禘祭之前行饗醴稱之為大豐而以為在此儀禮中在祭之前日奠酒食陳設則用玄酒是此種古禮之基本赤塚氏之說乃將大豐與下文所見之祭祀之關係及其在祀典中之次序而立說以解釋此句也其方法有其優點然關於此一解釋尚有二三問題例如又在卜辭中雖常用為侑之意然金文中則罕有其例特别是若為鬯酒則非王應侑薦于祖考者也用醴之時曰鄉醴新出之長由盉銘有「王鄉豐」之語

帥師殪鄭圍是也

詩周頌賚序　大封于廟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

左傳昭三十年　吳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注大封與土田定所徙之居

等等以爲大封者乃告于后土祀于宗廟封建諸侯之禮也而以爲與本器銘所言之大豐並非同一事也

聞一多於是據詩靈臺正義所引五經異議之韓詩說以爲參尊之文乃在辟廱舉行之春射秋饗之禮此器與參尊所言之大豐並非大封之禮字亦應如孫詒讓之訓當解作大禮即周禮大宗伯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又小宗伯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者是也此一場合器銘即相當於韓詩說

所云之饗射之禮也

楊樹達氏亦以麥尊之文作爲參考而其說與聞氏異以爲大豐不過是與祀典無關之遊娛而已以周禮等經典以解釋此銘是不切當的曰

據彼文觀之似大豐乃遊娛之事不關祀典也或疑此銘所記爲祭享之事不得涉及娛遊此自是後人見解麥尊記在京彤祀之次日爲大豐此文記衣祀天室之前有大豐事正相同不得以此爲疑也惜書闕有間無由以載籍證明耳

然即使以爲乃在祭祀之後行娛遊之事亦難以認爲在祭祀之前之娛遊與祀典全無關係且若爲無關係之事則亦無記

諸彝銘之必要楊氏之說對了解古代之祭祀儀禮之方法上

大有問題

豐後來作醴師遽彝大鼎以下皆从酉關于其在祀典中之次序則應參考麥尊之文麥尊曰

雩若二月侯見于宗周亡尤迨王客葊京酌祀雩若翌日在辟雍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旂舟从死咸之日王以侯內于寝侯易玄周戈雩王在㡀已夕侯易者䚄臣二百家劑

此一銘文中記事之次序為1.見事之禮2.王之葊京酌祀3.乘舟大豐王射禽4.廟見賜與5.已夕賜賞見事之禮與辟雍之禮本為別事然蓋亦偶有正值祭祀之時故井侯特許內于廟也酌祀之翌日在舟中行大豐其祀既畢之後入于寝大豐乃在酌祀之後所行者也酌在卜辭中則如

貞酌夕衣 後上二〇二

貞其酌彡勿鼓 前五一一

乙亥卜彡酌又史 續存下五八九

甲戌工𣪊其酌彡 後下二〇七

于既酌父甲翌日𡆥日彡日王迺賓 南北明六二九

與其他祭祀一起舉行據佚三六七則于戊戌之日彡龠于父丁又彡夕于兄己于前日彡龠而于翌夕則彡夕今以麥尊之文與此合而觀之則是于前日酌祀當日大豐翌日行夕之禮若可作如此解則大豐為本祭中所行之事難以認為是貞醴或裸鬯之禮恐為在主祭中所行者故冠以大字也毀大豐雖為在舟中亦可行之禮然其詳情難知本器則在衣祀之前行之

金文通釋第一輯五一九頁一大豐毀 林潔明譯 <1379>

白川靜曰郭氏以為豐鎬之豐古稱作葊葊京者是也與豐鎬之豐不同然陳氏則以為本銘之豐正是豐鎬之豐向來元作豐之葊為鎬之初文陳氏之三都說以宗周為岐山之舊都葊京為鎬京以豐為豐水西之豐然關於以宗周為岐山之舊都之說之難以成立前已述之惟將葊與豐加以區別之事對向來無條件地以葊為豐之說提出問題

可以推考豐之所在之器中有新出之作册魖卣五八九頁其銘曰

隹公大史見服于宗周年才二月既望乙亥公大史咸見服于辟王辨于多正雩四月既生霸甲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豐賞作册魖馬揚公休用作日己旅障彝

文中有宗周及豐宗周之禮與豐之禮之間相隔七十日據尚書召誥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之文

則兩地之間乃步行可至之距離也參尊八頁六二銘於宗周之見

事之禮之翌日赴葊京辟雍可知豐為葊京辟雍之所在地也

以宗周為岐山葊為鎬之陳氏之說从此等資料觀之亦可見

其難於成立者也

豐之地名尚見于大保關係之王戈銘著錄于陶齋古玉圖今

歸菲利亞所藏斷代五圖版十六有其銘之摭大圖其文曰

六月丙寅王才豐令大保省南國帥漢造官南令口侯辟用

口走百人

與中氏諸器同為窺知周初之經營南國之狀態之重要資料

王在豐而發命使大保省南國然大凡發征命者乃在聖所行

其禮者也故此銘所見之豐亦可視為葊京所在之地也據以

上言之則豐為葊京所在之地名葊京為在其地之辟雍之所

在之聖所之名也京與卜辭所見之義京磬京之京相同在義京磬京舉行宜姜人卯牛之儀禮然同様之禮亦於庚宗（前一·四五）

注 舉行恐為相當於周之辟雍之設施者也

被稱為周公東征鼎之銘有佳周公于征伐東夷豐白尃古咸戈以為是郭氏之以豐為山東之豐沛之說之證然銘明顯地是偽刻蘇翔〇一一載其拓影見緣發展一一六二頁陳氏斷代一一六八一皆以為真刻然器附有饕餮文而加上鎏金可疑之器也銘字亦無一佳字分域篇以為出土於寶雞或為藕七兄弟輩之偽作也又有豐伯車父毀據古二之三四八見于濟寧金石志一一七一一乃濟寧之出土然乃晚周之器難作參考

陳氏之莽京鎬京說乃將金文之莽京辟雍比定於詩之鎬京辟雍而釋莽為鎬者也然莽鎬聲義並無可通之處並無兩者

為一之根據莽京辟雍大約見于昭穆期及以前之器銘其後如後期之琱生毁則僅稱莽之名莽京辟雍在昭穆期以後廢而不行遷于鎬京也鎬京在所謂宗周其關係恰如莽京與豐之關係也有鎬京辟雍之名之大雅文王有聲或述營築辟雍之靈台篇等之作成从詩篇之一般性時代推之在西周中期以後之事也（參考稿本詩經研究通論篇第八章第二節）據以上而言則此銘所言之豐即作冊麵卣中之豐乃莽京辟雍之所在之地也」（金文通釋第十三輯七三八—七四一頁六四小臣宅毁林潔明譯<4348>

唐蘭曰「小篆从豊的字金文多从豐醴字師遽方彝等均作醴長囟盉穆王饗豐就是饗醴邢末大豐簋的王又大豐和麥尊的為大豐都應讀為大禮」（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何尊銘文解釋）

孫稚雛曰：「大下一字，舊多讀為豐。孫同柏從古堂、陳介祺聃敦釋說、方濬益綴遺齋、拾遺、吳大澂愙齋集古錄等皆以豐為地名。劉心源曰：「以大豐為豐邑，則下文不貫。古刻豐、豊篆刻無別…釋此為豊，讀禮，自協。」（奇觚室）孫詒讓也說：「乙大豐」疑當讀為「有大禮」（餘論）柯昌濟曰：「豊疑讀禮，大禮謂宗廟郊祀之事，或為古代禮制中之專名詞，未敢定。王有大豊或當讀如王有大禮，亦未能定。」（韡華閣九頁）

郭鼎堂讀「大豐」作「大封」，「大豐殷韻讀說」所謂大豐乃田役蒐狩之類，或係操習水戰。周禮春官大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大師之禮用眾也，大均之禮恤眾也，大田之禮簡眾也，大役之禮任眾也，大封之禮合眾也。封豐本同聲字，所謂大豐當即大封。鄭注大封云：正封疆溝塗之固，所以合聚其民，很不免望文為訓矣。」

大系考釋又說「大豐亦見麥尊，彼銘云：「王乘于舟為大豐，余意當即大封，周禮大封之禮合衆也」。聞一多非其說曰「郭謂大豐即大封似未確」，「大封者告于后土，祭于宗廟，封建諸侯之禮也。邦國初建，封疆溝塗，容有錯互不正者，當合軍以治之，故又為軍禮，因之，建國之後，境界侵削，而以兵征之，亦謂之大封。」又引麥尊銘說「麥尊言王在辟雝為大豐，射大龔，明是饗射之類，與大封不侔也。因疑麥尊及此器之大豐，仍當從孫詒讓為大禮。周禮大宗伯之職：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小宗伯之職，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注皆謂群臣之禮為小禮，則人君之禮為大禮可知。饗射亦大禮之一也」。（大豐毀考釋）陳夢家西周銅器斷代繼承孫聞二氏之說謂「王又大豐應從孫氏讀作有大禮」，「大禮是饗射之禮，行于辟雍」。接著引麥尊等銘文反

詩靈台正義所引五經異義、史記封禪書等詳細論證明堂辟雍之制，結論是「王有大禮」是王有大禮于辟雍池中，所以王凡三方是汎舟於大池中的三方，王祀於天室是王祀於辟雍内水中丘上的明堂，所祀者是文王與上帝，周先王中只有文王祀於明堂以配上帝（斷代一，一五二頁）

楊樹達以為大豐乃遊娛之事，不關典禮，他說「大豐亦見麥尊彼文云：迨（會）王客𦳘京彰祀，雩若翊日，才（在）璧雝，王乘于舟，為大豐，王射大龏（鴻）禽」，據彼文觀之，似大豐乃遊娛之事，不關典禮也。或疑此銘所記為祭享之事，不得涉及娛遊，此自是後人見解。麥尊記𦳘京彰祀之次日為大豐，此文記衣祀天室之前有大豐，事正相同，不得以此為疑也。惜書闕有間，無由以載籍證明耳。（積微居二五八頁）

黃盛璋則以為「大豐」應是一種封侯的典禮，根據是「麥尊」前後都是記王封井侯于井之事，「特別是下文記載賞賜那些東西，全是封侯授官的典禮中所必有，而賞賜都在為大豐之後，據此可確知大豐為一種封侯典禮」。本銘大豐既與麥尊大豐文字相同，行禮程序也大致相似，王有大豐之前也舉行祭祀，後來也有賞賜，特別是王賞給天亡的有爵和囊，而爵在周初也是一種最隆重的賞賜，應與封侯有關。據此，我們斷知本銘之大豐和麥尊中的大豐意義一樣，無論讀禮讀封，它們與封賞有關，最初應是一種封侯的典禮。豐封同音，可以互假，金文有康侯丰，尚書也記作封，丰豐音義并同，丰即豐之初文，古邦封不別，豐鎬之豐載大夫始鼎作邦，這些都可證豐封互假絕無滯礙。郭氏讀大豐為大封是正確的，以「大豐般」銘刻作的年

代地點與史實（八二頁）孫常敍予同意黃氏之說，他列舉了三點理由：(一)麥尊開頭一句就說「王令辟井侯出𧻚侯于井」，既稱「辟井侯」，可見早在這次王命之前就已經被封為侯了。何況麥尊唯天子休于麥辟侯之年已經明言其事，只是天子嘉美邢侯，給予榮寵的禮遇，而不是始封。(二)「封侯同時會有一些與之相應的賞賜，可是不能由此得出一個結論，說凡是有貴重賞品時就必然是封侯」(三)「黃先生據以成說的『爵』字在天亡𣪕上是不存在的。那個字乃是從米從F從攴的數（楚）字，」他認為「大豐」仍當從郭作「大封」，是「以軍禮同邦國的會同之禮的一個組成部分」（天亡𣪕問字疑年）

此外赤塚忠釋「大豐」作「大醴」，讀又為侑，謂「豐乃醴酒之意」，聯係下文「王凡三方」，認為是在祊祭之前舉行饗醴，就叫做大豐。白

川靜進一步解釋說："大豐是本系中舉行的奠醴或祼鬯之儀禮，大概是因為在主祭中舉行的，所以附上一個大字"（金文通釋二）

祖雖按：長甶盉「穆王鄉豐（饗醴）」之豐，與本銘大下一字形同豐。豐古本一字，後世才將它們分別開來，據此，孫詒讓讀為"大禮"是正確的，至于這種"大禮"的內容指什麼，為什麼要尊銘文說在舟中舉行，則還有待于進一步探討（古文字研究第三輯一六九—一七〇頁天亡段銘文匯釋）

唐蘭曰："豐是豐邑，因豐谷、豐水而得名，是文王舊都，武王才遷鎬。豐邑在今陝西鄠（戶）縣東，有古豐城。詩經、文王有聲鄭玄箋說："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續漢書郡國志杜陵下劉昭注引三輔決錄注說"鎬在豐水東，豐在鎬水西，相去二十

五里」豐鎬雖相近但是兩地在漢代鎬京屬京兆長安而豐屬右扶風鄠縣唐代元和郡縣志鎬京在長安縣西北十八里而豐宮在鄠縣東三十五里都劃在不同區域裏的至於金文常見的宗周是鎬京鄭玄詩譜王風說「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為西都」是因為宗廟所在所以稱為宗周金文又常見莽京實和鎬京在一起西周時在宗周之北本有鎬和方詩經所說「侵鎬及方」上面司土幽所說北征蒿都指北方的鎬武王新建鎬京是沿用舊名的同時也把方的地名搬過來所以金文講到莽京就有辟雍有大池那就是文王有聲所說的「鎬京辟雍」宗周和莽京的關係與成周和王城的關係是一樣的因為稱為宗周就不再說鎬京也等於稱成周就不再說洛邑因此豐邑和莽京是兩回事同公在豐顯然是留守西都伯懋父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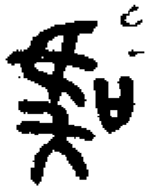
時大概在外征伐，所以同公派遣小臣宅去事伯。（古文字研究第二輯四七—四八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四小臣宅簋「同公才豐」（1488）

〈2217〉「官𤔲司豐△還苑左右師氏」〈2927〉「隹周公于征伐東尸豐△白尃古」〈2941〉「復亩稟戠豐△禮」〈3079〉「王乍豐△妊寶般盉」〈3091〉「厚福豐△年」〈3157〉「令豐△宬大矩」〈3316〉「大矩易豐△金貝」〈3316〉「豐△乍父辛寶」〈3329〉「其豐△豐○霝霝」〈3331〉「豐△豐△霝霝」〈3481〉「豐△井刜叔乍白姬尊段」〈3336〉「王再旂于豐△豆」


a 虞

虞司寇壺<2823>


b


c

散盤

句川靜曰陳氏二家郭氏等皆釋第三字為虔唐蘭氏釋之為釋作虞曰

虞字各家都釋為虔如果是虔下半應該从文這個字上从虎下从矢矢字頭向左傾頭部中間為銹隔斷但筆畫還是清楚从矢虎聲應該是虞字的早期的寫法

唐氏以字為虞字文獻上稱為虞公虞仲之仲雍之封地是也器之出土地丹徒即其地也此乃以器銘與出土地之關係而求其解者也然字並不从口一如其他虞字之所从又周初之時亦難以之為此一方面之封國从字形與地望而言皆無是理矣稱其父為父丁可知本為關以東之族而非姬姓之虞氏

也虎字在最末一行字頗明瞭蓋即虎字不見从矢之形虎侯虎公者或即見于中方鼎之虎方也中方鼎中記虎方作反時王命南宮討伐之之事恐虎方即由於該次征伐而歸順于周奉周之正朔而得侯命稱為虎侯者也虎方之名亦見于卜辭在殷代為外邦其辭曰：

其途虎方告于祖乙十一月

其途虎方告于丁十一月

其途虎方告于大甲十一月

貞令望乘眔途虎方十一月　彙攷綴合例　侯存九四六

郭氏以為虎方之地其地望當在淮水上游也陳夢家氏釋虎為多方曰家或作虎俱與周金文南宮中鼎伐虎方之虎不同

綜述九〇二 然並無述其理由恐以其地之地望不同也

右述卜辭中有望乘之名望乘似為晉南方面之大族在該方面之征役中屢屢出動中方鼎中南宮擔當伐虎方受命在南國行動虎方恐當如郭氏所推定在淮水上游方面者也故望乘向南而對此方面作戰亦屬可能之事上述卜辭之金乃在途中行呪之禮杜塞虎方之侵寇以此而告于祖靈者也若以此一虎方即為中方鼎之虎方則是虎方其後順服于周可解作當時作為宜侯而移居于宜者也中氏諸器乃在成王後期者也『安州六器通釋』論叢十集（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三七—五三九頁五二

宜侯夨毀 林潔明譯 43847

白川靜曰唐蘭氏以此器之虎讀為虞以為虞公父丁必是姬姓之虞公論其與出土地之關係如下曰

虞侯矢一定是姬姓之虞但他也不能是北虞銘文說到東或和南鄉都說明這一點這簋毁出土在丹徒它在春秋時是朱方正是吳國的地域皇覽所說太伯的墳墓在無錫梅里是它的東南後來給吳國吞併了的邗國在它的對面長江北岸那末毁銘所說的宜可能就在丹徒或其附近地區。由于吳語跟中原不同人名从來有很大紛歧：那末虞侯矢應該就是周章矢和周章的聲母是很接近的周章在武成之間封為虞侯隔三十多年到康王時封為宜侯他是仲雍的曾孫伯禽是王季的曾孫他們是兄弟的關係

因此唐氏以此器為吳國最古之遺物亦作為姬姓之虞在周初進入此地之證據此器可徵周初大封建之事實者也

然將虎字讀作虞字已有問題从父丁之干名廟號而言以宜

侯為出自姬姓者亦有困難，又同時出土之器中含有春秋之器之事，顯示器乃在其後被帶至出土地者也。以矢解作周章等亦甚有疑問，以南鄉讀作南鄉在吳地者亦屬牽強。从周初對東方經營之狀態觀之，當時周室之勢力無論如何難以及於該地。（金文通釋第十輯五五四—五五五頁五二宜侯夨𣪘

林潔明譯〈1384〉

商承祚曰：「石碣吳人『吳人憐亟』，吳人即虞人，掌山澤之官。孟子滕文公下『招虞人以旌』，王國維兮甲盤跋云：『盧古文魚字……周禮天官𩺰人釋文「本或作魰」，𩺰（祚案説見鐘亦作𩺰，與此同）、魰同字，知盧魚亦同字矣』（觀堂集林，別集二）。案甲骨文魚亦作𩵋，與齊子仲姜鎛、兮甲盤同，乃於書法可增減，如詩絲衣『不吳不敖』，史記孝武本紀作『不虞不驁』，公羊傳定公四年『伐鮮虞』釋文

「本作吳」，論語、微子「虞仲」，吳越春秋、太伯傳作「吳仲」，集韻、吳「古文虞」，皆其證也。敦煌本尚書、西伯戡黎「不虞天性」，虞六書統作[illegible]云「古文虞字」，不知所自。「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一六—二一七頁石刻篆文編字說「虞」（卷五、第十三頁）」

（3017）「其萬年世子子孫孫虞寶用」

 a

虔 毛公鼎 <0680>

 追簋 (1355)

 𤼈鐘 丙組 (2331)

<2331>「今𤼈夙夕虔敬」

<2426>「余夙夕虔敬朕祀」

盧 二 盂 〈0671〉

白川靜曰：盧盉與䱷同字，金文中多用為發語詞，亦含有詠歎或用為動詞者，亦有用如虛詞之且（金文通釋第十二輯六九五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0637〉

唐蘭曰：狄盧遠祖……盧通且、退和置的稱文並從盧，其例甚多。借為祖（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不丕巩（鞏）狄盧祖）〈2309〉

載家祥曰：盧發語詞。小臣謎段：盧東夷大反，余自、盧淮夷敢伐內國，書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均以盧字發語，盧徂同字，義

亦同茲（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六頁墻盤銘文通釋」虘長伐夷童（僮）」〈又309〉

裘錫圭「虘和光當是兩個方國名，虘大概就是甲骨卜辭的𢿱方，也就是詩經的徂國，看積微居甲文說四六頁 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鄭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六頁史墻盤銘解釋「狄（逖）虘光」）〈又309〉b

徐中舒曰「狄虘是古代北方狄族的一支，國語晉語「獻公田，見翟祖之氛」，翟祖即此狄虘。翟同狄，祖同虘，音楂，殷亡以後，狄虘在北方孤立無援，周人从此也就不再恐懼狄虘的侵略了。」（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〇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永

不巩狄虘〈9309〉

周法高曰：「徐中舒引國語「翟」、「祖」釋「狄虘」，文獻有據，可從。唐蘭譯譯作「是永久的大大地鞏固遠祖」，以永字絕句，又以「遠祖」釋「狄虘」。按金文中祖字無作虘字者，且「鞏固遠祖」語亦不詞。戴家祥釋虘為發語詞，在此並不見得適合。裘錫圭以狄為動詞，釋作逖，亦非。參卷十二。九狄字條」

陳世輝曰：「虘讀組，說文：「退，往也。」或作徂，遣，遣即从虘聲（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三頁牆盤銘文解釋「虘長伐尸童」）〈9309〉

「萬君流虘」〈9309〉「不不巩辈狄虘祖」〈9407〉「白伯梳盉肇

作皇考刺公尊段」〈9533〉

〔古文字字形〕 〔古文字字形〕〈2706〉 子〔古文字字形〕〈X2290〉 𤔲尊

〔古文字字形〕 鼎二〈X2349〉 戒方〔古文字字形〕

譽鼎〈X2287〉 中山王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八五頁虖字下收何尊、戒鼎、中山王鼎，今據補。

虖〈0286〉「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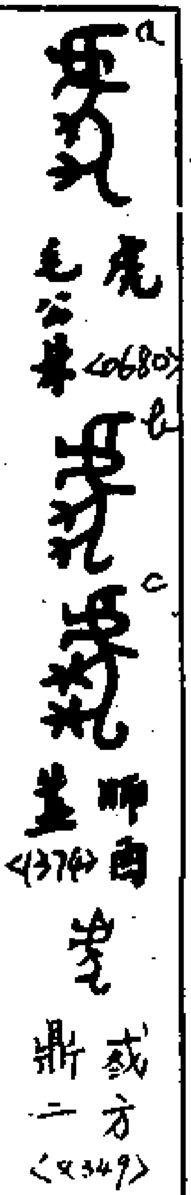
「於鳴虖」〈0287〉「於鳴虖呼」〈0287〉「於鳴虖呼」〈0287〉「於鳴虖呼」〈0287〉

「社稷稷」〈0287〉「而皇況才在於少君」「甚庶虖乎」〈0287〉「於鳴虖」

「烏呼鳴虖」〈0287〉「於鳴虖呼」〈0294〉「烏虖」〈0287〉「於鳴虖呼」〈0349〉

「烏鳴虖呼」〈0287〉「於鳴虖呼」〈0349〉「於鳴虖乎」〈0293〉「戒曰烏鳴虖呼」





白川靜曰：關于虎盧郭氏以為殳之古稱，陳氏以為藏兵之橐。

郭說曰

易弓矢虎盧亦是被錫……盧與弓矢並列，蓋即盧器之盧。攷工記盧人為盧器……殳長尋有四尺，說文作籚，云積竹矛戟矜也，春秋國語曰：侏儒扶籚，又殳下云殳以積竹八觚長丈二尺，建于兵車，旅賁以先驅。本銘虎盧□□十殳當連為一事，蓋虎盧即殳之古稱，以為盧器之屬，故稱盧。其曰虎盧者蓋殳為虎賁所持，故又冠之以虎也。盧下所缺二字當是□百之合文

此說以虎盧為殳之古稱，盧為矛戟之柄，秘與殳相連為一事

者也然作為射禮之賞賜而賜及數百件者不免于不類也陳氏以虎為橐橐皮也以虎皮作之弓矢兵甲之橐盧為楯虎與盧為二物也斷代（盂鼎條）四小虎如虎冟虎韔等示其材質如郭說以為因乃虎賁所用而冠稱曰虎者不當也字如畫虢（小盂鼎）虢胄（伯晨鼎）等之作虢者用法上有分別也今與于盂晨二器之品目比較則

小盂鼎	□弓一 矢百	畫虢一	貝胄一	
	金毌一 戚戈二			
伯晨鼎	旅五旅 彤弓彤矢旅弓旅矢	虢	胄	
	□戈			
趞曹鼎	弓矢	虎盧	胄	
	毌 殳			

其次第大體相等則三器所云之畫鯱鯱虎盧當為相近之物也郭氏以鯱胄為甲胄陳氏以虎為某皮之橐盧為楯而區別為二物孟鼎銘曰畫鯱一甲胄一是則不能將鯱胄以下連為一物又虎鯱之字例不同如陳氏之直接以虎為鯱亦有疑問虎盧蓋相當于伯晨鼎之旅五旅者也下文另有旅弓旅矢此旅非弓矢也旅盧樐皆通聲多通假之例樐本同義然書序旅天子之命史記作魯天子之命周禮司實皆旅擯注曰旅讀為鴻臚之臚旅弓書文侯之命作盧弓器銘之旅五旅虎盧恐即樐楯也相當於小臣宅設畫干戈九之畫干然虎盧與畫干不同乃以虎皮為質料之干也有虎文者也(金文通釋第二十輯三八六—三八七頁—。七趙曹鼎二林潔明譯<656>

琥<X5>「先虎臣伯庸」<X98>「䛐司左右虎臣」<X336>「矩或又取赤虎

雨」<X338>「虎冟幎希䋈衛幃」<X349>「王用肇吏使乃子或達率

虎臣御寮惟惟㕥」<X721>「虎以五君彛止无用」

虢[a] 毛公鼎〔0407〕

虢[b] 秦公簋〔3831〕

白川靜曰說文引易履虎尾虩虩繼附以恐懼之訓又舉出一曰蠅虎也之訓曰从虎㝵聲說解之文殆有混亂易履卦四九之文辭今本作愬愬謂據釋文作虩虩者馬本也注恐懼貌段注曰

馬鄭用費許用孟易而字同義同也

恐懼蓋當作虩虩恐懼也貞字白部上八曰際見之白也上下小見本謂玉光之赫耀著明之語也虩則似指虎文之明著金文

毛公鼎 䚄朕位虩許上下若否雩四方死毋動余一人在位弘惟乃智

秦公段 十又二公在帝之坏嚴龔夤天命保業厥秦虩事

䜌夏

此外尚用如晉公盞虩虩在上叔夷鐘虩虩成唐又嚴在帝所尊受天命說文以字義爲恐懼者以金文而言則是指神靈之赫耀之語也虩虩成唐者與詩之魯頌閟宮赫赫姜嫄小雅節南山赫赫師尹同出車赫赫南仲者相同一曰之說爲別義猶豹之古今注曰蠅狐也形如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六書疏證爾雅釋蟲作蝧蝫蟧略者也其本字乃从虫虎之字說文新義卷五上一〇〇一一〇〇一頁 林潔明譯

「从虩事䜌方」

a 虢

虢 頌鼎〈06749〉

三年 瘓壺〈X326〉

虢大子 元徒戈〈X90〉

白川靜曰：關于虢另在處理東周列國之器時述之，然今在考察本器之必要範圍內略涉及之。漢書地理志舉出三虢曰：北虢在大陽，東虢在滎陽，西虢在雍。郭氏以西虢為金文之城虢，北虢為虢季氏，單稱虢者為東虢也。據文獻則虢有以下三地。

東虢 滎陽 虢叔，東虢君也。……虢國，今滎陽縣。左傳隱公元年杜注

西虢 陝 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同上

西虢 雍 劉公泉數源俱發于雍縣故城南……晉書地道記以為西虢。水經渭水注

又之西虢，據水經注則又稱南虢，虢仲之所都，亦蓋相對於大陽之北虢之名也。今出土地可知之虢器有以下諸器

鳳翔　虢仲殘段（善齋尺牘 分域篇）　城虢仲段（古據）　虢季子組盤

虢季子白盤（古據）（周存）

滎陽　鄭虢仲段（周存）

陝縣上村嶺　虢季氏子段鬲　虢大子戈（上村嶺虢國墓地 一九五九、一〇）

鳳翔出土之諸器大概屬西周後期滎陽上村嶺之諸器則大概入于春秋虢之下陽滅于公元前六五八年上陽則滅于前六五五年故及於東遷之後一百數十年也所謂三虢四虢亦似依時期而變易虢氏之本籍在雍其分支則蕃領有滎陽陝等地也

虢仲之器从鳳翔及滎陽均有出土毛伯所嗣之虢城公服乃滎陽古稍成制之地為殷周以來之要地从下文命之作四方亟之事觀之其地最相稱也唯在此器之當時虢之名並非見

于金文者又號諸器之中無稱毛氏之例故此一號[illegible]與後之諸號暫作區別而視作左傳所云號叔之故地也左傳僖五年有太伯虞仲大王之昭也號仲號叔王季之穆也自[illegible]之一族領有其地據器銘毛公為文王王姒聖孫與初封之號叔[illegible]系屬又自不同(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三九—四〇頁七九孟殷下附班殷林潔明譯〈大〉

林壽晉曰號有三處一在今河南滎陽一帶一在今山西平陸和河南陝縣一帶一在今陝西寶雞一帶……大體說來滎陽一帶是東號……可以斷定這個墓地是平陸—陝縣之號的墓地即漢書地理志所謂北號……根據發掘情況整個墓地沒有發現任何晚于東周早期的墓葬或隨葬器物(漢以後除外)這和滅號的年代是相符合的可以斷定這個墓地的年代下限

為晉滅虢之年，即公元前六五五年……這裏的銅器和西安張家坡定為西周晚期的相近……這裏的銅器和兩周金文辭大系、商周彝器通考中斷為西周晚期及東周早期的相近……綜上所述墓地的年代屬西周晚期到東周早期，約當公元前九世紀初葉到七世紀中葉，下限是公元前六五五年(P.48)

從這次發掘看，銅器占主要數量是西周遺物，其中有相當一部份早到共和以前，如I.II.III式銅鼎，這些銅鼎又多是明器，明器不可能是東遷時帶來的。陶器占主要數量的也是西周的遺物，和西安、華縣、洛陽的西周陶器相同，陶器也不可能是東遷時帶來的，可見這個虢國的建立應在平王東遷以前。(P.50)

金文除虢仲、虢叔外，還有虢白和虢季，如虢白乍姬大母鬲（三代五·四一·二）、虢季乍中姬寶匜（小校九·五六）、虢季子白盤（大系

五·二八三）「虢季氏子組鬲」（巖窟一·一四）同上墓（三代八·七八）同上壺（周存五·五〇）當時這種氏族的稱謂是不相混淆的，虢仲的兒子也稱仲，虢叔的兒子也稱叔，如魯的季孫氏、孟孫氏、叔孫氏。據文獻和金文知虢國有伯、仲、叔、季四族，伯、季二族與仲叔二族成為平行的四枝，或為仲、叔二家的分枝。墓一六三一出土有「虢季氏子𣪘鬲」，郭氏以為與「虢文公子𣪘鬲」為同人之器（見文物一九五九年第一期三門陝出土銅器二·三頁）我同意這個意見……墓的主人也許是另一虢國的貴族，或虢文公的後裔，器是文公贈給或傳下的（上村嶺虢國墓地四八—五一頁）

〈又72〉「䣄虢仲作旅𣪘」〈又90〉「虢大子元徒戈」〈又95甲〉「虢季氏子𣪘作寶鬲」〈又99〉「師臾肈乍作朕剌烈且祖虢季宄公幽叔」〈又341〉

「王子吏年冊易減宸歸虢敀𠂇勤」(2326)「子虢叔召興」(6339)「虢中仲令命臣」(9127)「虢金氏孫乍作寶匜」(10187)「虢𢽷□乍作寶盤」



虪 或从虍乘聲

衛鼎乙〈2338〉

唐蘭曰「原作虪吝，虪字似从虎下乘，疑與說文解為黑虎也的虪字通，乘騰聲相近。吝字與戰國時子妓壺的妓字偏旁吝字相同，凡从文的字古書多从交，數作較可証，所以吝通咬，咬應讀如紋。夏小正：玄校。傳：若綠色然，婦人未嫁者衣之。校即紋。禮記·玉藻：虪裘青豻袖，紋衣以裼之。虪有黑的意思，同音的黱字即青黛。那末虪紋是婦人所穿的青黑色衣服」（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

〈2338〉「舍顏姒虪吝咬」

⿰金虎 說文所無，孫詒讓謂即皋字，以虎皮包甲。⿰金虎冑即甲冑也。距度鼎：戈⿰金虎冑〈0671〉

白川靜曰：關於畫⿰金虎，孫氏餘論中有詳細論述，郭氏承其說曰：畫⿰金虎與貝冑同錫，孫詒讓云：當亦戎衣之名。伯晨鼎亦以⿰金虎冑同錫，⿰金虎孫疑為皋之古文，云左傳莊十一年蒙皋比而先犯之，杜注云：皋比，虎皮。孔疏引服虔注，舉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皋為釋。今禮記作建櫜，鄭注讀為鍵櫜，云兵甲之衣曰鍵櫜。伯晨鼎之⿰金虎蓋即皋字，謂以虎皮包甲，⿰金虎冑即甲冑也……少儀云：甲若無以前之，則袒櫜奉冑。以甲與人，必有櫜以包之。明錫皋則必兼有甲，故與貝冑同舉。伯晨鼎之錫⿰金虎冑，亦猶虞簋云錫甲冑矣。論古籀三餘。按此疑

至有見地唯孫所見二器銘乃據攈古錄摹本故于字形有所未諦。下鼎銘虢字……當說為从虎報省聲伯晨鼎之虢則是从虎从糸从夲聲說文曰夲讀若滔與報篆同在幽部皋亦當从夲聲蓋本幽部字轉入宵部者也虢字最古必為鞬櫜之專字……櫜出引伸皋則假借字也

虢為甲衣之稱孫氏已究明之然陳氏以為虢並非單是甲凡干戈弓矢之類皆以之包櫜此銘中則是藏弓矢之皮袋也曰左傳僖廿八胥臣蒙馬以虎皮則虎皮可以包干戈可以蒙馬可以為甲衣建或从革說文以為戢弓矢者方言九以為所以藏弓樂記鄭注以為是干戈之藏李善注鮑照擬古詩以為所以盛弓廣雅釋器以為弓藏之名建皋之皋廣雅釋器作櫜亦以為弓藏說文以為車上大櫜左傳昭元釋文以

為弓衣僖廿三釋文以為受弓器杜預注以為矢房檀公注以為甲衣少儀注以為鎧衣樂記注以為兵甲之衣如此可知建與皋同類都可以兼為藏弓（或兵甲）之器與鎧甲衣是以皮革為之所以金文从虎文獻或从韋（管子兵法篇）藏弓器與鎧甲並名皋猶函為矢房又為鎧甲此器之皋从虎是皮革所製猶之為畫則上有文繪綴在弓矢之後則為弓矢之藏是皮革之橐故可以包可以祖儭可以垂（左傳昭元）此器之皋从夲聲說文說一曰讀若瓠音與皋近

以上據孫郭陳氏等說究明其制作用途亦可知虢皋二字同義夲皋似本為同源之字皆出自皮革之象形橐則在橐形之形象中加咎聲形聲字也皋為披獸皮之象以藏弓矢甲胄亦可以作為馬衣虢乃在皋之異文之夲上加上表示材質之虎

形也从銘文所言之賜物之順序言之則䩦可爲弓衣亦可是甲衣伯晨鼎中則因其順序爲旅弓矢戈皋冑故難以之屬諸弓矢又不能是戈之橐故或應爲屬于甲冑之物金文通釋第十二輯七〇六一七〇八頁六二小盂鼎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金以下一字未詳郭氏釋爲䩦曰刻本論變幾不可識以小盂鼎文較之當如此言金甲也然字形不類古文審以爲金勒車馬之具也作爲車馬之具有金甬金軛金童等名無攸勒而稱爲金勒之例大盂鼎銘

易女邑一白冂衣市舄車馬

其賜物以禮器禮服車馬爲順序此器中則因車馬爲特別之賜物故列於首以大盂鼎之例而言雖因冂衣之前有秬鬯之

器然或在車馬之後繼列車馬之具亦未可知字與幹韓之形有相似之處或爲旗杠之類字不明（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〇頁六〇李尊林潔明譯<71>

0637A

⿱虍朁 从虤从曰，或省虤為虎。

中山王譽壺（09867）

朱德熙、裘錫圭曰：方壺銘三十行說「天子不忘其有勛，使其老策賞中（仲）父，諸侯⿱虍曰賀。」甲骨卜辭有「⿱虍朁」字，或省作「⿱虍曰」。壺銘「⿱虍曰」字亦當是「⿱虍朁」字的簡化。說文：「⿱虍朁，兩虎爭聲。从虤从曰。」會意。讀若愁。當即此字。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度量衡詔書「皆明壹之」句的「皆」字，故道殘板作「⿱虍朁」。（文金續編，四二）皆見母字，上古音在脂部；愁疑母字，上古音在文部，脂文二部陰陽對轉，所以「⿱虍朁」和「皆」可以相通。壺銘「⿱虍曰」字亦當讀為「皆」。（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四三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注：說文「贙，分訓也，从虤對爭貝，讀若回」。回匣部字，古音在脂部，與皆字古音亦相近。甲骨卜辭⿱虍朁字疑當讀為偕，又長沙帛書「日月⿱虍朁亂」，⿱虍朁亦當讀為皆，詳另文。

張政烺曰「唐是𡧍字簡化，猶譽省作書。𡧍見秦故道殘詔版，以為皆字。按《說文》：「𧶠，分別也，讀若回。」回與皆音近，則𡧍或是𧶠省聲。」（古文字研究第二二○頁「中山王𠼿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者（諸）侯唐皆賀」）〈2286〉

趙誠曰「唐，借為列，均从歺聲，故可通。張政烺以為此字是𡧍字之省，猶譽省作書，楚省作𡚸。《說文》「𧶠，分別也，从𧶠對爭貝，讀若迴」。秦詔版「皆明一之」，皆字或寫作𡧍。此處亦讀為皆。「列賀」、「皆賀」意近，都是慶賀的意思。」（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二－二五三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者（諸）侯唐賀」）〈2286〉

周法高曰「趙氏讀唐為列，非是。當從朱、裘、張讀為皆。」

<2286>「者諸侯書。皆賀」<2289>「忠謀息慮唐。皆定從」

虩

06278

虩

虩 壘𥂀

說文新附

「(大25)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二〇八頁虩字下收此字云『說文無
集韻虩通作暴』。壘𥂀見考古圖卷三頁三四。說文卷五上虎部新
附「虩，虐也。急也。从虎从武。見周禮」。薄報切。

(大25)「勿吏(使)虩(暴)虐從獄」。

虤

即簋
〈2300〉

吳鎮烽編著如曰：「銘中虤字象兩虎對爭之形，說文有虤字，許慎說『虎怒也，从二虎』，卜辭中有虤字（見羅振玉殷虛書契後編下卷3頁）商承祚說『虤』即許書贙之本字，後世傳寫誤正成虤，遂加貝字以別虤微，此幾晦其初形」。說文「贙，分別也，从虤對爭貝，讀若回」。爾雅釋獸「贙有力」，郭注「出西海大秦國，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八期五八頁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周銅器

周法高曰：「即簋『虤珺宮人虤稻用事』，白川靜金文通釋第四九輯補釋篇二五〇頁謂虤於卜文為地名，命之司其地稻之生

產也、」

〈Z300〉

「蒯琱宮人虎[illegible]稻用事」

贙[a]

〈0724〉

周法高曰[3]說文卷五上虤部「贙」分別也。从虎對爭貝。讀若迴」胡畎切。又云「虤」虎怒也。从二「虎」五閑切。卷十二下瓦部「甗」甑也。一曰穿也。从瓦鬳聲。讀若言」魚蹇切。三字音皆相近。故贙得假為甗。

〈0436〉「𢐗白作井姬用贙[4]甗[5]」



a 

皿 从金

廿七年皿 〈3017〉



四方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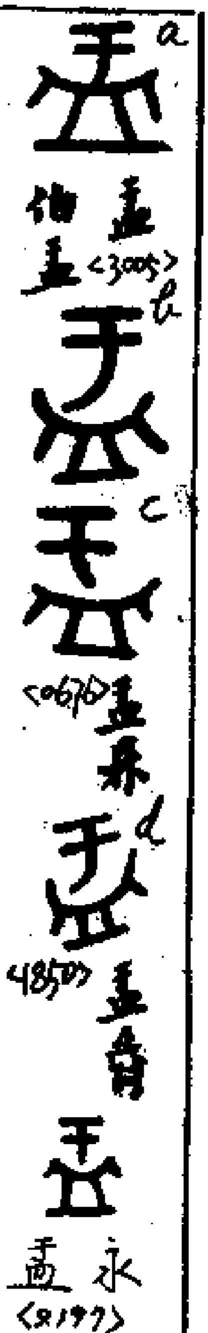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八七頁皿字下收皿方彝今據補。

〈2519〉

「隹子爪舌鑄皿。」

盂

0640



d 白川靜曰盂郭氏以為與盂鼎之盂為同一人从其與盂鼎之關係而以本器之時期屬昭王期其說曰

此器與盂鼎之盂自為一人唯盂鼎二器均作于康王末年康王在位凡二十六年此言王初𠦪于成周是王即位未久又言乍父寶尊彝則盂父已死若以為康王初年之器則與盂鼎相隔二十餘年且大盂鼎言丮乃嗣祖南公又言作祖南公寶鼎不及其父則是盂父于康王二十三年似猶未死故今以此器改隸于昭世

盂之二鼎乃康王之世之器因小盂鼎中記周王武王成王之

禘祀，故無可疑之處。然大盂鼎銘作祖南公之器，故當時其文尚存此器中言父，又言王之初𠦪之事，故以之為在昭王之世，其論證並不充分。祭器並非僅限於為直系尊長而作，亦有作祖之器、考妣之器者。又本器銘文乃作父之器，謂其較作祖之器為先，在論理上亦可成立，大概在當時父雖尚在，子居顯貴之位而作廟器者，一般而言蓋並不通行。在冊命形式之金文中多述父子嗣襲之事，因而盂爵中稱之為父者，即在二盂鼎中稱作祖南公者也。此一假定亦為可能，則是與郭氏相反，盂爵之盂殆即二盂鼎之盂之父，亦屬可能。獻侯鼎、叔隋器中既述宗周之𠦪之事，本器中又言成周之𠦪，乃相關之禮也。若以此器之盂為二鼎之盂之父，𠦪王蓋即成康二王之中之一，言宗周之𠦪之二器，乃成王期之器，尤其是獻侯鼎銘有成王之

名故置本器於康王初年亦無特殊不適切之感郭氏似未見器影然其器制與周初之器並列而非在其後者也銘文在腹內狹窄之處筆勢略有拘束之感然無排列行款而自由銘之者也較盂鼎之字迹猶存古意以之為大小二盂鼎之前之器殆無錯誤與獻侯鼎叔器之言宗周之奉祀時期相近之器也

（金文通釋第七輯三八七）三八八頁三五盂爵林潔明譯（9250）

〈X76〉「善夫吉父作盂」〈X1486〉「□作父寶盂」〈X161〉「寧小室盂」〈X197〉

「永用作朕文考乙公隮盂」〈X283〉「衛作文考□仲姜氏盂鼎」

〈X295〉「用作文且祖乙公隮盂」〈X303〉「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X392〉「□作父寶盂」〈X444〉「𩰫白匈井姬用盂鐳」〈X454〉「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X624〉「善夫吉父乍盂」

 a

盛

弔家父匡 其字盛見〈441〉

不从皿

 b

曾伯簠〈1446〉



胤嗣𡈼壺〈2238〉好

〈P2886〉

惠德行盛 旺

2



戍甬鼎用作父乙齍 <0617>



史从鼎之方齍 𨗨鼎 <0636>



<0151> 穆公鼎

赤塚忠曰：齍 亝(齍)亦寫作 品 但為音符，皿為盂之形，入為匙之形，表示乃供飲食也。同時齍亦為聲符，故即說文齍 黍稷器所以祀者之齍字也。（殷金文考釋七二頁俎子鼎(42) 林潔明譯）<0617>

白川靜曰：齍鼎者，方鼎也。在方鼎之彝銘中屢見者字，又或於鼎加才聲字，更或有从皿之形，可視為方鼎之器名。說文專以此為黍稷之器，解作粢，關於其誤之處，郭氏有詳論。關于其器制之通行時代，郭氏云：

殷制甚古，盨制在方鼎絕跡以後，逮宗周中葉始出現，二者正相替禪，則方鼎蓋以充盨之用也。

又引周禮司飾舂人說齍鼎為盛稻粱之器，此外容庚氏之通考、陳氏之海外中關於其器制均有詳論。（金文通釋第七輯 三六〇頁 三一 厚趠方鼎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此器齍鼎分寫作二字，然寫作齍鼎一字之例甚多，齍為指方鼎之語，因與此器之器形不相當，故陳氏讀作齍鼎與齍鼎為不同之字曰：

此器自稱為齍鼎，下一器齍字从鼎，則齍當是一種鼎名，而周初期自稱齍鼎的多是方鼎，而此器實是鬲形，疑假借為齍鼎

說文以為鼎之圜掩上者从鼎才聲爾雅釋器以為圜弇上者郭璞注以為鼎斂上而小口戰國時有一種款足鼎圜掩上小口而有蓋當是从此形式發展而來的（三代三·一六·二）著錄一鬲而稱鼐鼎猶薛氏（九〇一）誨鼎自銘寶鬲鼎（斷代七九三）鬲鼎可

能是齋鼎之類

器銘近於鬲然鼎鬲之別主要在足之為款足實足之點从而以鼎為大名鬲為專門之關係亦可成立故器為鬲而銘稱作鼎者亦不乏其例三代著錄之鬲之銘中亦多有如繳白乍齋鼎戲白乍鑄齋朱來隹乍鼎鄭伯作媵鼎之例鬲而冠此者甚多如陳說將齋鼎之名作為器制而特設之似無必要全文中方鼎齋鬲皆用齋齋鼎之字故亦不能定之為方鼎之名也从來稱方鼎用齋鼎然檢視字之用法則似並不一定適切史獸鼎銘

有方鼎之名故本書器名不用齍鼎而用方鼎之稱也（金文通釋第十四輯七九八—七九九頁七二尹姞鼎林潔明譯）〈0657〉

陝西省博物館曰說文齍黍稷在器中以祀者从皿齊聲周禮天官九嬪凡祭祀贊玉齍注玉齍玉敦受黍稷器齍鼎即盛黍稷類食物之鼎此鼎乃榮又司口為其女所作之媵器 1.圖版貳 圖五 2（考古一九七六年一期三二至三三頁陝西岐山賀家村西周墓葬）

李學勤曰齍計算鼎實的容量單位常見于韓魏鼎銘若干齍釿指重量（文物一九八〇年第九期二八頁秦國文物的新認識平安君鼎「四分齍六益鎰半釿之冢重」）

〈又9〉「白伯邦父作齋鬲」〈又319〉「敚微白伯乍作齋鬲」〈又445〉「麦姬

乍寶齋」〈又527〉「癸己乍父丁陴齋」〈又668〉「四分齋」〈又669〉「四分齋

」〈又698〉「熒榮又有嗣司每乍作齋鼎」

a



盧

嬰次盧

<2988>

<2657>

「自作盧盤」

0645 盨



史盨 盨井

<0407>

(2987) 7

重雎余小子肇盨淑先王德

1651

1367 (5-0645)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盆 a

曾大保盆 <3010>

彭子仲盆蓋 <x95>

<x95> 「自作饙盆」

<x617> 「自作饙盆」




a

盨 不从皿 其名敦口而橢圓

周雒盨 須字重見 <1464>


b

鄭义羌父盨 <4466>

<X34>「須弔作旅盨。其萬年永寶用」

<X98>「周作旅盨。」

<X113>「陳盨四」

<X362>「作作旅盨。」

<X480>「白伯公父作旅盨。」

<X481>「白伯多父作旅盨。」

<X508>「白伯寬父作作寶盨。

<X499>「白伯車父作作旅盨。」

兌盉 ⟨2717⟩

盉 ⟨1933⟩ 王

匜 𩐽 ⟨Q341⟩

⟨Q26⟩ 「伯章父作作寶盉」

⟨Q341⟩ 「𩐽侯用作作旅盉」



諡　五經文字云諡說文謚字林

益公鐘〈0420〉



邿伯益〈1389〉



簋班〈大6〉

白川靜曰：盃蓋謚之初文也。此處則為相當於器名之名詞於祀先人之器中記其名號，因而有謚號之意也。郭氏以裏石磬（薛氏八一四）之「囗之配厥盃曰義子」之義子為謚號，本器之大政亦以為謚號。然裏石磬銘有「自作寶磬，厥名裏石」，而本器之大政則為器名也。文錄讀作冀，有益於大政，然無用曰如于之例也。郭氏要約此段之文意曰

言班敢有所希冀，僅作昭考之祭器，名之曰大政

然與作器之辭之通例不同（金文通釋第十五輯五九頁七九

孟殷下附班殷林潔明譯〈大6〉

唐蘭曰「關于謚法，墻盤對每一個王每一個祖先都冠以兩個字的形容詞，這是一個新風氣，從西周前期到中期的共懿王，王號都是自稱的，但在列國中，魯幽公是被殺的，齊哀公是被烹的，顯然並非自稱，穆王時的班簋說「班非敢覓，唯作昭考爽益謚曰大政」，益當增加講，說文有謚字和謚（字，謚字是錯的）就是加上一個稱號的，穆王時已有這種風氣，墻盤就用得更廣泛，以前所知周王的生稱，最後一個是懿王，那末，謚法的興起，可能在孝王以後，正是這種新風氣所形成的」（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一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班殷「益謚曰大政」（66）

羅昊曰：「益即鎰，鎰、鈞均為重量單位，銘文記載器重九益實測器重二八四二．五克，一鎰合三一五．八五克強，蓋銘記載蓋重

二鎰六釿，可以看出釿是小于鎰的重量單位。若釿到鎰是十進位，則蓋重即二六釿，今實測蓋重七八七．三克，一釿合三○．二八克強，一鎰則為三○二．八克，此數與器測每鎰為三一五．八三克是接近的。器測數據略高于蓋測數據的原因之一，是器內土銹尚未除淨。由此可知，十釿等于一鎰，一鎰約合三○三克。（考古與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二○頁又一八頁武功縣出土不安君鼎）

<X5>「益公入右訇」<X46>「王益叔徝臣嬗十人」<X197>「益公內即命于天子」<X54>「益公入右王臣」<X668>「一益鎰十釿半釿四分釿之家重」<X668>「六益鎰半釿之家重」

0649A 盡

盡 或作盡

中山王嚳壺〈0286〉

張政烺曰：「盡，盡之異體。」（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四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賈渴竭志盡忠」〈0286〉

「賈渴竭志盡忠」

盅

0649B



盅

鄧子午鼎

周法高[illegible]古文字字形表一九〇頁盅字下收此篆說文卷五上皿部「盅，器虛也，从皿、中聲。老子曰：道盅而用之。直弓切」

0650 

 a

盟 有殷嘉 <5975>

 a

匜 <2782> 叔巿

<又204> 「寡塞公孫指父自作盟盥匜」

<06567> 「自作盥盤」

 a

[illegible] 說文所無

秦公簋<1382>

<集4767>

「[illegible]=允義」

盭 說文所無



㺇鐘甲組〈2329〉

周法高曰此字白川靜隸定作盭見金文通釋五〇輯三八九頁按右上方當從升不從斗今從古文字類編三二〇頁隸定作盭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七頁陝西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發掘簡報一文隸定作盭非是盭讀為敎厚也」

〈2329〉盭△祀邵各格樂大神」

0659 

a  去 鄁去魯鼎〈0657〉 或作迲 胤嗣𧊒蚉壺〈9288〉

 哀成叔鼎

 中山王嚳鼎〈9287〉

張政烺曰「迲，古璽文中常見，蓋去或作迲，省彳則成辵。（古文字研究第二三六頁中山國胤嗣𧊒蚉壺釋文）」「大迲（去）型（刑）罰」〈9288〉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迲』，去是也」

「氏（是）以寡人匿（委）賃（任）之邦而去之遊」〈9287〉「大𧺆去型（刑）〈9287〉罰」



⿱業去 說文所無

秦公簋 保⿱業去氒秦〈1382〉

龐懷清等曰「⿱業去，古文業字。秦公簋有『保⿱業去氒秦』」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三四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X335〉



瘐鐘 甲組〈X329〉

周法高曰「衛鼎乙『⿱業去業舄𧿹皮二』唐蘭語譯為『給業兩塊箭子皮』見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五期五七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 ⿱業去為人名」

〈X329〉「大神其陟降嚴祜⿱業去」

〈X338〉「⿱業去業舄𧿹皮二」

邾公釛鐘〈0040〉

邾公華鐘〈0059〉

衛鼎甲〈X337〉

𤼈鐘丙組〈X331〉

〈X331〉「郳氏卒死事」

〈X337〉「余執龔(恭)王郳(恤)工(功)」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0662 盡

[glyph] 盡 父辛卣 <27267>

[glyph] 師𩰫鼎「女（汝）克盡乃身」<文298>

吳鎮烽、雒忠如曰「克盡乃身的盡字从聿从貝从火从皿，三代吉金文存卷十三有父辛卣銘作盡，不从貝而从皕，與此稍異。中間从聿从火，火字兩點清楚，可辨。大與聿并不連接，金文編摹作盡，失去从火，是不對的。盡字即說文血部盡之本字。說文盡，傷痛也。」（文物一九七五年八期五八頁陝西省扶風縣強家村出土的西周銅器）<文298>

<文298>「女（汝）克盡乃身」

B8

丹[a]

井 庚羸卣 <2731>

a 白川靜曰「丹，丹砂之類也」禹貢有砥礪砮丹之名，乃荊州之重要物產，關於賜此物之意義，周存中引陳介祺之說曰

丹一析，乃格庚羸祖廟之宮，而錫以析盛之丹，使之丹其宮楹，如春秋丹桓宮之楹。簠齋說

以為即准許其用丹楹於祖廟之意也。郭氏未有觸及丹之用途，而陳氏則謂

此處所錫之丹有可能作為婦女所用之脂粉

以為乃脂粉之用，然作為存問寡婦之禮，此乃不適當之解釋也……

丹說文五下巴越之赤石也又漢書地理志上注丹赤石也所謂丹沙者也據荀子王制則丹干產于南海又如正論篇作珠玉滿體文繡充棺黃金充槨加之以丹矸重之以曾青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瑾以為實乃以丹塗棺槨也卜辭之刻文塗以朱等至今仍朱色粲然殷墓之棺槨之周圍亦被認為殘存有當時所用之朱色則是朱乃作為聖化之方法而施于祭器禮器者也此器銘所云錫丹蓋亦與死葬之禮有關也卯毁銘有焚伯乎令卯曰載乃先祖考死嗣焚公室昔乃祖亦既命乃父死嗣葊人不淑取我家朱用喪

記述焚伯以殊寵對其臣卯賜朱以用於其先人之葬也。（金文通釋第十六輯七四頁又七五頁八〇　庚嬴卣　林潔明譯

<2781>

a 彤 休盤 <0922>

b 彤 虢季子白盤 <0924>

c 彤 寰盤 <0924>

d 彤 師湯父鼎 <0654>

d 白川靜曰「賜弓矢時用彤弓彤矢旅弓旅矢大體弓一則配矢百

小盂鼎　弓一矢百

不嬰毁　弓一矢束

文侯之命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左傳僖廿八年　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彤弓彤矢字作弜彭者伯晨鼎中亦有其例彤者塗以丹左傳

杜注有「旅弓黑弓」此則塗黑者也皆用於儀禮公羊注云「天子

彤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盧弓荀子大略篇中或作「大夫黑

弓者本為後世之說（金文通釋第十輯五四二頁五二宜侯夨

段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彤𢦏據古容齋缺釋餘論釋作彤厥括之義也曰以聲義求之疑當為括之借字括正字作桰說文木部桰矢栝檃弦處从木昏聲昏从氏省聲氏部昏讀若厥是昏聲與𢦏聲相近得相通借彤桰承上矢言謂以彤漆飾矢括即尚書及左傳之彤矢也

陳氏亦與孫釋同字釋作𢦏謂即說文之𢧢弋也之弋然不宜作為賜與之物也上文之□弓彔弭為弓之屬故矢臺彤𢦏為矢之屬弓矢用朱漆之事亦見攷工記釋作𢦏之字右旁尚有糸形之物陳氏蓋因此而作繒繳之解然繒繳用彤亦不類也故今暫依孫釋以為矢栝之義是則矢臺彤𢦏者乃用于矢之

首尾之物也（金文通釋第二〇輯三九四－三九五頁一〇八

師湯父鼎 林潔明譯 <0694>

<又1>「弋彤沙緌琱㦰」<又5>「弋琱㦰縞必彤沙」<又22>「弋琱㦰鑄

必彤沙」<又133>「赤舄弋琱㦰彤沙紗攸勒」<0204>「矢弓彤矢百」

<0417>「戈畫㦰厚必柲彤沙緌」



吳方彝〈2444〉



史牆盤〈2309〉

徐中舒曰「青、深藍色，幽，黑色，以此比高祖有深遠的謀略」（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青幽高祖」）〈2309〉

戴家祥曰「吳彝『用作青尹寶障彝』，寓彝『用作幽君寶障』，召伯虎毀『亦我考幽伯幽姜』，師𠭰鐘『朕剌祖虢季寬公幽叔』，青或爲靖，獨斷，下『柔德好眾曰靖』」（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三頁墻盤銘文通釋「青靖幽高祖」）〈2309〉

周法高曰「唐蘭、裘錫圭並讀青爲靜」

〈文309〉
「青靜幽高且祖」

靜

靜簋

靜卣

班簋〈大6〉

秦公鐘〈X476〉

〈X476〉「剌剌邵文公靜公憲公不家于上」

井 a
井 乙亥
井井方 <0623>
井 b
季乳为邢
邢侯簋 <1720>
井 c
<1150> 麦盉
井
史牆盤 <0309>
井
衛鼎 甲 <X339>

b 白川靜曰井侯邢侯也銘末有作周公彝作器者乃屬於周公之族因邢侯亦周公之後之一人故研究者多解作㚤嗣井侯之服不過㚤字金文中有稱作㚤子㚤伯㚤季㚤公等器井字則有稱作井伯井公井叔之器頗多㚤井乃各爲一族也井侯乃左傳僖公二十四年中所見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之邢其族乃周公之後據金文亦可知也麥方彝有隹十又二月井侯征嘱于麥麥易赤金用乍鼎用从井侯征事用鄉多□友

此一井侯征即征盤中征乍周公障彝（二一二頁）之征封征於邢時之册命即麥尊銘所記之事也

関於邢地大系以為在今之河北邢台縣之西南襄國之故域也邢有二地說文云邢周公之所封地近河內懷即左傳宣六年赤狄伐晉圍懷及邢丘之邢邢丘即今之溫縣之地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平皋下應劭注有邢侯自襄國徙此邢台為其初封溫為其後所遷之地其遷徙之時期不明金文分域編中引太平寰宇記謂北齊之武平開始从邢台之地有稱作邢侯夫人姜氏鼎之銅鼎出土云銘之字體為蝌蚪文又从銘有邢侯夫人之語則為時期頗後之器也

郭氏又據卯毀之文以為井㚔在豐之附近據卯毀則㚔季治理㚔之地郭氏以本器所見之麥嗣井侯之服乃从河內移封王畿故此銘即記其册命云然器銘並非記麥嗣井侯之位者也井侯與麥各為一族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五九○)

五九七頁五九癸殷林潔明謹<1578>

白川靜曰井金文除井侯外尚有井公井伯井叔井季奠井咸井等名古文審中以為文獻中之邢與此等井並非一國曰

井舊釋作邢誤凡鐘鼎文井白井叔黃伯思輩動釋為邢此但知邢為周公後不知井亦古國也且周公後國其字从邑

从井見說文何得以井當之今按左傳有子牙後碻非邢矣左傳僖公五年有虞之大夫井伯之名蓋與邢不同者也然金文中奠曾朱無匽等皆不从邑說文中則皆从邑从邑作者乃後起之字形也不過閔于井事實上亦有因時代之不同其統屬亦各異者也殷代有井方婦井之名與周初周公祉之被封為井侯者自是別國又在井伯井叔以下亦有將井字特別寫

作井者其中似有世系不同者也本器之井不必說當然是井侯征（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二九－六三○頁、○參尊林潔明譯）伏卩〉

徐中舒曰「井法也、帥金文从旨不从𠂤、井帥言以為法式而循行之、兩動詞連用」（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二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井帥宇誨」）〈2309〉

戴家祥曰「井讀刑、左傳襄公八年「賞其德刑」杜預注、刑善也、井帥亦即帥刑、彔伯㦰𣪘「子=孫=其帥井受茲休」、虢叔旅鐘「旅敢啓帥井皇考威儀」番生𣪘「番生不敢帥井皇祖考不杯元德」禮記文王世子「武王帥而行之」鄭玄注「帥循也」宋爾雅釋詁「大

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〇頁墻盤銘文通釋」并「型帥李宇誨謀」）（文369）

裘錫圭曰「刑帥金文一般說成帥刑，就是遵循效法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并「刑帥宇誨謀」）（文369）

唐蘭曰「邢國是周公旦的兒子所封的，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說『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漢書古今人表『邢侯周公子』，又地理志，趙國襄國縣下注『故邢國』，是現在河北省邢台縣地。邢侯出劢應為第二代的邢侯（也可能是第三代，是周之孫或曾孫），第一代邢侯封于康王時，流落到英國去的邢侯簋（舊稱周公𣪘）說「唯三月，王命榮眔（暨）內史曰，𠓗（當賜與的意思）邢侯

服」就是始封時做的。榮又見孟鼎，是康王時大臣，銘文字體也和孟鼎接近。銘末說「用典王命作周公彝」，可以看出是周公的兒子初封邢時所作的，但是這個彝是不同的。後文說「唯歸還天子休，用龔義寧侯顯孝于邢侯」，既然說顯孝于邢侯，那就決不會是第一代的邢侯了。從這裏可以看到當時諸侯的繼承人即位，確是要得到王命的。白虎通爵引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于天子」，又說「明爵士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就是說每一代的諸侯，按禮是由周王重新任命的。（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五六—五七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二七作冊麥尊「王令辟井侯出砉侯于井」）(49)

參附錄下 wo2x 补字條。

李學勤、唐云明曰「關於邢國的初封位置，古書有不同說法，歷來爭議不決。漢書地理志趙國襄國下云「故邢國」，杜預注左傳也說邢在「今廣平襄國縣」，即今河北邢台。但他們都沒有說明邢國的始封就在當地，到了元和郡縣志才詳細說「今邢州郭下龍岡縣，古邢國也，周成王封周公子為邢侯，後為狄所滅，齊桓公遷邢於夷儀，今邢州城內西南隅小城，即古邢國」。這是邢國始封的第一種說法。

說文「邢，周公子所封，地近河內懷」。續漢書郡國志河內郡下云「平皋有邢丘，故邢國，周公子所封」。平皋邢丘在今河南溫縣東，這是邢國始封地的第二種說法。

兩種分歧的說法，從表面看，第二說似乎較古，較有根據，歷史上有不少人曾反駁此說，如後漢書注引臣瓚云平皋的邢是

「立名也，非國在襄國西」。清代邵瑛的說文解字群經正字、徐灝說文解字注箋等書也都指出許慎的錯誤，但仍有很多人沿用說文、續志的說法，劉節作古邢國考（見劉節古史考存）又誤為邢原在肇洛之南。

早在北齊武平初年，今河北邢台地區即曾出土過五件邢侯夫人姜氏鼎，（見金文分域編。又汲冢所出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即今穆天子傳卷六，有邢侯曹侯同弔盛姬之喪的記載，邢曹並稱，邢也應在邢台。）不過這五件鼎久已亡佚，不能判定年代，無法作為周初邢國位置的證據。這次元氏銅器的出土，銘文明確記載戎人大出於今元氏縣境的泜水流域，邢侯出兵搏戰，有力地證明邢的初封就在今河北邢台。（邢侯簋云周王令「蕫井侯服」，即任邢侯為主官，故該器出於洛陽。）

邢國的歷史始終與戎狄有關。後漢書西羌傳載，周室東遷，秦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襄公攻戎救周。「後二年，邢侯大破北戎」。這條重要史料當出於古本紀年，臣謹按邢侯所御的戎，我們以為也是北戎，北戎在西周時久已存在，西羌傳曾提到周宣王三十八年，「晉人敗北戎於汾濕」，春秋時，北戎侵鄭侵齊，一再成為周諸侯國的禍患。杜預把北戎和山戎無終混為一談，誤為在今河北盧龍一帶，和臣謹按所述戰役的地理形勢對照，山戎如自盧龍往元氏，必經周朝的重要諸侯燕國，那時燕國雄鎮北方，不會容忍戎人南襲，所以杜預的說法是不合理的。

江永春秋地理考實比較正確地解決了這一問題，他說「今按釋例杜以北戎、山戎、無終為一，皆為今直隸永平府地，去鄭甚遠，何以侵鄭？此北戎當在河北（黃河以北），莊二十八年之大戎、小戎，今考其地在太原之交城，成元年之茅戎在解州平陸北，

戎蓋此等戎耳，北戎是散居晉國境內的一種民族，多數在今山西省東部和東南部，臣諫簋所記，應即北戎東出井陘南下，以致威脅邢國。周平王時，北戎乘周室危弱之機，由太行向南發展，又被邢國擊破，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邢國的建立本來就有遏制戎人，作周朝北方屏障的作用。

邢國以北的軝國是周朝的同姓還是異姓諸侯，目前還不知道，邢侯命諫率領亞旅居處於軝，成為軝國的執政，目的很可能是監督軝侯，把軝國變成邢國的附庸。軝與北戎有無關係是有待將來探討的問題。

春秋前期，白狄通過晉北進入太行山區，公元前六六二年，狄人伐邢，六六一年，齊軍救邢，六六〇年，狄人滅衛，六五九年，齊宋曹救邢，遷邢國於夷儀，（參看蒙文通周秦少數民族研究）由此可見，邢國一

旦覆亡，勢必直接危及衛、齊、宋、曹等華夏諸侯，又是由於齊、晉強盛，狄人的勢力未能進一步擴展，邢、衛遷於黃河以南，以後故地為晉人占領，這時北戎已經退居今山西北部，建立了代國，最後在公元前四五七年被趙國吞滅，即後漢書、西羌傳所說「趙亦滅代戎，即北戎也」。

我國從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河北石家莊地區在先秦時期，戎狄與華夏勢力縱橫往來，先後建立過不少諸侯國，不同類型的文化在這一地區交錯融會，有著豐富復雜的歷史，需要我們深入探討，元氏銅器的出土，為我們揭開了歷史帷幕的一角，相信隨著本地區考古工作的發展，還會有更多的發現。（考古一九七九年第一期五九頁又八八頁，元氏銅器與西周的邢國）

周法高曰「唐蘭謂麥尊「王令辟井侯出𠟭侯于井」出𠟭為邢侯之名，與諸家說𠟭為地名者大異，蓋因唐氏以為「邢侯出𠟭應為第二代的邢侯」，若解為邢侯自𠟭出侯于邢，則通常以為乃周公旦之子時所作，而麥尊銘中有「王在㡯」之語，唐氏以為與睘卣「隹十又九年，王在厈」，趩尊「隹十又三月辛卯王在厈」均同時所作，為昭王南征時器，故不得不以出𠟭為第二代邢侯之名也，李學勤雖附和唐氏睘卣、趩尊乃昭王時器之說，然於麥尊之𠟭仍以為地名，唐氏復謂「既然說顯考于邢侯，那就決不會是第一代的邢侯了」，按麥尊此數語，諸家斷句及解釋不同，兩考四。「負用龏義寧侯䫉考于井，侯作冊麥易錫金于辟侯」，「井侯」二字分屬上下句，為其缺點，兩考云「言侯之作冊之麥被錫金于我主井侯也」，語涉牽強，吳闓生、白川靜斷句與兩考同，

双選卷上之二頁廿一「用龏儀寧侯遹」言乃參述所以邢侯恭敬安寧邢侯受天子之寵也。䚄考孝于邢侯（孝克鼎「孝于神」）。䚄以為此二句乃用麥之口氣贊邢侯，亦頗可通。唐氏以為此句之邢侯乃指第二代邢侯之父，未免牽強。

〈又4〉「井叔內入右師家」〈又17〉「口口井」〈又50〉「嗣馬井伯䫉右」

〈又197〉「井白焚白尹氏師俗父遣中」〈又290〉「井邢侯厚搏戎」〈又290〉「

用井型乃聖且祖考」〈又307〉「井刑帥宇于誨」〈又337〉「衛呂」〈又349〉「邦君

厲吉于井邢白伯」〈又337〉「井邢白伯」〈又337〉「井邢人偈偁」〈又369〉「

井叔內右師宋」〈又433〉「䜌乍井姬用鼎」〈又434〉「䜌白乍井姬寠鼎

」〈又435〉「井姬歸亦列祖考麥公宗室口」〈又438〉「佳䜌白乍井姬用

鼎毀」〈又436〉「䜌白乍井姬用齎甗」〈又446〉「䜌白㚸井姬用盂鏟」

〈又480〉「井白入右毀立中廷」〈又497〉「豐井刑叔乍白姬障毀」

0670 邢

丮 刑

㝅盤〈2927〉

丮 子盉 子禾

〈3020〉丮 史牆盤〈2309〉

周法高曰「史牆盤」廣𢽾（批）楚荊（荊）」唐蘭如此釋，見唐氏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二頁），蓋釋為刑讀為荊。其他諸家逕釋為荊，不如唐氏之細密。參卷一第〇〇三號荊字條。

〈2309〉「廣𢽾（批）楚荊（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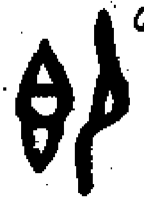
刱

刱 金文以为荆字

遇伯簋 荆字重見

周法高曰：「此乃荆字，金文編重見於刱字下，非也。故古文字類編二九九頁及古文字字形表二二頁均將遇伯簋收入草部荆字下。參卷一〇〇八荆字條。說文卷五下井部：『刱，造法刱業也。从井，刅聲，讀若創。』初亮切。古文字字形表一九三頁刱字下收中山王壺𠭯字，已收入卷十3694，並從張政烺說為：『𠭯，从立，刅聲，疑讀為創。』」

 a

卽 盂鼎〈0576〉



中山王譽壺〈X286〉



衛簋〈X335〉

張政烺曰：卽，讀為次。《說文》垐古文作堲。《尚書·康誥》：「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荀子·宥坐》、《孔子家語·始誅》引，次皆作卽，是卽次音近通假之證。（《古文字研究》第二二〇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

壺銘「其卽（次）旻得民」〈X286〉

〈X1〉「卽△立（位）」〈X4〉「卽△立（位）中廷」〈X21〉「卽△位」〈X21〉「遲公入右師獲，卽△位中廷」〈X52〉「卽△立（位）」〈X131〉「卽△立（位）中廷」〈X188〉「小臣邁卽△事于西」〈X192〉「益公內（入）卽△命于天子」〈X284〉「焚伯右衛內（入）卽△位」〈X280〉「其卽△（次）旻得民」〈X300〉「走白（伯）入右卽△」〈X300〉「卽△敢對揚天子不（丕）顯休」〈X300〉「卽△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X321〉「卽△立位」〈X305〉「卽△立（位）」〈X340〉「卽△立（位）」〈X369〉「卽△立中廷」〈X407〉「員卽△

其服」<7480>「即△立」<5917>「即△立位中廷」<7335>「即△立位」





既 邛卣〈27.20〉



乙 衛鼎〈又338〉

a 赤塚忠曰：䭃即既字，然應解為同音之饋餽之意。（殷金文考釋十三頁邛其卣第一）林潔明譯〈27.20〉

李學勤曰：「這幾句裡還有三個既字，都應訓為盡。如果將既亦訓為也，既釋為已，經文句就很難通讀了。」（古文字研究第一五三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亦茲五夫亦既卪乃誓」〈又341〉

〈又1〉「隹王九月既生霸甲寅」〈又21〉「隹(惟)王元年四月既生霸」〈又22〉「隹(惟)王五年九月既生霸壬午」〈又52〉「先王既命女」〈又98〉「昔余既令汝」〈又158〉「隹王十月既吉曾伯从寵自作寶鼎用」〈又211〉「隹正二月既死霸壬戌」〈又226〉「隹八月既望戊辰」〈又279〉「唯王

月既生霸庚申」〈0294〉「隹唯珷武王既克大邑商」〈0297〉「君在𪫺
𪫺既宫」〈0309〉「雩越武王既𢦏斬殷」〈0315〉「隹六月既生霸乙卯
」〈0321〉「隹四年二月既生霸戊戌」〈0331〉「雩越王既𢦏殷」〈0335〉「
隹唯廿又有七年三月既生霸魄戊戌」〈0336〉「隹唯三年三月既
生霸魄壬寅」〈0338〉「隹唯九年正月既死霸魄庚辰」〈0340〉「隹唯
十又有七年十又有二月既生霸魄乙卯」〈0340〉「隹唯九月既望
乙丑」〈0341〉「隹唯三月既死霸魄甲申」〈0341〉「今女汝亦既又卲
御誓」〈0341〉「女汝亦既从辭辭从誓」〈0341〉「亦既卲御乃誓」〈0508〉
「隹卅又三年八月既死辛卯」

0674 

[a]
冟 毛公鼎 <0680>
虎冟熏裏

[b]
彔伯簋 <1380>

[c]
吳方彝 <2444>

[d]
[illegible]鼎 <0671>

[e]
師兌簋 <1385>

[f]
番生簋 <1387>

f 白川靜曰：从虎冟為虎韔者阮元之說也孫詒讓釋作䄙然从聲義上言二說皆有難處大系曰

虎冟即詩之淺幭冟乃从㒵冖聲……周禮巾車作䄙儀禮既夕禮禮記玉藻少儀均作幦均音近之字凡言冟必及其裏裏之色或朱或熏或幽可見冟之為物其裏亦在當觀瞻之處詩言幭禮記䄙幦均不詳其所在毛傳說為覆軾之物文例正同幦字又通作幭詩大雅韓奕鞹鞃淺幭毛傳云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覆式即軾然則此文之虎冟即詩文之

鄭注說爲覆苓之物均不類說文則訓幭爲蓋幭訓幦爲髤
布推許之意乃謂與蓋之幭以漆布爲之也知者許于幦引
周禮駹車大幦是明知髤爲車上之物而幭字之見于詩與
曲禮者亦均車上之物則蓋幭自爲與蓋蓋冪無疑今以彝
銘徵之許說至塙凡彝銘言車上飾物應有盡有獨與蓋未
詳而言冟必及其裏則冟非蓋冪沒屬蓋冪以漆布爲之虎
冟乃冪上畫以虎紋也詩之淺乃假爲虦禮之犬鹿羔狗者
均謂畫紋
積微居亦解冟爲幦引玉藻巾車之文然與以犬鹿爲畫文之
郭說不同以爲此乃言其皮質也曰
按凡羔鹿犬然豻者皆是獸名乃舉其質言之謂以其皮爲
之也此云虎冟與玉藻之羔幦鹿幦巾車之犬冟然幎豻幎

淺幭此以萃圖與虎冟連言猶詩文以鞹鞃淺幭連言也」器

文作冟者……與幦幎音同故假冟為之也」

郭氏以為車輿之蓋冪揚說以為覆笭也者然以其大小及用

途觀之以覆笭之說為是也」虎鹿亦當是言皮質也」以西萃書

較以下皆為用于較軾等車輿前部之革製附屬品也」（金文通

釋第十七輯二一七—二一八頁九二叔伯戒段林潔明譔）〈1380〉

郭鼎堂曰冪即彝銘錫車輿時所常見之虎冟字余釋為

冪今得其証矣古者凡尊彝觶壺簠豆簠簋之類皆有冪

車之蓋亦謂之冪今此單獨以冪為錫殆是帷帳之類也

（兩攷九十三頁守宮尊「冪(冪二)」）

「冟車父下寶壺永用享」〈9380〉「虎冟幎帍𧝑偉幃」〈9380〉「柔

冟〈3061〉「幎」〈9380〉「金𨞙虎冟幎」

273-47

 003

 a 壺

大方彝 <2446>

 e

盉卣

七 白川靜曰：「鬯令彝中有鬯金小牛，鬯酒之義，東者蓋東絲之畧，多言帛束束絲于氏以鬯束為一語，義為香草一束，他器中無此例，仍當避免無同語例之解釋。」（金文通釋第七輯三九三頁）

三五 盉卣 林潔明譯

<298>

「錫汝鬯鬯一卣」

鬱

0676

[glyph][a] 鬱 陳夢家釋集韻 [glyph][b] 孟載父 [glyph] 叔趞

古作欝 叔卣欝卣(2716) 作鬱壺(2783) 父卣(2293)

于省吾曰：「周初器叔卣的「賞叔欝鬯」，欝字作欝；小子生尊的「易金、欝鬯」，欝字作欝（此器見西清古鑑八、四三。欝字誤摹作欝，鬯字誤摹作首）；孟載父壺的「孟載父作欝壺」，欝字作欝。陳夢家謂：「集韻鬱的古體作欝，字彙補引作欝。雖係很晚的字書，却保存古形。此兩書的鬱字省鬯从司，都和金文極相近似而稍有譌誤。」（西周銅器斷代三）按陳說是對的。但是，集韻和字彙補二書的鬱字作欝不作欝，這是陳氏的誤寫。又在集韻之前，汗簡引王存乂切韻已有欝字，陳氏失檢。不僅如此，陳氏還不知道甲骨文已有欝字。第一期甲骨文的「貞，令生欝」（林二・一

八·一七，即前六·五三·五。又前六·五三·四，文同而稍殘），𢔫字作𣛭，與叔卣「𢔫鬯」之𢔫形同。前引小子生尊和孟截父壺的𢔫字下部多出二小横，這和春秋時弓鎛的戒字作𢦔，以及西周金文尸（夷）字到了晚周作𡰥（詳釋人尸仁尼夷），其例正同。至于鬱字，汗簡引王存乂切韻和集韻入迄均作𩰪，其譌大為缶，譌彐為司，均由形近所致。

甲骨文的𢔫字从林从𡯁，𡯁字作𡯁，上从大下从勹，勹即伏之本字（詳釋勹𠣘匍）。由此可見，𢔫字从𡯁，下象一人俯伏于地，上象人正立踐踏其脊背。其从林，當是在野外林中。這和甲骨文𡰥和𡰥所从之尼作𡰥，象一人坐在另一人的脊背上（詳釋尼）。……𢔫乃鬱的本字。古代典籍訓鬱為塞為怨為困，鬱為鬱結為鬱鬱不樂，習見迭出，都是鬱字的引伸義。甲

骨文祭祀用鬯者習見，但不用𣡕鬯。周代金文有𣡕鬯，典籍皆作鬱鬯，而說文以鬱為本字，訓鬱為木叢生，殊誤。鬱鬯是舂搗鬱金香草，煮其汁以調和鬯酒，氣味濃鬱，統治階級用以誘神乞福（詳孫詒讓周禮正義鬱人）。總之，鬱之初文本作𣡕。……甲骨文的「令生𣡕」兩見，文辭簡略，義訓待考。本文由于𣡕字的構形，甲骨文和叔卣完全相同，和小子生尊孟載父壺大同小異。但是，甲骨文的𣡕字為舊所不識，故解釋之，並對陳說加以補正。（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二〇六－二〇八頁釋𣡕）

吳匡曰：叔卣（商周金文錄遺161甲乙稱叔毁，陳夢家斷代稱史叔隋器有

[illegible]

字．銘云：

王姜史叔吏于大保，賞叔▢鬯白金……

字陳夢家斷代(三)釋鬱。碻不可易。卜辭亦有此字，孫海波甲骨文編，李孝定甲骨文字集釋收入待考，今知亦為鬱字。卜辭云：

……午……令往▢ 前六．五三．四

貞令往▢ 前六．五三．五

字在此為地名。地望不詳。卜辭又有

𣏟

字，卜辭云：

戊午卜家貞呼雀往于▢

戊午卜家貞弗呼雀往于▢ 合三〇二

貞呼兔往于図

弗呼兔往于図 合二二四

𣛭與樊顯為一字，𣛭之增人字偏旁作樊，猶棘之增人字偏旁作𣚐，方名故也。鬱从大林，故為蘊鬱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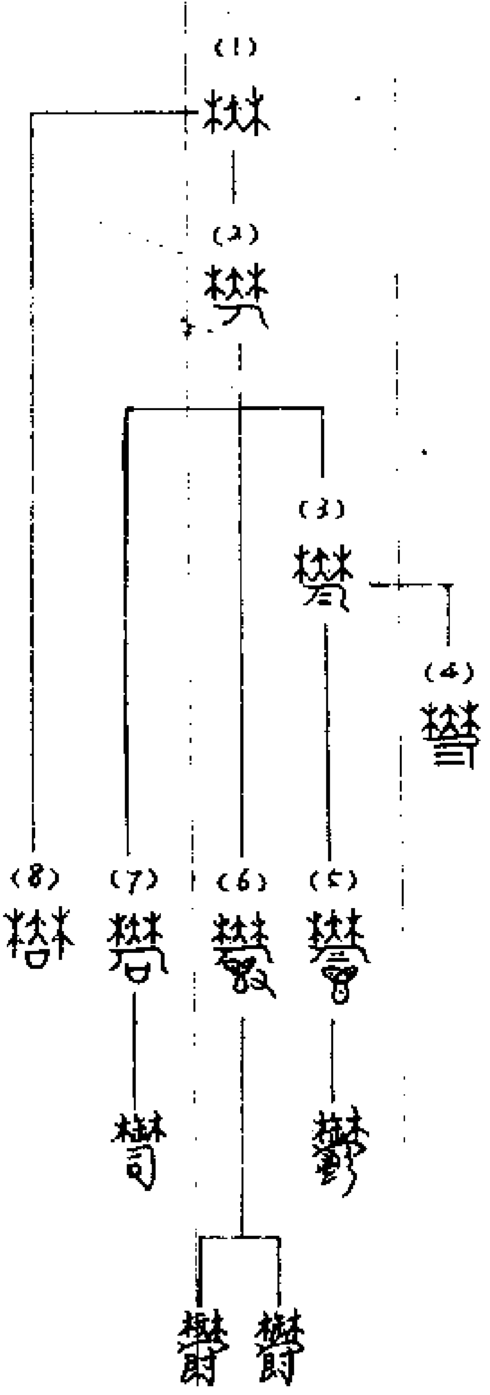
西清古鑑收有小子生尊銘，亦言鬱鬯，陳夢家斷代(三)鬱字作

[illegible]

其作个者為大之形譌(或誤摹)，人下二點，或象汁液，於日後鬱字形變關係至切。孟載父壺(三代十二·八)鬱字作

[illegible]

即由是。小篆鬱字旁之彡，亦無非由此。至鬱字其他各形，其由來亦不無可說。



(1)(2)(3)(4)四形或見卜辭或見西周彝器已詳上文。(5)增皀字偏旁即成(5)形。日後人字變為乛(此亦習例)又譌為缶人下二點成為皀旁彡此即鬱字說文以彡為飾不確。皀或可增又因得(6)形。日後大譌為文得鬱大譌為缶得鬱前者見漢周憬功勛碑。後者見魏公卿上尊號奏碑。曰為器皿與皀同意。(2)增曰形得(7)。汗簡鬱字作鬱即由此。日後集韻因之。

楙𣛭既為一字，𣛭可增口，楙自亦可增口，此為(8)形鬱字各形大字多譌為缶，或與此形有關，惜無由舉証耳。

(8)形疑即鬱簋(三代六·50)

𣡕

字(容庚金文編附錄下22，詁林1831頁)各家或釋去，或釋楚，或釋蓋(奄)俱有所缺，未能全洽人心。銘言五代囚侯鬱在卜辭亦為地名，鬱侯不見載籍，然彝器中侯伯之不見載籍者豈僅此而已。(說鬱)

唐蘭曰：「𣡕字從林從夸，即奇字，象騎在人背上，後來騎馬的騎就是由此發展的。𣡕即椅字，從林和從木同。說文：「椅，梓也」，是梓木的一類。此處借作鬱鬯的鬱。金文常見鬱鬯，晉壺和輕庚鼎並作𣡕，從巨聲。𣡕從奇聲，奇巨一聲之轉。書文侯之命「用賚爾

秬鬯一卣」說文「𩰪，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也」秬是𩰪的或體，實則秬是黑黍，𩰪則用黑黍來做的鬯，陳夢家據集韻鬱作欝，而釋⿱林亏為鬱，實則⿱林亏和欝除從林外，毫不相似，貄彝有「⿶凵田卣」⿶凵田是⿶凵田字之省，實即鬱鬯之鬱的本字，而⿱林亏鬯則是𩰪鬯，釋為鬱是錯的（古文字研究第二輯二二一—二二三頁論周昭王時代的青銅器銘刻，上編玉叔卣「賁（賁）叔⿱林亏（椅）鬯，白金，楚（𣐈）牛」）(2716)

周法高曰「唐說甚怪，又謂⿱林亏（椅）借作𩰪，亦不可信」

(5293)「余⿰子兄（兄）為女（汝）茲（茲）小⿱林亏（鬱）彝」

0677 

 a

爵 象形

爵爵 〈1769〉

 b

父癸 卣 〈2537〉

 d

史獸鼎 〈0652〉



伯公父勺 〈2498〉

〈2498〉「白(伯)公父乍(作)金爵」

〈2644〉「爵且丙」

0680 饙

從食

宰𡨦簋 〈1080〉

井餗父 〈0057〉

〈X93〉「伯喜父作洹饙△簋」〈X95〉

〈X221〉「楙車父作琱姞饙△簋」

「自作饙△盂」〈X318〉

〈X458〉「新邍作饙△簋」

「胄自作饙△盨」

〈X417〉「自作饙△盂」


[a]


[b]

飴 說文籀文



飴从異省 籀蓋〈1341〉

堇鼎〈X472〉

李學勤曰[a]中國古代青銅器選25.北平琉璃河所出堇鼎有𩜳字,即說文飴字籀文𩜳[b]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1309〉

周法高曰[a]文物一九七八年第四期二六頁有堇鼎銘云「匽侯命堇饌太保于宗周」〈X472〉見魯琪等北京市出土文物展覽巡禮 釋此字為饌作動詞用.按說文卷五下食部「飴,米櫱煎也.从食台聲.𩜳,籀文飴,从異省」與之切.玉篇「饌,同飴.說文通訓定聲「飴.段借為遺.實為饋.漢書劉向傳.飴我釐麰.注.讀與貽同.」

0683A 飯



飯

公孫窹壺〈22,0〉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九七頁飯字下有公孫窹壺，今據補見文物一九七二年第五期一二頁，齊文濤概述近年來山東出土的商周青銅器，銘文云「公孫窹立事歲飯者月，公子土折乍子中姜𩰫之般壺……」說文卷五下食部「飯，食也。从食反聲。符萬切。」

〈22,16〉「飯 音月」

0684 飤

飤[a] 父乙飤壺〈1910〉 中山王譽壺〈0286〉 鄂君啓節 舟節〈又2〉 王孫誥鐘 鄂之飤鼎

張政烺曰：飤即飼，乃以食食人，疑此處飲字亦是以酒飲人，皆言王出遊時餉民以酒食。（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四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壺銘「氏是以遊夕飲飤」〈0286〉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九七頁飤字下收王孫誥鐘鄂君啓節舟節：中山王譽壺新鄭戰國墓鄂之飤鼎。今據補。

「毋（毋）舍桴飤」〈又2〉「毋（毋）舍桴飤」〈又3〉「自作飤〈又56〉鉼」〈又82〉「自作飤繁」〈又286〉「氏是以遊夕飲飤（飼）」〈又461〉「一粘飤之」〈又621〉

「蔡公子義工作飤簠」



鑽　玉篇謂古文作⿸厂⿱夂艮

史墻盤（309）

唐蘭曰「⿸厂⿱夂艮玉篇鑽字古文，通纘。詩生民「纘戎祖考」，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說文「纘，繼也」」（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史墻盤）

二二　天子圂周⿸厂⿱夂艮纘文武長剌（烈）（309）

裘錫圭曰「⿸厂⿱夂艮為鑽字古文，見玉篇、集韻、汗簡等書。字或从尼作⿸尸⿱夂艮，集韻鑽字下亦有古文⿸尸⿱夂艮。蓋借鑽為纘，與盤銘同」（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二頁史墻盤銘解釋「天子圂恪⿸厂⿱夂艮纘文武長剌（烈）」）（309）

徐中舒曰「⿸厂⿱夂艮，玉篇以為鑽之古文，鑽與纘通，纘，繼也」「圂纘文武長剌」言善繼文武之長遠功烈（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

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天子圂屖文武長剌」）〈2309〉

戴家祥曰「屖同饡，玉篇一二〇子旦切，金文或作餴，从食算聲。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字辟文敨「用饡乃祖考事」孫詒讓云「其字從食算聲，即籑字也。說文饌之或體籑，古文通纂。祭統孔悝鼎銘，纂乃祖服，又云，纂乃考服，鄭注服事也，左襄公十四年傳王使劉定公錫齊侯命曰，纂乃祖考，此銘文餴乃祖考事，猶孔悝鼎云纂乃祖服，纂乃考服，左傳云纂乃祖考也」（古籀拾遺卷上二五頁）按孫說至確，算選聲同，故籑亦得為饌，書盤庚上、世選爾勞，俞樾群經平議，選當讀為纂，齊風猗嗟，舞則選兮，韓詩，選作纂，爾雅釋詁，纂繼也，選從巽聲，纂從算聲，既可通用，故巽聲之饌與算聲之籑亦得通用，同聲通假，字亦作饡

禮記中庸、武王纘太王、言繼太王之帝業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一頁墻盤銘文通釋「䜌𩞁纘文武長剌(烈)」）〈2309〉

李學勤曰「𩞁」玉篇云為饡字古文，此處讀為纘，說文「纘，繼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二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天子䜌𩞁文武長剌」）〈2304〉

周法高曰「說文卷五下食部「饡，以羹澆飯也，从食贊聲」則幹切。段注「玉篇曰𩞁者饡之古文」史墻盤借為纘」

0685 鐊

[a] 餳 从易說文或从傷 [b]〈1547〉居簋

省声作鐊 令鼎〈0660〉

a 白川靜曰餳郭氏只釋爲揚然此蓋指籍田之際之禮者也韓華解作饋饁之事曰詩載芟有嗿其饁思媚其婦知古籍田禮必有饋饁之事餳訓饋食爲近是矣攈古解作晝食者亦同然本爲含有儀禮性意味之事也積微居解餳爲觴讀乃其時賓主之間行獻酬之禮者也曰按餳當讀爲觴呂氏春秋達鬱篇云觴饗也噩侯鼎云王南征伐角潏唯還自征才坏噩侯馭方內壺于王乃祼之馭方晉王王休宴乃射馭方卿王射按噩侯鼎記王休宴而射馭方與王會射此銘記觴後王射有司與師氏小子會射兩文

情事相同知此銘之觴即彼銘之寔也二銘少異者此銘正

觴群下為君享其臣彼銘靈侯納禮于上為臣享其君而已

揚氏因李銘下文記鄉射之事故與之[illegible]連而釋觴為饗以

為饗宴之義也更曰

古人饗射二事往往相因儀禮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如鄉射之禮此射以樂賓因燕而[illegible]也鄉射大射之射皆於賓主獻酬之後行之射後鄉[illegible]並有坐燕而大射坐燕時或復射此因射而有燕燕[illegible]射也兩銘所記先觴宴而後射與禮經次序符合其[illegible]燕[illegible]射以為樂相近也

在藉田之禮而行饗之事亦見于國語周頌諸篇[illegible]周語之藉田之記載觀之乃大功告終後之共食之禮[illegible]為伴隨神事性

之農耕之禮之一从而鍚解作鍚者不一定與國語中所云之儀禮相同楊氏所舉出之噩侯鼎之文乃燕射之禮與藉田無關也在此點柯氏引周頌而論者與事實相近如饋饎之事並非王者親自行之之事非記於器銘之重要之禮也據古中以鍚解作晝食者乃據說文下五鍚之本字之餘訓作晝食也然皆為饋饎之義从與下文之射事之關係言之鍚為相當於藉田之禮已終國語中所云之王歆太牢班嘗之庶人終食之禮者也禮記月令記躬耕之後于大寢執爵勞酒之禮似與國語所云共食之禮為較近於古禮者也(金文通釋第十四輯八一四一八一五頁七三令鼎林潔明譯(0660)

0686 饗

A



饗

宰出簋 不从食

鄉字重見

<4280>

<2141>

「用敢饗孝皇且祖考」



饕 或作叨

叨籀

周法高曰：古文字字形表一九八頁饕叨字下收叨籀，今據補。說文卷五下食部：饕，貪也。从食號聲。叨，饕或从口刀聲。饕，籀文饕从號省，土刀切。叨籀未詳所出。

⿰飠攸 从食攸聲，說文所無

中山王譽鼎 〈0287〉

張政烺曰：⿰飠攸，从食，攸聲，《說文》所無，疑即滫之異體，在此讀為修。《禮記·中庸》「修道之謂教」，注：「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傚之，是曰教。」（古文字研究第二三〇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0288〉·鼎銘「寡越人⿰飠攸（修）斆（教）備信」

〈0289〉 寡越人⿰飠攸（修）斆（教）備信

⿰食矣

⿰食矣 說文所無

⿰食夭殷（X290）

張政烺曰：⿰食矣从食矣聲。遠古定當作⿰食矢，矢即甲骨文矣（甲骨文編三四八頁）。金文早期作矢，稍晚作矣（金文編八二二—三頁）。周初金文又有𨒅（金文編九三四頁，凡五見），从辵矢聲，後來作⿰彳⿱厶矢（金文編七六八頁，凡三見）。牛、矢皆為聲符，蓋音讀歧異，另加牛旁使更明確。秦詔版疑字从子、匕、矣（偶猶有作矣者），匕即化字，亦匕、矣同為聲符，但已有少數匕變為止者（續金文編第十四卷二一頁）。這不是個簡單的字形訛變問題，也有聲音的關係。說文「疑，惑也。从子、止，矣聲」，段玉裁注欲改為「止聲」，可見矣字形音屢變，而與牛、匕音近。⿰食矣不識何義，今依疑、牛、匕三音以求之，⿰食矣士蓋即義士。劉師培義士𨒅文考：左傳桓二年云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杜預以義士為夷、齊之屬。

蓋本史記伯夷傳，……至宋陳亮等以義士即多士，由周而言則為頑民，由殷而言則為義士。惠棟九經古義從之。……又佚周書商誓解曰：爾百姓獻民。度邑解曰：乃厥獻民徵主九牧之師，見王于殷郊。作雒解曰：俘殷獻民于九畢。孔晁注曰：獻民，士大夫也。其說近是，惟必得引伸。蓋獻民即儀民，乃殷之故家世族也。殷之于臣，世選爾勞（見盤庚篇），故入仕者均故族，而古代之禮又僅達于卿士大夫，故有獻民之稱。周遷獻民于九畢，猶劉敬語高祖遷齊楚大姓于長安也。此與多士篇所言互證，周公遷殷頑民于洛，所言多士亦即指獻民言，即左傳定四年所謂以殷民分賜魯衛者，亦即殷代之獻民也。（古竟集卷一）其說可信。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師古曰：殷士，殷之卿士也。京，周京也。言殷之臣有美德而敏疾，乃來助祭於周行

祿之事是天命無常歸于有德謂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是周王用殷士助祭不僅以其知禮且示亡國之戒厲王時周已享國二百年而周殷之界未泯則毛詩大雅蕩以後言文王曰咨咨女殷商非無據也㊀（周厲王胡簋銘文，見金器[illegible]（[illegible]）

周法高㊁金文詁林補[illegible]與附錄下冊以[illegible]

金文編九 張氏所釋未必是

三四頁 已

劉 𩞁 說文所無

陳喜壺〈X36〉

商承祚曰：「𩞁即說文䬳字，並見䬳鼓文，䬳𠭯作䬳。此將田省訛為田，丮旁省訛為𠬝（伯侄𠭯𠭯字从𠬝已近刀形），𠭯𠭯𩞁則省去丮旁，可見此字之義在食不在丮。䬳說文訓『食飪』，𠭯為

[illegible]

第三集四 [illegible] 歐[illegible]陳[illegible]喜壺二四 歲劉月己

酉」〈X36〉

石志廉曰：「歠月二字原拓本歠字食的上部已模糊不清。馬承源摹作𩞁

按此字實从卯从飲作歠，即飲字。說文：『飲，糧也。从人食。』卜辭作㱃，殷虛書契後編卷七下𩞁，殷虛書契菁華。河南安陽后崗南坡圓形殉葬坑出

土殷鼎飲字作㱃，襄鼎作𩞁，湖南長沙出土戰國銅鉢『大飲』二字合文書

為夆可證，飤即从卯从飤，馬謂𩟗月不知何月，按飤上从卯者，蓋即卯之繁體，飤有飲食吉祥之意，𩟗月即卯月也（文物一九六一年十期三十八頁陳喜壺補正）〈236〉

于省吾曰：「𩟗字金文贏霝德簋作𩟗，與此略同，說文：『𩟗，設飪也，從丮從食才聲，讀若載。』𩟗字從『甾』得聲，古從『甾』從『才』的字往往音近相通，詳拙著殷栔駢枝『釋𩟗』。金文陳猷釜有『𩟗月』，子和子釜有『𩟗月』，此銘作『𩟗月』，均係田齊紀月之異，與爾雅釋天紀月之名不符，宜以待考。」（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一〇期三五頁陳僖壺銘文考釋）〈236〉

黃盛璋曰：「第二行第三字原文釋作𩟗，摹本也从四，審視拓本其字不是从四，而是从虍，因此不應摹寫為𩟗，而應該寫成𩟗，

可能就是「飲」字（文物一九六一年第十期三六頁關于陳喜壺的幾個問題）〈又36〉

馬承源曰：「今試作考釋于後．

陳喜再立事歲，𩞁月己酉……

銘文多異體字，飲月不知爲何月」（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二期四五頁「陳喜壺」）〈又36〉

陳邦懷曰：「銘文『𩞁月乙酉』，馬氏說：『𩞁月不知爲何月』。案『𩞁』字上從四，下從飲；飲讀如飼，『𩞁』字乃『四』字之繁體。齊器以數字紀月此爲一例。又案齊器銘文尚有以地支紀月者，如『陳猷釜』銘『𩞁月戊寅』即『酉月戊寅』。『齊侯國差（佐）𦉢』銘『戚（王國維說戚下奪月字甚確）丁亥』即『戌月丁亥』（『𩞁』釋『酉』，『戚』釋『戌』，并用吳大澂說）。『子和子釜』銘『稷月丙午』，稷從女，禝聲（禝是『鬼』之古文，見甲骨文），齊陳

財」之說文解（十）當是「媿」字之繁體，「媿（愧）」與「未」古韻同部，可以通假。「魏曰丙午」，又曰丙午。上擧諸例，皆為齊器紀日之特徵

齊器紀載時之特徵不僅以是，如上所說之……某某立事歲，是當器所特有的紀年方式一端而已。（見文物一九六一年第一〇期三頁，封陳喜壺一文的補記）〈236〉

周法高曰：陳喜壺首字為孝，讀為釐，飤自用。靜金文詁林釋立二饗五六六頁從之，舌志寮釋獻。百說已見金文詁林十卷378（5850—0084）飤字後，今改引於此。

陳邦懷釋數，謂為四字之繁體，黃盛璋釋饋，于省吾、容庚亦釋饋，于省吾讀敦，張為此正，更起見另為一條。

〈236〉「數」已再

0689 合



a 合

召伯簋二 <1373>



秦公鐘 <2476>

<4767> 「郘合皇天」

0690 劍

戉王劍〈3048〉 ［鳥篆］ 䢔乳为劍

［鳥篆］ 越王劍「口戉越王丌北自作作元用之僉劍（劍首）〈970〉」

〈912〉「蔡侯產之用僉」〈970〉「口戉越王丌北自乍作元用之僉劍」

〈2413〉「戉越王州朱句勾自乍作用僉劍」

0690A

龠

龠

龠 讀爲論

中山王䜌鼎「龠論其惪德」

(0287)「龠論其惪德」

今

A[a] 今 大方義(2446)

A[b] (1522)大多

A[c]

A[d] (0676)玉本

白川靜曰「今說文訓作是時也从亼从乁乁古文及徐鍇以爲二文皆有今之義以爲乃同義之會意字句讀中曰今與亼乁皆平入疊韻是亼乁皆義又皆聲也」以爲同義同聲之會意段注以爲字从乁會意乁逮也乁亦聲徐箋則以爲所謂古文及者乃乙也曰艸木冤曲難出之義反之則已出矣此及時而生之意也疑疑則取及字之反字說曰及之本義後人及前人也反之便是自古及今之意亼者會集也古時事少及今而多也亦近於穿鑿

凡古今昨昔之字皆假借之義也文源以字之原義為含曰按亼丁義不可曉即含之古文亼為口之倒文亦口字今象口含物形含从今得聲音本如今含不吐不茹有稽留不進之象

舉出不言為噤常思為念等例曰

並有稽留象今為是時亦从稽留不進之義引伸以禁今之聲義相同也 以从今之字為例則含酓歙盦衾等諸字可以參考此等字中皆有加栓蓋之意字見於卜文金文乃蓋栓之象施之於酒樽則曰酓用為古今之字者聲之假借也說文中从今聲之字約三十文大概皆含有閉塞之義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五六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今 契文 金文

篆文(大徐本) 篆文(小徐本)

字形屋蓋下陰蔽物之形象也，故為陰之本字(參考金字項二五一頁)。近頃得見柯昌濟之殷虛書契補釋，知與余同說，即謂古無陰字，陰字之本字即今字也。案今字卜辭作今，象屋下日陰之形，即陰之本也，即此也。與金文最後一字比較，則篆文以小徐本為正也。然从乛字之音義觀之，大徐本亦不得謂之誤也。因此字乃陰之音故也。說文有乚字曰「匿也，象迟曲隱蔽之形……讀若隱」。乚形ㄱ形同為迟曲隱蔽之形也。是則今字从亼从乛(並為意符)乛聲(聲符)之字也。若以今為陰之本字，則契文中用作今日(用與現今同意者)全是借用也。說文說解此字曰「是時也」，是不知字之本義而以借字為本字也。

字音居音切此音為A音之轉
字義本為蔭之象形字也(漢字之起源一七五～一七六頁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今大保賞御正良貝」善齋稱此器為陽君大保爵蓋因將銘文誤釋作「丁亥今大保也」今專用于「今余隹」之形式亦有「今昆今敢」之用法然無用作附于官名之上作「今大保」之例亦可解作今日之意然亦不適用於此君作為大保之修飾語則為相對於「前大保」之語也)因與一般副詞之用法不同故今暫以為乃大保之修飾語(金文通釋第二輯八十七頁八御正良爵 林潔明譯 4849)

周法高曰通考第三七八頁(三七)御正卣爵此字亦釋「今」三代十六卷四一頁作

于省吾曰：「說文：『今，是時也，从亼乀，乀古文及。』段注：「會意。乀逮也，乀亦聲。」王筠說文句讀：「今與亼乀皆平入疊韻，是亼乀皆義又皆聲也。」徐灝說文段注箋：「乀即乙字，艸木冤曲難出之義。」林義光文源謂亼「即含之古文，亼為口之倒文，亦口字。亼象口含物形。」按今字甲骨文早期作亼，後期作亼，金文作亼或今。甲骨文作亼，為今字的初文，然則說文以為从乀，以及諸家的解說，均失去了依據。我認為，今字係从一亼聲（詳釋亼），說文：「亼，三合也，从入一，象三合之形，讀若集。」按說文从入一之說，殊誤。亼與集疊韻，均屬緝部。今字的造字本義，係于亼字的下部附加一个横劃，作為指事字的標志，以別于亼，而仍因亼字以為聲。（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五五—四五六頁）

釋古文字中附劃因聲指事字的一例

〈X1〉「又令△余曾乃令命」〈X5〉「令△余令女汝啇官嗣司邑人」〈X52〉「令△余唯黼先王命」〈X60〉「令△三半二廿少半廿」〈X98〉「令△余惟鑄熹」〈X287〉「至于令△」〈X331〉「令△膺夙夕虔敬」〈X141〉「令△女汝亦既又卸御誓」〈X341〉「令△大敵敢女汝」〈X341〉「令△我敵敢女汝」〈X341〉

自令△余敢夒擾乃小大史事

0692 

 七 毛公方鼎 <0680>

 善夫克鼎 <0662>

 史牆盤 <4207>

 讀為余 中山王嚳鼎 <2287>

 鄂君啟節 <82>

白川靜曰舍說文曰市居曰舍从亼屮象屋也口象築也以為屋舍聚合之意繫傳曰亼众集也段注則以為从亼者謂賓客所集也中象屋上見之狀句讀據宮部下七營字有市居也而以為說解之文乃市居之誤古本考曰

按御覽引作市居曰稅舍蓋古本如是周禮廛人掌斂廛布注引廛布者貨賄諸物邸舍之稅則稅字不可少然御覽卷一八一所引與今本同以亼為集合之意者與字形不合句讀以為

亼屋形也中茅茨也凡經言築者皆謂牆

六書疏證中亦取其屋形之說然此亦不合乎金文之字形古
籀篇以為古舍字有二形以為市舍之字與余之異文二形者
乃便宜之說也字在金文从今或余又从口口為載書之器也
金文之字形與言害字立意相近言字加辛於口示盟誓之意
害字加有把手之辛器于口以為害割之象舍亦有害割之意
故為舍命之意謂開啟祝册而傳命之也

令彝　明公朝至于成周徙命舍三事命眾卿事寮眾諸
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諸侯侯甸男舍四方命

小克鼎　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𠂤之
年

毛公鼎　厤自今出入尃命于外厥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
毋又敢惷尃命于外

「在毛公鼎銘舍命者謂册告而命專命者以此宣告四方也金文中又有用舍爲賜與之義者令鼎王曰令衆奮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十家舀鼎舍□矢五束散氏盤舍散田……我既付散氏田器等是其例也舍命之舍用爲賜與之義者蓋爲轉義从册告而讀賜與之命書而轉生者也舍爲以今開啟載書之意然字間或从余魏石經中尚存其字形釋例曰

从口余聲然則舍當入口部从口余省聲矣然余字固从八舍省聲也或魏人牽意加而畫乎

然舍余同字舍除之字从之舍之古音莊子知北遊篇中與度居故爲韻似與余音近也字義亦與捨除相近又亦通用作釋與釋通用之例經籍纂詁通訓定聲中多有舉例見于左傳之楚之令尹舍字子發又齊之慶舍字子之蓋因館止之義而名

字相應者也」其後多用為館舍之義又論語子罕子曰逝者如斯乎不舍晝夜止息之義也」關於舍字之形義見於載書關係字說論叢四集所收」(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五七—一〇五八頁林潔明譯

唐蘭曰「原作舍字，即舍字从口余聲說文反以余字為从舍省聲是弄顛倒了余予同音，作為代名詞的余古書常作予从余聲的舍字古書也常作給予的予，曶鼎余其舍汝臣十家散盤湄矢舍散田居簋君舍余三鐳趞舍余一斧均應讀為予」(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五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

張政烺曰「《說文》：「余，从八，舍省聲」。此則假舍為余。《爾雅·釋詁》：「余，我也」。」(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五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舍今」

「舍（余）方壯」〈0287〉

趙誠曰：中山銅器有三種寫法：一、作𠎝，接近於通常的形體。壺銘「余知其忠信也」即如此；二、作舍，即此處「今余方壯」的余字，下部从曰乃裝飾；三、作𠅏，𠅏字之簡體，鼎銘「毋忘余邦」、「至於今，余毋大而𢜩」即如此。同一人同一時期所鑄銅器，同一個字竟有三個形體，可見當時異體字之盛行。（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五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鼎銘「舍（今）舍（余）方壯」〈0287〉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此處亦隸定作「舍（今）舍（余）方壯」（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按趙說第一種寫法朱裘張皆隸定為余，第二種寫法朱裘張皆隸定為舍，第三種寫法朱裘張皆隸定為尒。今據三家之說歸入三字之下。趙說非也。

〈又2〉「毋毋（金△）栲飤」〈又3〉「毋毋（金△）栲飤」〈又89〉「（金）今（金）余方壯」

〈又309〉「二二武王則令周公（金△）圖宇于周」〈又331〉「武王則令周公（金△）萬民以五十頌處」〈又336〉「甚（金△）田十田」〈又336〉「甚（金△）田三田」

〈又337〉「（金）（金△）女汝田五田」〈又337〉「亟乃（金△）寓宇于氏厥邑」〈又338〉「（金△）矩姜帛三兩」〈又338〉「亟乃（金△）裘衛林晉里」〈又338〉「我（金）顏（顏）陳大馬兩」

〈又338〉「（金△）顏顏姒虞咨咹」〈又338〉「（金△）顏顏有嗣司壽壽商圖翻裘」〈又338〉「（金△）盠冒梯羝皮二」〈又338〉「（金△）遣虞官幎」

a 會 蔡子匜〈4738〉

儈 从彳 中山王譽壺〈9716〉

𨖷 从辵 中山王譽壺〈9736〉

胤嗣蚉壺〈9788〉

加藤常賢曰「會 金文

篆文 古文(說文) 古文(三體石經)

字形 說文作从亼从曾之省。然一見曾字，即知曾為甑之氣之上蒸之形，是則會字確从曾之省八之形也。故余以為此字乃从曾省从亼，亼聲，會意兼聲之字也。

字音 黃外切。亼為蓋之形，會為蓋甑之形也，而同時亦表示亼(原音為集，蓋乃轉音)之音者也。

字義 儀禮士虞禮注「會，蓋也」者，此字之本義也。即蓋甑為本義也。徐之古文从彡者，譌形也。三體石經之从彳者則是也。适中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會遇為俗之本義（漢字之起源二二〇—三二一頁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會文餘中釋作膾曰」莊子有宗膾胥侯」益即鄶大系中云

「會鄶省國風作檜鄭語妘姓鄔鄶路偪陽注云陸終第四子曰求言為妘姓封於鄶今新鄭也鄔路偪陽其後別封也平王東遷為鄭所滅左傳僖三十三年鄭葬公子瑕于鄶城之下杜注云古鄶國在滎陽密縣東北在今河南密縣東九五十里與新鄭接壤」

在克殷之初期對此方面作戰之事十分有可能不過此一會尚有吳其昌陳夢家二氏釋為曾之說吳氏云

「曾地在徐方境內為淮夷心腹肘腋說文鄫姒姓國在

東海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云繒故國禹後一統志故城在今嶧縣東八十里此當是曾國東境之邑也左氏襄公元年傳次于鄫杜注鄭地其地在今河南歸德府睢州南此當是曾國西境之邑也史旟與曾同屬潒公部下任戰于河南方面員又為史旟之部將則所克之曾殆為左襄元年所次之鄫也此以後曾遂助周人以抗淮夷故鄫世為淮夷病（左傳僖十六年注）故至宣王伐淮夷時曾伯霥遂為主力軍之一

此乃以其地在河南山東接壤方面者也然陳氏亦引漢志說文左傳以為此器所言之征役乃征伐東夷引括地志所言繒之故城在郯城之西淮水之北嶧縣之東八十里是也據以上諸說則郭說其地最近即嶧縣吳氏說稍遠至商邱之附近陳

說最遠，以為在山東嶧縣。然陳氏又介紹郭氏釋為會之說，今察其字與在曾器中之曾字字形不同，字確為會，故據郭說釋為會。疐鼎中言王伐東夷，史旗奉濂公之命出征伐滕，故吳陳二氏以此比定為山東方面之地。然於麻朔中吳氏以滕為鄒乃鄭地，以與本器之關聯而思之，則似皆為鄭方面之作戰。淮夷古稱東夷，亦稱南夷，淮水之上游以至淮河流域有很多小邦。如宗周鐘可見有東夷南夷廿六邦，亦此方面之夷系諸族也。中氏諸器中所言之南國亦非此南夷莫屬，以周初之有關征役之彝銘皆為山東方面之東夷者，乃由於以成王踐奄說為背景之先入觀所導致者。非放棄此種先入為主之觀念，就銘文本身嚴密地細察其意，蓋不可能使作為新史料之彝銘之價值充分發揮者也（金文通釋第五輯二二五—二二六頁

張政烺曰：「子遣，燕君名。《史記．燕召公世家》記燕易王卒，子燕噲立。《戰國策》、《韓非子》皆作噲。據《史記．六國表》其在位凡七年（公元前三二〇至三一四年）。讓國于相子之在公元前三一六年」（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五頁中山王礐壺及鼎銘考釋）壺銘「僪適曹（遭）郾（燕）君子徻不顧（辨）大宜（義）」〈2286〉

朱德熙裘錫圭曰：「子遣古書作子會，子噲讓位子之之事見戰國策燕策、孟子公孫丑下、史記燕世家（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七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3〉

趙誠曰：「徻，文獻均作噲。子徻，即燕王噲，公元前三二〇年即位，後讓位與相國子之。」（古文字研究第二五〇頁中山壺、中山鼎銘

文試釋」壺銘「倄（適）曹（遭）郾（燕）君子徻」〈2286〉

張政烺曰「會同《周禮》中常見，《論語·先進》「宗廟之事如會同」，注引鄭玄曰：「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一七頁「中山王嚳壺及鼎銘考釋」壺銘而僨退與者諸侯齒張長於逾會同」〈2286〉

趙誠曰「逾同即會同。古時諸侯朝見天子稱為會同，諸侯之間的盟會亦稱會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五一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而退與者諸侯齒張長於逾會同」〈2286〉

周法高曰「器也沆兒鐘「𨧴逾百姓」也王子匜「王子逞之逾盥」皆从辵乃東周新字」

張政烺曰「遼即會，譽壺「齒長於遼同」(兩見)，如此作。《毛詩·大雅·大明》記載周武王伐商時「殷商之旅，其會如林」，鄭玄箋謂「殷盛合其兵衆」。齊《詩》韓《詩》會作旝，《說文》「旝，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追敵也。《詩》曰：其旝如林」。壺文用《詩》與魯《詩》毛《詩》相近。」《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二頁中山國胤嗣好蚉壺釋文
「其遼(會)女(如)林」〈2028〉

朱德熙裘錫圭曰「詩大雅大明「其會如林」說文引作「其旝如林」」旝旌旗《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五〇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2288〉

李學勤曰「會，法律用詞。周禮小司寇：歲終則令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正歲……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又士師：歲終則

令正要會所謂會是記錄斷獄訟的計簿以告吏覬吏留于會意即將此案件結果記入會簿之中（古文字研究第一五四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吏智于會」）

諸〈2286〉「僩通曹趨鄧燕君子僭△不駁辨大宜義」〈2286〉「而從退與者侯齒張長於遺會△同」〈2286〉「齒張長於遺會△同」〈2286〉「鄧燕旗

故君子僭△」〈2287〉「鄧燕君子僭△觀叡奔夫豬婚」〈2285〉「其遺會△女如林」〈2287〉「乃呂以告吏覬旨留于會▲」〈2290〉「必會▲君符」〈2290〉「雖毋會▲符」〈2264〉「呂會▲父僕兒」

0694 倉

a 

倉 ⿱倉父盤 (14.50)

b 

⿱乳为簋 叔鐘 鎗鎗鎗鎗 (10.61)

加藤常賢曰倉

契文	金文	篆文
倉 倉	倉	倉

仝 奇字(說文) 仺 古文(汗簡卷上之一)

字形說文以爲由食之省形及口構成以口爲象倉之形然見契金文此釋誤也倉字之启正是启字启爲開之意故在此字中無作爲意符之理也故亼爲茸字屋頂覆之意也則此字乃从亼启聲之形聲字也

字音七岡切启表示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爲皀(許良切皀說文曰穀馨香也其形則爲簋中盛穀食之皀之形故也

字義收藏馨穀之所之意單取皀音之京字訓爲倉也即圜謂之囷方謂之京(說文

京者倉廩之屬（史記倉公傳音義
者此也）是則倉字之古音為京七岡切為聲之轉也）多以藏字
說明之者藏與京倉為同部之音故也（漢字之起源三四七—
三四八頁林潔明譯）

〈乂253〉

「六年奠倫矣嘗司稅向口左庫工帀全△倉庆冶君口造」

「七年奠倫矣嘗司稅史堅左庫工帀全△倉庆冶胥豫造」

〈乂254〉

入 a

入 古伯𣪘<2141>

人 b

<0676>孟鼎 人

師旂鼎 甲<221>

白川靜曰入說文曰內也象从上俱下也以為乃下垂之象繫傳曰

陰陽气入地則流散而集反

亦不見其象六書精蘊以為樹根之入地之象疑疑引其說曰

按出字許注象艸木益滋上出是出入二字俱取象于艸木也从上俱下之說自不如精蘊之確

徐箋通訓定聲等並从其說職墨別出異解以為乃芒刃之入物之象以矢束等字為其證文源曰

按从上俱下無入義象銳端之形形銳乃可入物也

亦同其說古籀篇以字為干之倒文曰犯而入下也以出入之

字取象於草木者誤也。出字本為發足之象，出行之意也。入在卜文金文並作入，罕有作㕣。有作雨旁下垂之形。易坎卦初六象傳有習坎入坎，失道凶也。乃坎道或土室之入口之象也。雨旁下垂者構架之象。詩大雅緜陶復陶穴，未有家室，亦此也。卜辭用為出入之義，卜入商、入邑之例甚多。又甲橋刻辭有甫入、百雀入五百，記納入龜版之數，即納入之義也。金文出入時或作出內，入內通用，入內納聲義相近，本為一系之字。入為土穴內為屋室之戶口也。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六三—一〇六四頁林潔

明譯

<又1>「焚白（伯）入右輔師嫠」<又57>「益公入右訇」<又24>「遲公入右
師𩛥即位中廷」<又52>「嗣馬井伯親右師𩛥入門立中廷」<又151>「

南宮乎（呼）入」〈Ｘ151〉「入門立中廷北鄉（嚮）」〈Ｘ151〉「似入堇（瑾）章（璋）」〈Ｘ300〉「趩白伯入右即」〈Ｘ304〉「榮白伯入右雁侯見工」〈Ｘ335〉「南白伯入右袁（裘）衛入門」〈Ｘ335〉「南白伯入右袁（裘）衛入門」〈Ｘ541〉〈Ｘ340〉「𤔲（嗣）司土（徒）毛弔（叔）右此入門」〈Ｘ482〉「井白入右㝬立中廷」

益公入右王臣」

内 井侯簋〈4376〉

鄂君啟節 舟節

「逾顕夏内入邔」〈82〉

中山王譽壺〈2280〉

ひ白川靜曰：其又内于師旂句，郭氏以内為内私之義，曰

謂今如不宜布，則是有私于師旅。内則内，魯而外諸夏，内諸

夏而外夷狄之内。

未得文義，于省吾曰

言師旅众僕弗堪厥罰，宜播遷之，今毋播遷，則於師旅必有

所輸納

以上文之三百乎為對众僕之罰，众僕不能納付之時，應將众

僕播遷，若免於播遷，則當命師旂負擔。云然將内于師旂解作

則於師旂必有所輸納，於文義上至為勉強。文錄解作今以罰

乎歸於師旅，然脫去對众僕之處置之内容，其義難知

積微居將部分亦解作緩刑曰

今弗克厥罰師旅之緩刑也今毋敕眾僕之緩刑也其事同

故文相類矣

或曰厥不从三字為句謂眾僕不从王征罪宜流放也厥右

征今毋敕其内于師旅者右讀為有謂適有征伐之事眾僕

姑無流放仍付師旅督率驅遣之也說亦通

此事伯懋父於師旅應罰者不責其即刑於眾僕之應流放

者姑緩其流放蓋皆欲激厲其人使之戴罪圖功也

楊氏將兩條均解作記緩刑加宥之處置者也然伯懋父之裁判前半命罰師旅後半為對眾僕科以播遷之刑而以其播遷之執行責任歸於師旅者也而不被播遷者命治籍而留於軍中也乃命之剝奪其身分者也並非緩刑之意(全文通釋第十

三輯七五九—七六〇頁六七師旂鼎林潔明譔<0615>

a 白川靜曰：內史何人不可知後期之金文中多有作內史某者初期中則幾不見其官名其職或為掌冊命之禮師虎毁趩觶豆閉毁等內史行冊命之禮甚多

楊氏亦以本器之內史為此一場合之冊命者曰：

王令燮眔內史者周禮春官內史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令將與井侯以職事故以命內史猶趩尊之王乎內史冊命趩也

不過在此銘中之內史應視為與燮同為受命者也 b（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五九四頁五九燮毁林潔明譔<1376>

白川靜曰：内國之語不見于他器，内與代連用，内代為連語之例見于散盤、陳騂壺。今讀作内國，乃王之直接統治所及之近畿之地也。(金文通釋第十七輯二〇四頁九一条衣卣林潔明譯

商承祚曰：郭釋内為納，夏内即為夏納祀。誤。内應與下文内灋江内湘等同，訓入(文物精華第三集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又2〉

商承祚曰："入"是從此水轉入另一條水(文物精華第三集五三頁鄂君啟節考)〈又2〉

盧連成、羅英杰曰：内師冊，頗費解。"内"多指王室内部事務。蔡段首，先王既令女乍宰，𤔲王家……今余……令女死𤔲王家内外……出入(納)姜氏令，可證。"内"亦疑為周禮之内宰。内宰下大夫，掌書版圖之灋以治王之政令。蔡段銘文亦言内宰職掌及服事範

圍此「內」可能即指王室宗京宮內宰，「師」金文多作軍旅義，說之師，眾意也，文從此意。（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三一頁陝西武功縣出土楚段諸器、楚段「𩰫弇番鄙宮內師舟」）

盧連成、羅英杰曰：「內叔𡨄父，全文未見，與㝬叔關係尚沒有明確線索，有可能為伯𢠸所嫁之夫，簋並銅器的主人，內，應為國族名，疑即芮叔，古芮國，武功地內當有芮叔成員的封邑田，此器屬西周晚期。」（考古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一三二頁陝西武功縣出土楚段諸器，內叔𡨄父段「內叔𡨄父作寶段」）

「內△入邙」〈又2〉「內△入瀆瀘江」〈又2〉「內△入湘」〈又2〉「庚鄙」

內△〈又2〉入洧資沅澧灃潛」〈又2〉「庚邶姚昜陽內△入灃潘」〈又2〉「女如

573-47 10A

載馬牛羊呂以出內△入闌闢」〈又4〉「井叔內△入右師寘」呼〈又22〉「信

生皇畫內△」〈又52〉「王乎內△史吳冊命師瘨曰」〈又133〉「王乎內△史

尹氏冊命師耤」〈又133〉「艾白伯內△入右師耤」〈又197〉「益公內△即命

于天子」〈又284〉「焚伯右衛內△即位」〈又286〉「以內△㽙絕邵召公之蓍

叢」〈又289〉「內△宮垣」〈又289〉「从丘欽足从至內△宮六步」〈又289〉「从

丘欽足至內△宮廿三步」〈又289〉「从內△宮以至中宮廿步」〈又293〉

「女汝執其用鄉饗乃辟軝侯逆覆出內△事使人」〈又335〉「王乎呼

內△史易錫衛載緇市敘」〈又337〉「內△史友寺芻」〈又348〉「王助姜史使

內△史友員易錫玄衣」〈又369〉「井叔內△右師宋」〈又484〉「內△史尹冊

易殺玄衣黹屯」〈又541〉「乎呼內△史貴冊命王臣」



a 赤塚忠曰：𠮛即卜辭中之

辛巳卜貞王其寧小臣𠮛叀乍冊商今日……（前四·二七·三）

小臣𠮛即其人也。𠮛之字由午及口構成，若如說文所云𠮛字乃千與口構成者，則因午與千為雙聲，故𠮛亦古字也。（殷金文考釋六一頁𠮛鼎（32）林潔明譯<0597>

周法高曰：赤塚氏說牽強不可從。



匋

能匋步〈2134〉



家蓋〈1334〉



蒙伯

蓋〈1344〉

〈6057〉「自作元鎰永匋用之」





鎣 或从金

伯百父鎣〈文28〉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二一頁、古文字字形表缶部鎣字下均收此字。說文卷五下缶部：『罃，備火長頸缾也。从缶，熒省聲。』烏莖切。段注：『按近人謂罌罃一字，依許則劃然二物二字也。罌大罃小，因各不同。』金文作鎣，蓋因其非陶器，故从金。」

〈文28〉「伯百父乍（作）孟姬朕（媵）鎣。」

PDF 文件使用 "pdfFactory Pro" 试用版本创建 www.fineprint.c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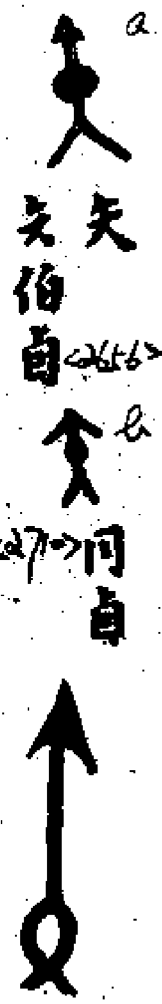
鑐 鑐 鑐 仲义父鑐 <2915>

黄孫鑐 <2520>

<777>「善夫吉父作旅鑐」

<又280>「唯曾白文自作□鄧鑐用征行」

<8520>「黄孫須頸子白亞臣自作鑐」


矢伯卣〈2666〉 〈2717〉同卣 矢爵

張秉權曰：「[glyph]（圖版貳拾陸 R11002，侯西 3.1001）銘文在鑿陰爵身，象矢之形，當是矢字，是作器者之名。金文矢作[glyph]矢伯卣、[glyph]同卣、[glyph]白䲻簋、季子[glyph]巨開簋、[glyph]子聖簋、[glyph]侯鼎、[glyph]趙簋、[glyph]害簋、[glyph]考簋、[glyph]師遽簋、侯父[glyph]簋，均與此形相近。在甲骨文矢作[glyph]鐵 128.1、[glyph]前 1.3.4、[glyph]後上 3.4、[glyph]乙編 4749、[glyph]乙編 7147，又有作[glyph]續 5.9.3、[glyph]乙編 5520、[glyph]粹 1426 者，疑亦矢字。在甲骨文中，矢是一個地方的名字，例如：

循矢方。續 5.9.3

在矢。粹 1421

癸卯貞，旬亡𡆥，在矢旬。粹 1426

前一條矢作[glyph]形，是第一期卜辭；後二條矢作[glyph]形，是第四期

卜辭,㚔(矣)在第四期卜辭中,也是一個人名,例如,

癸巳(卜),口矣自在王。

(勿)曰矣自在王。乙編4620+4804+5061 丙編待刊

又有一片殘辭,見子矣(㝵)之名,如:

口子口子矢口、京津2033

(殷虛出土青銅爵形器之研究九八頁

瓝爵兩形銅器銘文考釋一,爵形器矢爵)

〈1537〉「湯、泊、戈、弓、甬、竹服、矢、東、喪、婢、胄」

0703 䠶

 a

射 籀文 <1149>

 g

<0660> [illegible]

<又5> 「王才在射日宮」

<又117> 「射南自作其簠」


b

賣侯父戊簋〈4013〉


m

矢方彝〈2446〉



蔡侯產劍二〈文123〉



中山王譽壺〈2286〉

白川靜曰：侯，說文曰：春饗所䠶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天子䠶熊虎豹，服猛也；諸侯䠶熊豕虎；大夫䠶麋，麋惑也；士䠶鹿豕，為田除害也。其祝曰：毋若不寧侯，不朝于王所，故伉而䠶汝也。說解甚長。射侯之事，周禮天官司裘職：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又夏官䠶人：以下司弓矢，諸官中亦見。謂以身分而異其鵠，侯之象也。……卜文、金文之字形大概从厂，示屋檐堂廡之廡部者也，不从人形，亦非張侯之象，恐為在射廬中行射事之象，而以之為射侯。侯鵠之意者，殆轉義也。

字用為五等爵之名，卜文、金文之例皆其義也。古之五等爵名

尚無定稱郭鼎堂氏之金文所無考（金文叢考所收）已有詳論在金文中如宜侯夨段之侯于宜謂封建之際爲侯即其例也侯爲諸侯之通稱所謂五等爵之次第兩周期之資料中尚無表現關於五等爵號之起原意義不明之處尚多公爲有關祭事之稱號已見前述侯本來似是外服邦伯之稱也大盂鼎銘中述殷之滅亡之因曰

我聞殷墜命隹殷邊侯田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喪𠂤

小盂鼎銘亦有侯田之名蓋亦邊侯田之意也周初之令彝記始政舍命之禮曰

公命徣出卿事寮舍三事命眾卿事寮眾諸尹眾里君眾百工眾者侯侯田男舍四方命

諸侯與侯田男三者劃分對於三事命四方命之中含有諸侯

侯田男殆足注意此即相當於書之所謂外服內服者也書酒誥舉列外內服之別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

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君

內服者王要為行政諸官外服者則在王室之宗主權之下保留獨立的形態之邦族也即是在王室之直轄統治外之四方豪族也對王室保持政治上之內附關係者即侯之原始形態也

侯伯之制殷代似已有之卜辭多有其稱稱作侯者如杞侯禾侯虎侯犬侯周侯等為殷之異姓者居多其地望大抵在邊裔侯又有如侯光侯唐侯專等以侯冠稱之例即用為爵號之用法伯亦謂邊裔之屬醜有方伯連稱者……侯為封爵而稱其號

伯則恐爲自稱者也。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七二—一〇七四
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侯易亦是被動式。郭氏曰

二侯易語均言井侯被錫于王與下侯乍册麥易金于辟侯
同例。言侯之作册麥被錫金于我主井侯也。古文動詞用例
主動與被動無別，如小臣遯段小臣謎蔑曆眔易貝
侯易乃从受錫者之侯之立場來記述其事者也（金文通釋第
十一輯六三八頁六〇麥尊林潔明譯〈大卜〉

加藤常賢曰：庆 庆 契文 金文
庆 篆文

正如說文所云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象形字也。
字音乎溝切，余以爲此音乃从此張布之中有射的之鵠而來

鵠音轉為矦也」

字義鵠的也」

以說文為首在經典中皆訓矦為射侯然契文金文則皆用矦

字而不用侯字未驗聲求之曰

按矦侯各字矦射矦也侯五等爵也从人矦聲……古書借侯

為矦相承誤合二字為一耳 說文通訓定聲

是也」漢字之起源三九七—三九八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六〇頁矦字下收蔡侯產劍二」

「噩鄂矦△弟曆季作 作旅彝」〈又97〉「蔡矦△𪏆之用戈」〈又127〉「叙

矦△〈又59〉傻業」〈又226〉「王才 在 上矦△㡳 居」〈又115〉「蔡侯△產作畏口」〈又123〉「蔡

侯△〈又30〉「荀侯△作 作叔姬賸 滕般 盤」

產之用劍」〈又198〉「曾侯△中子游父自作𪓐彝」〈又208〉「㒸遷山谷

至于：侯。」〈Q213〉「眞侯△易弟叟嗣戟」〈Q214〉「陳侯△作嬀鱗媵壺」
〈Q228〉「不廷救者諸侯△」〈Q286〉「而優逑興者諸侯△齒張長於遼會同
」〈Q286〉「者諸侯△詹省貨」〈Q290〉「余弁𠂤皇辟侯△」〈Q290〉「隹唯用□
康令于皇辟侯△」〈Q293〉「女汝𩢪其用鄉饗乃群軝侯逆𤔲出內事
使人」〈Q303〉「齊侯△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Q312〉「井邢、侯△厚搏
戎」〈Q304〉「雁應侯△見工遺王于周」〈Q304〉「榮伯入右雁應侯△見工
」〈Q304〉「用作朕皇祖雁應侯大林鐘」〈Q305〉「陳侯△乍作王嬀媵毀」〈Q314〉
「令命乍作冊折兄毀望土于相侯△」〈Q362〉「南中仲邦父命駒父毀
即南者諸侯△逄師高父」〈Q485〉「陳侯△乍嬀鱗媵壺」〈Q454〉「齊侯△
乍作朕媵子中仲姜寶盂」〈Q492〉「匽侯△命堇饌太保于宗周」〈Q473〉
「匽侯△易錫白矩貝」〈Q490〉「曾侯△乙乍時用終」〈Q491〉「曾侯乙乍
時用冬終」〈Q492〉「曾侯△乙之寢戈」〈Q493〉「楚王酓章乍作曾侯△乙

宗彝」<X494>「曾侯乙寺」<X495>「曾侯乙之用戈」<X641>「侯賞攸

吳三朋」<X642>「侯賞復貝三朋」<X645>「匽侯賞復冂衣」<X646>「匽

侯」<X649>「㠱侯亞矢」<X708>「侯」<X723>「休朕公君燕侯易錫圍貝

」



矣 或从矢丩聲

中山王譽鼎〈2289〉

張政烺曰「矣，从矢，丩聲，疑讀為糾，義為糾正或糾合。勿義與弗不相近，勿糾構成一个詞，疑有混亂之意。（古文字研究第二二三頁「中山王譽壺及鼎銘考釋」鼎銘「開於天下之勿糾」）〈2289〉

周法高曰「朱德熙裘錫圭隸定作「開於天下之勿（物）矣」文物一九七九年第一期第四九頁平山中山王墓銅器銘文的初步研究 趙誠同。古文字研究第二五四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

張說似非，此字可能从矢丩聲，隸古音幽部，矣隸古音之部，二者可相通。聲紐均為舌根音，故糾可讀為矣，當為矣之異體字。說文卷五下矢部「矣，語已詞也。从矢，㠯聲。于已切。」



〈2846〉高辟



師高〈2475〉



鄂君啟節 車節〈X3〉



史牆盤〈2309〉

郭鼎堂曰「高丘、不詳。疑是高氏，在河南禹縣西南。左傳成公八年「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文史論集三四〇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庚高丘」〈X3〉

商承祚曰「譚其驤謂高丘疑當在水經淮水注中的高塘陂附近。今安徽臨泉縣南」。（文物精華第三集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庚高丘」〈X3〉

「庚高至丘」〈X61〉「高女又」〈X252〉「五年冥命韓口司寇張朱右庫工帀皂高冶君𨊠造」〈X255〉「八年冥命公先譬司寇史堅右庫工

市是高冶胥口造」〈8149〉「青靜幽高且祖」〈8339〉「不丕顯高且亞且」〈8333〉「追孝于高且辛公」〈8331〉「文皇且考高對爾剌嚴才在上」〈8362〉「南中仲邦父命駒父殷即南者諸侯達帥高父」



 a

冋 說文以为冂之古文，莘乳为絅，礼記玉藻禅为絅。師奎父鼎冋黄当读作絅衡。<0661>



師旋簋甲 <421>

白川靜曰：冂衣古文審釋作冕衣，郭氏亦依此說。然金文之賜與無冕與衣合言之例，冂當為絅之省文。（金文通釋第十一輯六四〇頁 麥尊 林潔明譯）<大9>

唐蘭曰：（上文見卷十三一六六二黃字條）第二，金文屢見「冋黃」，師酉簋「赤市朱黃中䌹」，「䌹」就是「絅」。詩經衛風碩人篇、鄭風丰篇都說「衣錦褧衣」，列女傳引作「衣錦絅衣」，禮記中庸「衣錦尚絅」，尚書大傳作「衣錦尚蘔」，說文「褧，檾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又「檾，枲屬，詩曰衣錦檾衣」，從金文看來，西周時代這個字作「冋」或「絅」，其他都是後起的形聲字，由衣服說是「褧」

由草本說是「蘋」由麻屬說是「綠」本草稱為「苘」麻就由「同」字而加上「草」字旁「苘」麻又稱為「白」麻。郭某認為是「貝母」是錯的，這是一年生的錦葵科植物莖皮纖細潔白可以編索織布但質地不堅固麻布生產比絲織品早在錦衣上加上苘麻的單衣所以說是「反古」金文「同黃」是用苘麻織成的「衡」鄭箋說「同婁黃」是「同婁」與「同黃」「婁」即「罾」字應該讀為「襄」說文「緶也」又「緶，緁衣也」漢書賈誼傳「緁以偏諸」顏師古注「謂以偏諸緶著之也」那麼賞給鄭的「赤韍」是用苘麻來縫緝下面的同時又有「絅」「衡」根據這些記載「衡」可用苘麻織成那麼「蔥衡」與「幽衡」應該是絲織的（毛公鼎「朱韍蔥衡玉環玉瑹」新解—駁漢人「蔥珩佩玉」說）

〈又5〉

「載市同黃」

〈又27〉

「易錫女汝赤市同黃」

市 兮甲盤

白川靜曰：市，說文曰「買賣所之也。市有垣，从冂从㇇。㇇，古文及，象物相及也。之省聲。」繫傳之文小異而文意相同。文首御覽八卷二七引作「買賣所也」，又卷一九一作「買賣之所也」。若據之省聲，則爲取說解之往之義者也。字見于兮甲盤（金文集三六五）者，蓋其初文也。盤銘曰：

淮夷舊我員晦人，毋敢不出其員其賣其進人其貯。毋敢不即師即市。……其隹我諸侯百生厥貯，毋不即市。

文中市字兩見。上例與師對文，蓋指交易納賦之場所也。周禮有司市之職，規定市之機能曰：

司市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

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

商賈販夫等其時間各異而行交易然正如有市朝之語清旦而往日中交易者蓋通例也

說文之正字恐為譌變之甚者也字形頗有疑問文源以其字形為从八了八分也了引也買賣者分而引之之聲者亦不確字恐以束為基本形蓋即所謂建標立候陳肆辨物（六典卷之二十）場所者也標識師之所宿者曰暕東為架兩木樹木以為標識者也市場亦樹之以標示交易之場所者也詩陳風東門之枌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有暗藏古代市之狀態者也如公開處刑亦於市行之兮甲盤之字形上加有止之形止蓋為聲符也正因此說解之謂之省聲者近是也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八四—一〇八六頁林潔明譯

央[a]

虢季子白盤〈2925〉 央

勇矛 中央

加藤常賢曰：古央 央金文 央篆文

字形。說文央字屬冂部。冂，象遠界也（說文）。央从之。从人在遠界之內。究是何意。實難於理解。至謂中央之意也。究是何意。皆為苦於了解之處。

檢視金文之用例，則有彤矢其央之語，固非中央之意。用為彤矢，即赤矢之形容語，故必然是紅色。赤色之意之借字也。在典籍中則央字用為中央之意歷然也。故余从字形思之，以為央字乃从大（意符）冂聲（聲符）形聲字也。大字在此不單表示人之意，而表示人體之意也。

字音於良切，冂表示此音。了解此音所表示之意義，則不能忽

略ㄐ字書於人體之肩上在肩上而被稱作ㄐ者含頸之外無有也、ㄐ音所表示之意義即巠音、直之意也、蓋頸為直形之故也、

字義、頸之古字也、

頸之李字之央用為中央之意者、禮記玉藻篇有頭頸必中、鄭注頭之容直、乃从頸之不傾向左右、直立於人體之中心而來者也、其後央專用為中央之意而有頸字、金文之形矢其央之央乃赬之借字也、赬說文作赤色也、又荀子正論篇其入于央瀆有殉其豬彘者、楊倞注央瀆中瀆也、如今人家之出水之溝、此央字亦借用字也、本字為窐、說文作空也者也、由此見之亦可知以央釋為巠之音者不誤也、若廣雅釋詁之央盡也、已也之解釋、渠央之連言、更有釋作旦也、从巠之音觀之、則立可判

明也从玊之音轉為央者則从耕部轉入陽部也央之音符卄音與玊音同韻(漢字之起源七六—七七頁 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說文央中央也从大在冂之內大人也央旁同意一曰久也段注以文首為央中也央為複舉未刪之字徐箋以央為誤衍韻會僅作中也繫傳說其意曰

凡大字皆象人之正立也故央字从大取其正中也旁字象四出故曰與旁同會意

中央之語見于禮記月令淮南子墬形訓詩秦風蒹葭亦有宛在水中央一曰久也蓋說明未央之語未央宮之瓦當刻文有長樂未央之語鏡銘之類亦多用為吉祥語古籀篇曰

人在中土者以得永住故亦為久義

然字非人在中土之象也

關於字形雖多用說文之解然若是其意則加冂于頭部者當爲可疑字例解作人荷物于肩之形然其說難以說明字義楊氏述林以H有遠界之義及户扃之意本有兩形之字也央字則爲

人依扃而立頭在H兩端之正中故央有中義云而以帚下七㷰下一。皆从H爲其證然此兩字之初文並非从門扃之象之字也

金文之虢季子白盤三七金文集六有王曰伯父孔顯有光王易乘馬是用右王易彤弓彤矢其央易戉鉞用征蠻方用爲旗旐之意詩小雅出車旂旐央央六月白旆央央傳曰鮮明貌不僅旗旐周頌載見亦有和鈴央央此央央與多見于鐘銘之雝雝雝其音鉠鉠之意是也皆謂[illegible]戚之狀水中央之央亦謂水勢決

然之處也唯此等用義多為擬聲語非央之初義也字之初義或與殃字之所从最為相近則央與方允之字同為表示架人而牲殺之之意者也方允為側身形央為其正面形也卜文之子央之字有時有作截頭形者方字亦有其形無者大腹斂口之器在架上者人之禍殃之大者也故謂之殃丁山之甲骨文所見氏族及其制度舉出說文鞅頭靼也釋名鞅嬰也詩小雅北山箋鞅何也之例以為央之原義乃加架于頭上之象可說是得字之初形者也央之原義留於殃字中以引伸假借而用為他義以至漸失其原義者也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八七一—一〇八八頁林潔明譯

周法高曰古古文字字形表二〇三頁央字下收中央勇矛今據補

(2291) 7 史 央 雝 雝

a 享 毛公鼎 余非享 g
又亯当读作庸 <0680>

享 乳為廟 井侯簋 廟人 <4378>

g 白川靜曰：亯、于、陳二氏並釋作左傳文十六年庸人帥群蠻以叛楚之庸。即以上庸縣為其地。湖南博士之考釋中其說亦同。字恐為北鄘衛之鄘之初文。卜辭中亦多見，若以州亯皆為殷之王畿附近之地言之，則案亦此一方面之地名。周克殷之後將此等諸地之人移從之，以之為徒隸，冠以其出身之地名而稱之為某人者也。（金文通釋第十一輯五九九頁五九九 殷林潔明譯 <4378>

丁山曰：卜辭作亯或亯或亯，「亯入十」五四甲裏。「亯入」七二 院一·〇·〇二 佚存
0·0 亯即墉字，象墉垣形，世有定說……亯亦殷商氏族，其事跡

見于卜辭者略如……「丁未卜史貞令𦎫勹出族尹戎出友五月」（林二·七·六）「己丑子卜貞子𦎫乎出𩫖」（前七·十一）𩫖，王國維謂象城郭之上四亭相對，本古文墉字是也（詳明堂寢廟通考，考定本刪去）。墉本四亭相對，卜辭多省兩亭作𩫖，毛公鼎作𩫖，琱生𣪘作𩫖，拍尊蓋作𩫖，已開秦篆从亯从自作𩫖之漸（詳王國維毛公鼎考釋）。然則辛𩫖鼎當𩫖父辛尊省文，殆即武丁時代卜辭所見𩫖氏遺物……𩫖讀為鄘，即詩邶鄘衛之鄘矣」（殷商氏族方國志鄘氏條）

陳槃曰「謹案說文土部古文墉字與邑部篆文郭字並作𩫖；庸、墉、鄘並古今字。卜辭𩫖，先生釋庸，謂即邶鄘之鄘，當是也」（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譔異四七一頁）

周法高曰：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謂庸都今河南衛輝府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陳槃謂「王國維氏謂邶當在今河北淶水縣，此未遽可信。又謂庸即魯地之奄，丁山先生辨之，是也。然因王氏有邶在淶水之說，因謂漢涿郡容城縣可能即庸國故地，此又不然。……似不如仍維持舊說之為愈。」譔異四七四頁」

〈2296〉「白𩫖父作寶盉」〈2297〉「白𩫖父作叔姬鬲」〈2109〉「祖白𩫖自作寶盤」〈2110〉「祖白𩫖」〈2112〉「母弟引𩫖。庸又有長子□」

〈2298〉「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2297〉「子子孫孫永保用享」〈2299〉「師兌其萬年子孫寶用享」〈2302〉「其用享于文且祖考」〈2306〉「寠車父乍寶鼎子孫用享」〈2312〉「用享宗室」〈2399〉「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2498〉「用享用孝」〈2413〉「其永時持用享」

𩫖

⿹戈𩫖 說文所無

史墻盤〈0309〉

戴家祥曰：第二字从𩫖⿹戈聲，說文所無，以聲類求之，殆即垗之別構，形符聲符兩易字也。散氏盤城作⿰𩫖成，部鐘堵作⿰𩫖者，三體石經垣作⿰𩫖亘，是从土可以从𩫖。大雅生民后稷肇祀，禮記表記肇作兆。漢書禮樂志「兆正嘉吉弘以昌」，顏師古引如淳曰：「兆讀曰肇」，是兆肇聲同字通。說文「垗，畔也，為田時界，祭其中。周禮曰：垗五帝于四郊。从土兆聲」。今本周禮春官小宗伯垗作兆，漢書郊祀志「兆五帝于南郊」，顏師古曰「兆謂壇之營域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六七頁墻盤銘文通釋「用⿹戈𩫖垗歇揚周邦」）〈0309〉

唐蘭曰：「⿹戈𩫖从𩫖⿹戈聲，𩫖古墉字，此當是肇域的肇的專字」。（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三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

的重要意義，史墻盤「用肇𢿜徹周邦」〈8309〉

裘錫圭曰：「肇徹以肇當與詩商頌玄鳥『肇域彼四海』的肇同義，『肇當作兆，兆古訓域』，當動詞用應是劃定區域的意思。」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七頁史墻盤銘解釋「用肇𢿜徹周邦」〈8309〉

裘錫圭曰：「此字从𩫏（墉）戍聲，金文屢見『肇帥井……』之語，虢叔旅鐘作「肇帥井……」（見兩周金文辭大系，以下正文及注中所引的見于大系的銅器，不再加注）可知肇實从戍得聲，故肇可讀爲肇。」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一頁史墻盤銘解釋「用肇𢿜徹周邦」〈8309〉

徐中舒曰：「肇从𩫏戍聲，仍當讀爲肇，肇始也，始事之語詞。」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一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用肇

「𢧵周邦」〈又309〉

李學勤曰「𢧵讀為肇，訛文認為肇从戈肁聲。恐怕是不對的。卜辭有肞，即戍字，可見肇當从戍聲。肁可能是肇的省體，肇義為始」（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一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用肇𢧵周邦」〈又309〉

陳世輝曰「𢧵通肇，爾雅釋言「肇，敏也」，肇敏都是奮勉的意思」（考古一九八○年第五期四三三頁ナ左右𣪘鏤剛縣）〈又311〉

周法高曰「古文字類編三七九頁𢧵字下收此字，案𢧵字另見卷十二、〇〇〇號，類編合為一字」

〈又309〉「用肇𢧵徹周邦」




矢方彝〈2446〉 京


班簋〈大6〉

赤塚忠曰：「[glyph]依字形為喬字，然喬與京音義相近，卜辭有京而不見喬字，故蓋當為[glyph]（京）之異體也。京對殷王朝而言，自古即為聖地。武丁時期之卜辭有

癸亥貞：于睪爯（稱）田（采木）　癸亥貞：王令多尹爯田于西，受禾。　癸亥貞：其𠦪禾自上甲　乙丑貞：王令爯田于[glyph]　戊辰貞：𠦪禾自上甲，其燎（平凡定本書道一一〇）。

三、

據此則是以京為中心，在睪龍及其他四方之地修作田畝，而祀上甲以下之先王、山川及其他先公神以及天神，而行祈年之祭者也。李銘正是此種祭典時之事也。但在京舉行祈年之

祭者也本銘正是此種祭典時之事也但在京舉行祈年祭者

並不限於武乙時期在武丁期之卜辭

令華角田于䍃(燕四一七)

于京炎(鐵二六二·二)

據此則蓋為奠都安陽以來行之之事也

大體京者說文作人所為絕高丘然乃指該族其地之守護之

聖山又或為祭祀模定之聖山之地者也相信守護一族之神

靈降臨于其聖山者也卜辭中作為聖地而稱作某京者甚多

（參考綜述頁二六五）

戊辰卜賓貞令永角田于祥山(吉)(前二三七六)

田乃在山麓水邊之地開拓之故詩鄘風定之方中有

升彼虛矣以望楚丘矣望楚丘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

云其吉

在建國之時，建立楚丘，即景（京）山之聖山及祭祀聖山之京堂

更建立迎其靈于桑田之桑社祭之形態，在殷代成立之事已

如前述，然此被周代所繼承之事，在西周初期金文令方彝銘

中，定洛邑成周之都制而有

甲辰，明公用牲于京宮，乙酉，用牲于康宮，咸既。

上述之祭祀京宮為前記之京宮，即尚書召誥篇之郊也，康宮

即社也（貝塚茂樹博士說「中國古代史學之發展」頁一四五）

詩大雅文王篇亦有

殷士膚敏，祼將于京。

然京在王朝時，在王都之郊，如

三后在天，王配于京。（大雅下武）

乃行配天之祭之聖地，故京師成為王都之專稱」（殷金文考釋七五－七七頁癸未尊蓋(45)林潔明譯）<2131>

a 白川靜曰：「京宮羅釋云：「京宮殆鎬京之宮」。又唐蘭氏且比定為詩大雅公劉「皇矣中之京」。然於最近論康宮之論文中一改舊說，以為成周中亦有京宮。不論是鎬京之京宮或詩之京與成周之距離皆不可能是一日之行程。故京、康及王之三宮皆本在新邑者也。不過唐氏在其新論文中亦以康宮為康王之宮，京宮為先王之宮，以器之時期為昭王期，然似為拘泥於康宮之名之說也。京者从其字形言之，乃象拱形之宮門宮廟所在之意也。卜辭中有義京、磬京、杲京、京等名，又庚宗之禮與義京之禮相同。綜述二六五以下，皆卜用牲之事」（金文通釋六令彝頁二九五林潔明譯）<2446>

唐蘭曰：銘文中說到「王誥宗小子于京室」，這個京室顯然是在成周的宗廟，是祭太王、王季、文王和武王的地方。京是周國的舊名，詩經思齊說：「思媚周姜，京室之婦」，這個婦是文王的母親太任，而周姜則是文王的祖母太姜，由此可見京室的名稱早就有了。到了武王滅殷後薦俘馘于京太室，是在鎬京的宗廟。而到了詩經下武裏所說「三后在天，王配于京」，那已經是成王所作的京宮了。成周有京宮，見作冊夨彝，又叫京宗，見西清續鑒甲編的甲戌鼎，詳見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考古學報一九六二年第一期。根據此銘，它也可以稱作京室了（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三頁何尊銘文解釋）

京室〈又5〉

「京夷」〈又124〉

「善吉父作京姬尊鬲」〈又945〉

「王誥宗小子于

0714 稾



稾 說文所無

子稾林 <9152>



師克盨蓋 稾乃命 <1380>

<2986> 「今余唯緟稾。」



白川靜曰亯說文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關於从高之義繫傳曰

尚書曰亯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亯 亯獻也獻於上也故从高

獻者心亯奉之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

又我注曰

皆从高之義以說字義者也傳會之說也字為亯之初文段注論亯饗之不同曰

亯獻也下進上之詞也按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亯用亯字凡饗宴用饗字如大宗伯吉禮下六言亯先王嘉禮下言以饗

宴之禮親四方賓客尤其明證也禮經十七篇用字之例聘禮內臣享君字作享士虞禮少牢饋食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享饗燕字皆作饗無作享者左傳則皆言享無作饗者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下云神保是饗周頌我將我享下云既右饗之魯祀不忒享以騂犧下云是饗是宜商頌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皆其明證也鬼神來食曰饗即禮經尚饗之例也獻於神曰享即周禮祭享作享之例也各經用字各自有別周禮之饗燕左傳皆作享宴此等蓋本書固爾非由後人改竄。

論各經用字之例可見段氏小學用心之周到享與饗之用法上之區別在金文乃明顯可見之事享多用于祀先人而饗則

用於生人者也高多見於銘末之祝嘏之辭其高之義也如克盨侄用獻于師尹倗友婚媾克其用朝夕高于皇祖考王孫遺者鐘用高台孝于我皇祖文考用祈眉壽秦公鐘以邵零孝高以受屯魯多釐又饗字則用如令設用饗王逆造敔卣東宮內饗于王趞曹鼎用饗倗友大鼎王饗醴等皆為生人之間所行之禮也以此言之則左傳皆用高小戴記皆用饗者非其用字之正也以此可以作為推定成書時期之資料也

高字在金文另有副詞之用法大盂鼎敏朝夕入諫高奔走畏天畏麥尊用造德惢多友高奔走命等皆加于祭祀用語之奔走之上則高亦本為祭祀用語之故也

關於字形之說解說文以為曰象進孰物形句讀承其意而以曰為亯實之象疑疑則以為觚觥中有熟物之象徐箋亦以字

為亯烹飪之器之象曰檜風匪風篇誰能亯魚禮運以亯以炙鄭注亯煮之鑊也是亯與烹同易鼎亯飪釋文亯本又作烹是亯與亯同漢劉熊碑子孫亯之亯即享也張公神碑元亯利貞亯即亨也皆其明證亯飪乃亯之本義孰而薦之故獻食曰亯亯者所獻獻者所受訓受故享又為受享又為通皆一義相因亯象亯飪之器鐘鼎文作亯其上為蓋小篆作享下有物承之不必从高省也古音蓋讀許良切小雅楚茨或剝或亨與踰羊嘗將為韻許庚許兩二切皆一聲之轉普庚切則聲變也即以字為器蓋之象因而有烹飪亯受之義者也然以鐘鼎之字形言之則上部與高京亭諸字同下部為台基之象一見即可明也與烹飪之器無關古籀補以為宗廟之形者與字形最

合因而生享祭之義者也且說文中不收享意之字故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九四—一〇九六頁林潔明譯

加藤常賢曰：亯 亯 契文 亯 亯 亯 金文

亯 亯 篆文

據前述之亯字即可明白此字乃省略下部之目之形也墉壁上之高屋之象也篆文第二字為亯字之簡體是則亯實與亯同字不過是其省略之形而已从而此字並非如說文之解釋獻進熟物之形也又用為熟之意者亦僅因同音而假借而已以享字為飭之意又為受之意者亦不過假借而已漢字之起源二八一頁林潔明譯

趙世綱、劉笑春曰「㐭即亯同享，說文亯獻也，从高省，曰象孰物形，孝經曰祭則鬼亯之（文物一九八〇年第十期二八頁王子午鼎銘文試釋）」「㐭以孝于我皇祖文考」

〈又252〉「癲其萬年孫孫子子其永寶用亯于宗室」〈又259〉「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又150〉「琱生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又241〉用亯孝皇祖文考」

〈又253〉「其萬年用享用孝」〈又258〉「用享用孝」〈又296〉「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享」〈又109〉「子孫永用享」〈又118〉「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139〉「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148〉「用享宗（室）」〈又22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又277〉「其邁年子孫永寶用享」〈又278〉「其

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X2278>「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

<X2279>「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0294>「苟敬高享哉」<0345>「

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高享」<0340>「用高享孝于文申神用匄

眉壽」<0344>「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高享」<0346>「其萬年

子子孫孫永用高享」<0348>「其用夙夜高享孝于毕厥文且

且乙公」<0348>「毕厥復高享于天子」<0349>「用穆穆夙夜隣尊

高享孝妥福」<0351>「用夙夜隣尊高享孝于毕厥文且」<X5177>

「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高享」<X5192>「子子孫孫永寶用高享」

𩫖[a] 章 𩫖 𩫖 辥(24307) 𩫖[b] 𩫖孔尤敦 詩閟宮敦商之旅 箋敦治也 不嬰簋女及戎大敦𩫖(4316)

白川靜曰𩫖說文曰孰也 从亯从羊讀若純 繫傳作从亯羊 又曰一曰鬻也 从亯下之篆文之形蓋皆以正字為籀文者也 亯為宗廟之象故字為薦羊於宗廟之意也 然卜文金文中所見之字其用義不同 卜文用為地名 如

辛酉卜𩫖貞今日王徃于𩫖亡𡿧 前二.二六.三

又用為動詞 如

壬辰卜方弗𩫖見

此種動詞之用法金文用作𩫖伐二字連用 如宗周鐘王𩫖伐其至戦伐厥都 不嬰毁戎大同从追女 女彶戎大𩫖戟女休 弗以我車圅于艱 近出之禹鼎亦有其語 詩大雅常武鋪敦淮濆

魯頌閟宮敦商之旅之敦亦同。又用為器名用，如齊侯敦齊侯作飲𩐨其萬年永保用，因資鐘用作孝武桓公祭器鐘𩐨台嘗保有齊邦，其他如陳侯午敦等亦有其字，敦之意也。然此皆與於齊器足可注意。又因是齊器之陳純，金作𩐨者曰陳純大宗二二三頁釋敦為治，然蓋當與師旂鼎之旂對𩐨于講彝之對同謂作器銘識之事也。以上下文全文之用例而言，則亦無用作說文之訓義者，音義並異，與純孰之義殆不同之義也。

其背純之音則重文淳于公戟（三代二〇。四一）。淳于作𩐨于公宮，諸司求注以𩐨為準的之義之則𩐨之字亦可知也。純與𩐨注其之音之關係也。楊氏述林七三以為詩小雅信南山第六章言然是言苾苾芬芬之言，蓋為𩐨之誤寫。此詩乃吉𩐨𠂤二句各謂𩐨芬為韻字也。字為薦羊于宗廟之象，其器謂之𩐨，亦作鐘敦

之初文也。說文新義卷五下一〇九七—一〇九八頁林潔明

謹

厚 魯伯盤〈2881〉 [字]〈0636〉 趞曹 [字] 史牆盤〈2309〉

戴家祥曰：「[字]釋厚，戈厚毀作[字]，𪔀鐘甲組『安綏厚多福』，即小雅楚茨『以綏後祿』，古厚後通用。釋名．釋言語：『厚，後也，有終後也。』故青徐人言厚如後也。周頌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鄭玄箋：『丰年，大有年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三頁墻盤銘文通釋「厚福豐年」〈2309〉。

「數數[字]，降余厚多福無疆」〈0309〉（簡明上證文）「厚福豐年」〈2309〉「文[illegible]」〈2327〉「[illegible]」〈又228〉「安厚多福」〈0332〉「[字]安厚多福」〈0333〉「[字]受厚多福」〈2541〉

畫戚厚，以[字]形沙綏」

0719 畐

a

畐 鄂君啟節

畐父辛爵 <1733>

畐 車節 <x3>

商承祚曰「庚畐梵疑即春秋房國，即今河南遂平縣」（文物精華第三集五四頁鄂君啟節考「庚畐梵」）<x3>

<x3> 「庚畐梵」

a 季良父壺〈1948〉
b 格伯簋〈3?2〉
c 中山王𰯼壺〈9?86〉

加藤常賢曰良 契文 金文

篆文 古文（第二字引汗簡） 古文（說文）

字形說文曰从畐省亡聲然乃據篆文為說其無任何根據一見契金文即可知也从而在多數之說文注釋家之說解中亦無一可取者至林義光曰

㿝當即量之古文㿝象量形（此象量而形円口其旁兩耳古一觔之量其耳實一升覆之其器實一豆蓋以一器兼三物之用）量从重省良省聲當為㿝之或體（文源卷二）

稍有特色然此說亦不過以為良與量為同字而已至於字形之看法則不能贊同也不僅如此至於契金文之其他字形亦少有觸及直至今日此字仍尚未全部明白也

故通觀契金篆文則有□及□二形金文之四字形與篆文不過是□之變形說文之第三字古文亦同此二形有其相關之處然先從解明□之字形則易於瞭解其全體之字形也

□究象何物之形余以為並非如林義光所云並非餔之量器之形也（余嘗从其說然不能說明□之形象在解釋此字上量字乃由⊙及重字構成乃極富啟發性不僅如此一如以下所述在契金文中與□从同字之复復之第二字作□亦足供參考故余以為□為豆或𣪘之正立之形□為豆

倒逆向下之形⊙為豆之容物之部分之形故以此為字之中心昷表示豆之向下豎為豆之正立也古代以豆為量器經典中有據以⊙為中心正立之豎形表示⊙內有計量之物（恐為液體）向下之昷則表示倒出⊙內之物之意也以枡為量時須容物於枡內又傾出之有此二動作故昷字內寓此兩操作之意也豆之形寫作豎或寫作豆觀訓作往來之復字之从昷則以上之考察殆非牽強附會者也尤其[illegible]皆因有後一行為始為重故以後之傾出之操作為主應加注意者也又此事又或稱為抱

昷之形已如以上所說明者將此義移于契文之昷而考之則ㅂ⊙明顯地乃豆之容物之部分之上面之形象ハ為將量物注入⊙內之象ハ則為將已計量之物自⊙傾出之形象也金

文之字形與篆文及古文之第三字皆不過是[illegible]一形象之譌變也然从辵者乃寓有量豆之向下形中之物空無之意並寓其音古文之第一字為量器之上面之形見于汗簡之字則為量器之側面形象也古文之第三字之乚為勹之省丶之杓之象形ヨ為又之省形象手持杓量物之動作之形也字音呂張切然原音為杓或豆本義為計量故杓或量之音乃从量物于量器而又傾出之此兩相反之操作而來所以如此說文有复行故道也復往來也復重也之訓且量與良同義為良之後造之字而此字則為日與重聲之合字故也又與良字同訓善之令字其原音為A亦可參考重良其韻相近因而釋名已有良量也之訓亦足注意

義良者以豆計量之意也山海經海內北經有吉量之馬郭

䖖一作良，郝懿行義疏、李善注東京賦引此經正作吉良，故知量良同音。

訓良為善自古已然，然量為其本義，故此義不過與桑同音而假借也。今字之本音為集(A)而訓善則可知也。（漢字之起源五三七—五三九頁，林潔明譯）

白川靜曰：良，說文：善也，从畐省亡聲，重文舉列古文三字，然皆譌變之甚者也，由於字形解釋之困難，即如段注亦不加一字之注解。諸家之注中，其說解亦多可疑。徐箋以為从亯，飪之義而得良善之義，曰

按良从畐从亡疑从亯之譌，其本義蓋亦謂亯飪之善，引伸而為凡善之稱也。

以爲字从亯疑矣考古文之字形以爲乃眸子瞭焉之字曰
从冂从日从亡冂遠界也良者本然之善也苟失其養則始
而日遠繼而日亡故聖人立文以垂戒也古文从目加一所
謂胸中正則眸子瞭焉也
據孟子之良知之說以爲當本然之善日遠日亡之意者也可
謂鑿說之甚文始以字爲富厚之象者亦不合字形之說也
字見于卜文金文作器體之上下有流之形附於其器之側曰
兹細玩甲文殆象風箕簸揚之器穀之輕惡者隨風飄去其
重而良好者墜入此器折轉而存留故託以寄良好之意
以爲乃分良穀之器故謂之良稍爲便宜之說也
釋名多取音訓之說音訓釋多不可信者然釋言語曰良量也
量力而動不敢越限也而訓之爲量者可供參考量之金文上

部說曰形之種口下部為橐之形謂量度一定量之種良也今依良字金文之形則構成上下流之器體之曰形部分與量之所从者相同良者殆量度一定量之量器也周禮考工記言㮚氏之職作量器其器即所謂嘉量量㮚之器也其職稱作㮚氏之由不可知鄭司農注古文或作歷史記滑稽傳銅歷其器索隱歷即釜鬲也鬲亦用作量器以此言之良量與歷(鬲)古聲義之關聯良善之義蓋假借也說文新義卷五下一一〇一一一一〇二頁林潔明譯

趙誠曰良。張政烺釋(古文字研究第二四九頁中山壺中山鼎銘文試釋壺銘「速使良得賢在材良猾佐還」〈1086〉

「速使其[illegible]賢在才良猾[illegible]」〈1086〉

0721 ⿱卤木

伯簋 〈1392〉

从木 〈2727〉

〈P2597〉

「朕皇考德叔大…」



a



啚
康侯啚簋〈1381〉

b



康伯啚簋〈0536〉

c





華孔為鄙 齊鎛与郙之人民郙鄙〈0062〉

a 白川靜曰以康侯啚為人名者先有孫海波之說其後貝塚茂樹容庚周法高諸氏亦皆同說大概皆以經文所見之康侯封金文中之康侯丰充之也然貝塚氏以[illegible]侯丰[illegible]提出假說以為此器銘所見者蓋乃衛之始封康侯[illegible]武王期云氏以此說純為一種假說而提出之然氏又以為中國古代不止有名字相對之關係而且父子之名亦有相關以為鄙邦乃父子相對之名義者也然此說於文獻本無可徵證又尚書康誥明是冊封康侯之誥命而非述嗣服之事蓋難以其說解釋康誥之文也

康侯正如稍後所述另有稱作康侯丰鼎之器銘作康侯丰作寶障陳容周諸家以此充作康誥之小子封以為與本器之康侯啚為同一人或以為乃名號不同之例或以名字相應說之遠較以節封為父子二代為近情理且康侯丰與康侯封之為一人殆無可疑之處然若以本器之康侯啚為人名時則下文之啚之解於文義不能疏通

[illegible]

赤塚氏之說云云[illegible]說曰

吳北江先生謂啚即古圖字圖謀義也眔反也者嗣十二年送及

圖言與其謀也 尊古齋序

言命康侯圖于衛也 新證

是則于氏以啚為圖解作謀議然金文中無其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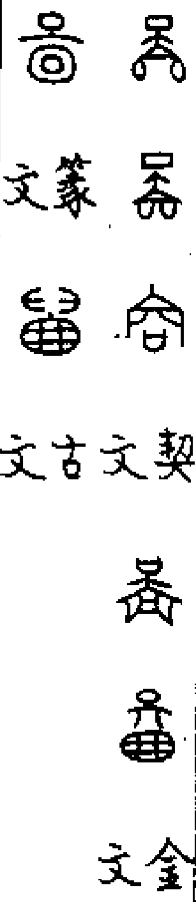
葉慈氏以字為鄙動詞蓋解為作鄙之意也積微居中引廣雅釋詁之鄙國也以為封侯之義然封侯之時有如宜侯夨毀之命侯于宜麥尊侯于井之例今銘作在令康侯鄙于衛者與文例不合

赤塚氏以啚為收藏麥實之形象之字如卜辭所見之南鄙田西鄙田之邑外耕作地而鄙作啚者蓋由此義轉生都鄙之鄙又為其轉義字應讀作啚易之東鄙西鄙與啚為同原之語云而以為在此銘中乃徵發糧食之意按啚字从口从㐭口為邑國之所从人之聚居之地亦其區劃之象㐭為倉廩之象積禾之意也即相當於詩大雅公劉廼積廼倉之義與此同例之文見於夢郼草堂吉金圖十上赤塚氏亦已引其文曰

王令雝白啚于之為宮雝白乍寶𢑴彝

第二句之之恐為地名與啚于衛相同銘文之啚于之與為啚啚為不同之事作鄙于宮之事一般難以理解故此銘解為作鄙而以其藏儲為宮也是則所謂啚者並非單為聚稼之意乃如屯倉之設置為頗長期性之事也本來本器銘可以解為接收既存之農耕地以作為單之補給地之意貝塚氏以解啚作動詞之諸說皆為文義上全不成問題之謬說而一去之而得康侯鄙為康侯封之先代之說然亦有雖白鼎之例也且亦必需與下文之眾啚合而思之也今以啚于衛與啚于之同例以啚為鄙即營設屯倉之補給基地之意也(金文通釋第四輯一五〇一一五二頁一四康侯𣪘林潔明譯)〈1281〉

加藤常賢曰啚



契文　金文　古文　篆文

字形說文以為乃口及㐭之會意字然深感乃與說文所云之

啚也之通用義相合之說也余以為徐灝曰

　啚古鄙字也左氏莊二十六年傳君公子皆鄙杜注鄙邊邑

此即啚之本義也（段注箋）

其說是也口當然即如徐鍇曰

　口音韋也

乃圍之本字然此與邑字之口為同一字以後世之意言之則

為城牆之圍以本義言之則為房屋之圍之意也此字乃从口

（意符）亩聲（聲符）之形聲字也

字音方美切亩表示此音此音所表示之意義為邊

字義所謂邊邑乃其本義也契文此字皆用為鄙故可知也故

啚為古字鄙為今字也鄙陋之意不外其引申義其本義當為

俾也『漢字之起源』九〇八－九〇九頁林潔明譯

〈301〉

「令命女汝更崇克𤔲司直啚鄙」



0724



a 嗇 沈子簋〈1391〉



史墻盤〈x309〉



安邑下官鍾

徐中舒曰：「嗇从㐭當讀為稟，但說文及古經典皆以此為稼穡的穡字。稼穡為生長在田中尚未刈取的禾稼，不當从㐭，此銘嗇作二禾在田上，當是嗇之本字。此銘「農稟歲嗇」稟作嗇，嗇作嗇，一从㐭，一从田，形義各別，不容混淆。據此銘，知嗇古讀為稟，嗇稟祿也。此作動詞用，言農夫以其每歲所收獲的稼穡為乙公的稟祿。此時乙公已受釆邑之封，「農稟歲嗇」，即釆邑農夫所納之田賦」（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五—一四六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農稟歲嗇」）〈x309〉

李學勤曰：「𣡕嗇即農穡」（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𣡕嗇戉穡隹辟」）〈x309〉

戴家祥曰「說文嗇古文作𤲸从田」甲骨文有𤲸𤲸兩體稽𤲸古本一字書盤庚「力穡乃亦有秋」漢書成帝紀穡作嗇書湯誓「舍我穡事而割正」史記殷本紀穡作嗇銘文上言農嗇依說文應作穡穀可收曰穡第四字說文應作嗇「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廣雅釋詁嗇積也「農穡戎嗇」謂農產物盛積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八頁墻盤銘文通釋「𣀁（農）嗇（穡）戊（茂）𤲸（嗇）」）〈X349〉

唐蘭曰「嗇是穡的本字左傳襄公九年「其庶人力于農穡」注「種曰農收曰穡」」（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𣀁（農）嗇（穡）戊（越）𤲸（曆）」）〈X349〉

周法高曰「徐中舒讀史墻盤𤲸嗇字為稟非是當从諸家釋為嗇說文卷五下嗇部「嗇愛濇也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故田夫

謂之畱夫畱古文畱从田所力切古文字類編一二九頁畱字下收安邑下官鍾見文物一九七五年第六期陝西咸陽塔兒坡出土的銅器一文」

蠡見〈文2288〉

「左逘車畱夫孫固」〈文2309〉「蓐農畱穡戍歲畱」〈文2340〉「尃趦各畱

睦儥佚寍周亦兹五夫」〈文2667〉「右使車庫畱夫邑鄗瘠」



⿱秝田　說文所無

史墻盤〈9309〉

唐蘭曰「⿱秝田从田秝聲，通厤。說文『厤，治也』。此是治田的專字，今作歷」（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四二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重要意義）「蓐農嗇穡戉越⿱秝田歷」〈9309〉

裘錫圭曰「此字甲骨文屢見，舊多釋作嗇（甲骨文編二五一頁）。盤銘上句用嗇，下句用⿱秝田，可証它決非嗇字。詩魏風伐檀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秝田象禾藝田中，應是稼的初文。甲骨卜辭或曰『今其雨，不唯⿱秝田』（后下七・二），或曰『⿱秝田黍』（虛四七九），或曰『奉口⿱秝田』（此字不識，為一地名）（見師一一三〇）。⿱秝田釋作稼，文義都很通順」（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二頁史墻盤銘解釋）「無諫責農嗇穡」〈9309〉

李學勤曰「𤲅應為苗字，說文解釋苗字為艸生于田，是會意字，段玉裁曾指出『苗之故訓禾也』，盤銘的寫法更能表現苗的本義，詩碩鼠傳『苗，嘉穀也』」（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五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農嗇戉𤲅隹辟」）〈309〉

戴家祥曰「第四字說文應作嗇，从來从㐭，來者㐭而藏之」，廣雅釋詁「嗇，積也」，「農穡戉嗇」謂農產物盛積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八頁墻盤銘文通釋「農嗇穡戉茂𤲅嗇」）〈309〉

陳夢家曰「說文之嗇即卜辭之嗇，後者與𤲅當是一字，說文嗇之古文作𤲅，或與卜辭之𤲅有關，武丁卜辭云『今日雨不佳𤲅』（後下七.二），「不佳𤲅」續五.二五.六，又五.三〇.八，「𤲅來」明.四七九，與農事有關，而其義不詳。」（殷虛卜辭綜述五三七頁）

李孝定曰「陳氏謂⿱秝田與農事有關，而其義不詳，蓋不知⿱秝田嗇之為一字也。作⿱秝田若嗇者，藏禾麥于㐭；作⿱秝田者，田禾成熟可收嗇也。」（甲骨文字集釋一八八七頁）

周法高曰「史墻盤⿱秝田字，諸家異說紛紜。唐蘭釋麻，李學勤釋苗，裘錫圭釋稼，徐中舒、戴家祥釋嗇，李孝定釋甲骨文⿱秝田為嗇，以為與⿱秝田同字。史墻盤云『農嗇戉⿱秝田』，裘錫圭謂⿱秝田決非嗇字，徐中舒謂『嗇从㐭，當讀為稟』，但說文及古經典皆以此為稼穡的穡字，稼穡為生長在田中尚未刈取的禾稼，不當从㐭。此銘嗇作二禾在田上，當是嗇之本字。此銘農稟歲嗇稟作嗇，嗇作⿱秝田，一从㐭，一从田，形義各別，不容混淆（參卷五〇九八嗇字條）。諸家各執一詞，今姑附⿱秝田字於嗇字下，以待明哲。裘錫圭、李學勤斷句

有誤。當正。」

陳世輝曰「𤲞字的說法也有分歧。徐中舒先生釋嗇，李學勤先生釋苗，裘錫圭先生釋稽，當以唐蘭先生讀歷為是。𤲞字很明顯是从田秝聲。說文『秝，稀疏適也』从二禾，讀若歷。𤲞字从田表示禾稼在田中生長得稀疏適宜。這個秝或𤲞，後世是以音近的離字代替了。詩國風黍離『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離、𤲞音極相近」（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五頁牆盤銘文解說「農嗇戉𤲞」）〈2309〉

〈2309〉「農嗇戉𤲞」

牆 史牆盤〈文309〉

戴家祥曰「牆，人名，說文牆，籀文作牆，亦从二來，古牆、穡同字，師寰段「卿厥牆事」，即書湯誓「舍我穡事」，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八頁「牆盤銘文通釋」史使牆夙夜不家墜〈文309〉

陳夢家曰「西周晚期金文師寰段「卿厥穡事」即湯誓所謂「舍我穡事」由此可知詩書之穡即金文之牆，而金文之牆即說文牆之籀文牆，金文籀文之牆源自卜辭之嗇而增爿，爿為聲符，由此可知古之稼穡即今之莊稼，說文車部的轖字，朱駿聲以為是車牆，左傳僖廿三年「惠廧伊戾，釋文云「或作牆」，凡此可証嗇牆互通，（殷虛卜辭綜述五三七頁）李孝定謂「僖廿三年」當作「襄廿六年」見集釋一八八七頁

裘錫圭曰『史牆之名亦見師酉簋。由于訇簋的出土，曾一度把師酉簋的年代拉得很晚。如果此盤和師酉簋的史墻確為一人，師酉簋便可能是懿王元年器，訇簋可能是懿王十七年器，師訇簋可能是孝王或夷王元年器。唐蘭先生曾定訇簋為恭王十七年器，文物一九七二年一期五三頁 這樣，師酉簋應為恭王元年器，師訇簋應為懿王元年器。但是師酉簋的器形似乎不能早到恭王元年，師酉簋所載王命也與懿王即位時形勢不合。』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三二頁史牆盤銘解釋〈2309〉

周法高曰『說文卷五下嗇部「牆，垣蔽也。从嗇爿聲。牆，籀文从二禾。牆，籀文亦从二來。才良切。」師寰毀「卹氏牆事」容庚金文編收入卷七58「穡」字下，按說文當收入牆字下，故今錄史牆盤牆字於牆字下。』

李學勤曰「𤖨說文牆字籀文」（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六頁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音史牆）(X309)

(X309)「史牆夙夜不㒸(墜)」(X309)「牆弗敢取(叡)」(X309)「受(授)牆爾𩞣福褱(懷)祓(祓)彔(祿)」











白川靜曰：王朿伐商邑于省吾葉慈氏及通考積微居等並釋第二字為來讀作王來伐商邑貝塚赤塚兩氏一方面注意到其字形與一般的來字有異而仍以朿為異體來字之異文也與于氏等同釋來伐之語卜辭中習見如王來伐夷方之語法又金文中旅鼎銘亦有隹公大保來伐反夷年用法上雖甚自然惟朿之字形尚留有問題也積微居中以此字與作冊大鼎之同字者為證謂仍是來字異文也曰

作冊大鼎云公朿鑄武王成王異鼎近日金文家皆釋朿為來余往跋其器銘據文義謂當釋為來而苦無明證今此銘王朿伐商邑朿字作朿與作冊大鼎同可以證余前此之假

說為確實可憑矣

以上皆以第二字釋作來字或以為字形作朿而為來字異文
獨孫海波以字乃朿勅之初文也然與蔡公毀中之勅字字形
無相通之處於文義亦難疏通
陳氏以其字形難以作為來字以為朿當是刺之初文刺伐乃
二字連文之動詞也曰

朿伐兩字是一動詞組朿即刺刺和伐同義樂記注云一擊
一刺曰伐詩皇矣箋云伐謂擊刺之牧誓傳云伐謂擊刺由
此可知刺伐商邑即攻擊商邑

若朿並非來的異文而應讀如字則陳氏之釋對於原文之字
形言可說是最忠實之解釋也
因朿字者正如楊樹達氏指出僅本器及作冊大方鼎今將其

字與來字諸文比較則其中畫旁出之形與來字不同來字所从諸字如來字中畫之兩旁作山形屈折如朿字之橫直而先端下垂者不同難以認為兩字同字也从朿形之字有賚字其文例如：

小臣缶鼎　王易小臣缶渪賚五年缶用乍享大子乙家祀

障冀父乙

也段　休沈子肇用戰狃賓賚

兮甲盤　王命甲政嗣成周四方賚……淮夷舊我貞畮人

毋敢不出其貞其賚

秦公段　不顯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賚

晉姜鼎　嘉遺我易鹵賚千兩

賚益為責之初文也从貯積為蹟之語可推出其本來之聲義

也毁中所見字形與本器之字形最近从而與其釋此字為來或以為來之異文毋寧是釋作朿於字形較合

朿伐之語例別無所見然字形既為朿無疑乃刺或責之義也與伐字構成連文動詞之字金文中有隣伐敦伐戭伐敢伐搏伐廣伐宕伐內伐各伐等語在此等語詞之中亦有不一定可求之於其他語例者也朿伐之語不見他器亦難以之為特殊之異例也故今釋為朿伐連文動詞也作冊大方鼎之朿筆者暫採公乘之解說朿與來本來為不同之字兩者應加以區別也。(金文通釋第四輯一四四—一四七頁一四康侯毁林潔明譯)(1289)

5 白川靜曰:來在初期金文之厚趠鼎銘中有來格宗周鐘銘有

來逆之語此器若如傳說出土於黃縣萊陰則來伐萊乃意味此一遠征之語也〈全文通釋第二輯七四頁〉旅鼎林潔明譯

〈0639〉

白川靜曰公東即下文所見之皇天尹大保也郭氏云

公東即下皇天尹大保康王晚年之大保仍是召公如此公東即召公君奭也奭讀詩迹切迹亦作速若蹟正从束聲說文奭讀如郝又引史篇召公名醜醜在穿紐與審紐為近則郝乃一家師讀不必即是正音今束在清紐與穿審均有轉變之可能古从朿聲之字如策在穿紐即其證故公束斷為君奭無疑

關於東之讀音問題陳氏之說亦略同曰

此鼎的公東鑄猶言大保鑄公東應是大保召公奭說文奭

讀若郝，廣韻赤部同為施隻切，而郝赤同為昌石切，說文東讀若刺，廣韻昔部刺七迹切，與赤爽可說是同音的。公東是召公爽，則銘言皇天尹大保，則指銘首的公東召公爽存在于康王之世並為大保，和顧命的記述適相符合。

公東之為大保召公爽者，殆無可疑之處。然積微居對此解釋提出異議，以為字乃來字，而非召公之名，容庚氏亦持來字之說，因對康侯𣪘之解釋亦關係重要之字釋，故且舉列楊說如次：

東字自羅氏遺文以下及近日治金文諸家皆釋為東字，於形固合矣，然於義殊不可通，或以為公東連讀，認為人名，亦非是，下文云公賞作冊大白馬，此公字與彼義同，不得以公字與下一字連讀也。余謂古人作字與後世經過統一者不

「商故字形相近之字往往混淆無別而不以為異余疑東乃來字也䇂𢆶毀云王來獸自豆麓與此句例同來字二橫畫略平則如此器之東字銘文成周之成時作戎追孝之孝時作考字宗周之周字時作用字皆其類例必如字形讀之則不可通世有好學深思知其意者或不以余說為誣也」

文中所引之䇂𢆶毀之來字中畫明顯地乃象來麥之形與此字形不同與此字形最近者為康侯毀其文首曰「王東伐商邑」此乃音刺刺伐之義也又用為人名者則有東觶其銘云

「、首東用乍父辛亍彝」

己一文辛乃自梁山諸器以下周初之召伯召公有關之器甲[illegible]息之召伯父辛也東亦即召公奭此二字皆與來字筆意亦同可視為與本器之東同字來字字形中畫兩旁屈曲東字則

兩旁作横垂或下垂形朿有用爲召公之名及用作動詞刺者

金文賚字乃从朿之字也（金文通釋第八輯四四三－四四五

頁四二作册大方鼎林潔明）0646

a 于省吾曰：甲骨文桼字作桼、桼、桼、桼、桼等形，以左右

从兩點者居多，有的从三、四點，有的不从點。羅振玉、

王國維、商承祚、胡厚宣、孫海波等都釋作往來之來。按

此字應隸定作桼。中間豎劃象莖，上端象穎，中部左右象

葉之邪垂，下部象根。至于左右之有點者則象麥粒。……

甲骨文往來之來作來或來，金文中作來，與桼字截然不同。

桼之見于商器者，作册般甗銘文末尾有桼册二字，般甗銘

文末尾有桼字，父己鼎有䅗字，从二桼。在金文偏旁中則

有來來互作之例。如逨字金文習見，商器逨觶从來，周器如交鼎及散氏盤从來，長由盉與單伯鐘从來，可見來與來在初期則有別，稍晚在偏旁中則有時互作。（甲骨文字釋林卷中第二四七頁釋桼、齋、來）

唐蘭曰「逨字見長由盉、單伯鐘等器。小臣逨簋的逨字即從此」（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六三頁何尊銘文解釋「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逨玟文王」）〈又294〉

張政烺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先王」和乖伯簋「乃祖克桒先王」語意相同。郭說桒假為弼，見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四八頁下。是正確的。這裏逨从走桒聲亦假為弼」（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六六頁何尊銘文解釋補遺）〈又294〉

徐中舒曰：「逨」同「來」，三字石經「來」古文作「逨」。（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四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惠乙祖逨匹氒辟」，

戴家祥曰：「第一字洪家義釋述，張政烺釋遂，假為弼，唐蘭、李仲操並釋逑，皆誤，字當釋迹。單伯鐘『不丕顯皇且祖剌烈考徙所止王』，孫詒讓云『逨為迹之古文，所當為匹，止，疑先壞字，逨匹先王，謂順循武佐先王』，古籀餘論卷三·三〇頁。按說文迹籀文作逨，盜鼎秋作迷，漏勞作米，孫說得之，惜未能詳其義。迹續聲同義通，左傳哀公元年『復禹之績』，釋文『績本作迹』，三體石經僖公『楚師敗績』古文以速為績，秦山刻石『从臣思速』，思速即思績，國語齊語『世法文武遠績以成名』，韋昭注『績，功也』，左傳昭公元年『遠績禹功』，孔穎達正義亦云『績，功也』。」（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五頁墻盤銘文通釋）「逨」讀匹氒辟（2309）

李學勤曰：「逨」張政烺讀為弼。張政烺〈何尊銘文解釋補遺〉文物一九七六年第一期 乖伯簋「乃祖克衆先王」、單伯鐘「逨匹先王」，本句意為輔弼其君（考古學報一九七八．二．一五四論史墻盤及其意義「逨匹氒辟」）〈309〉

周法高曰：唐蘭語譯何尊此句為「過去你們的父親能為文王効勞」，釋為逨字，張政烺釋為逨，假為弼。按此字當為逨字，邨為逨字，尚待續考。史墻盤此字作[glyph] 唐蘭係中釋來，張政烺釋逨，裘錫圭、李學勤從之。唐蘭語譯「來匹氒辟」，遠猷為「來配他的君長的遠大規劃」，至於洪家義釋述，戴家祥釋迹，非是。按史墻盤「𡸁微史剌烈且祖迺來見武王」之「來」作[glyph]

段紹嘉曰：□符號係不明磨滅字數。此鼎銘文首一字作[glyph]，似三箭頭形，疑癸字，束。釋束，于字形正合，惟文義不協，似應作來

字解：：東，以文義研究是地名，不詳所在，可能是新邑附近地方……十朋上當有受賞人名，疑為錫某貝三字。(文物一九六三年第三期四四頁介紹陝西省博物館的幾件青銅器東鼎)

<x31>

周法高曰「東鼎」王𠂤奠新邑段紹嘉疑是來字，按此字與康侯毀作冊大鼎來作朿相近，當釋為來。<x31>

于省吾曰「唐蘭訓為「通達而惠愛的乙祖，來配他的君長的遠大規畫」，并以「𣪘以」二字屬于下句。裘錫圭從張政烺說，釋逑為達，「讀為弼」（按張說見《文物》一九七六年一期《何尊銘文解釋補遺》，引郭說謂「奉假為弼」）。「弼匹就是輔佐的意思」。徐中舒謂「逑同來」，「匹配也」，言出仕于周，為周王之匹配。辟君也，指周王」。又謂「斷與猶……當是一字，猶若也」。又謂「逑疏遠也，乙且，殷人之後，與周關係疏遠，但他

現在出仕于周，雖遠猶為周王的腹心」。李學勤從張政烺說，釋逑、讀為弼」。「本句意為輔弼其君」。「猷，用法與以字同」。又以「逑猷剸心于猷」為句。按以上各說頗有分歧，句逗與解釋，得失互見。

銘文的逑字作𨒪形，各家釋逑或釋遝，當以釋逑為是，金文𠦪字彙从彳止者。逑同來，其从彳止，表示行動之義。長甶盉的「逑」字作[illegible]。單伯鐘的「逑匹先王」的「逑」字作[illegible]，這不僅和本銘文的「逑」字構形相仿，而且和本銘文「逑匹厥辟」的詞例也相同。何尊的「昔在爾考公氏克逑玟王」，逑即來，典籍每訓「來」為「歸」或「依歸」。這是說從前爾考公氏能夠歸依文王。逑之从𠦪，和金文𠦪字作[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等形判然有別。至于本銘文的逑匹，唐蘭釋為來配是對的。但以「逑匹厥辟逑猷」為句，以「剸心」二字屬下句，并訓為「逑配他的君長的遠大規畫」。這不僅割裂詞句，也于本義不符。其實，典籍中匹字既訓配也訓偶，《詩·文王有聲》

的「作豐伊匹」，毛傳訓匹為配；《禮記．三年問》的「失喪其羣匹」，鄭注訓匹為偶。匹配與匹偶都具有輔相協助之義。《爾雅．釋詁》訓猷為謀。銘文的「叀（惠，發語詞）乙祖逨匹氒（厥）辟，遠猷腹心」，是說惠乙祖逨輔助他的君長，謀猷深遠，成為君長親信的腹心臣僚。古文尚簡，依詞尋義，巧作出如上的詮釋。」（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九——十頁「牆盤銘文十二解「叀乙祖逨匹氒辟遠猷𠂤（腹）心」）〈X309〉

「昔才（在）爾考公氏克逨玟文王」〈X309〉「敚（微）史剌（烈）且（祖）迺

乃〈X294〉」「逨見武王」〈X309〉「叀乙且（祖）逨匹氒（厥）辟遠猷」〈X331〉「敚史剌

且逨見武王」〈X331〉「王來奠新邑」〈X496〉「董來遣于妊氏」



复 孚乳切 復

鬲比盨 (4477)

加藤常賢曰：复 复 复 契文 复 金文

复 篆文

字形……复字之契文金文之复形究為何意究是何物之形复正如良字條所述用為良字乃豆之正立及覆立之象形以字當之則為重說文之複字訓作重也並非偶然而且說文復字之次字為⿰彳柔釋為復也詩經大叔于田傳曰狃習也又爾雅釋言狃復也等則复字為重復之意同時表示有重之音此音作扶又切（古韻同隸幽部更轉入入聲為房六切

字音房六切复表示此音

字義重之與止（止）之相反方向之夂相合則此字為向進之相

反方向步行之意
字形為从夊从亞亞聲之字
契文之亞與亞同形篆文之合為亞之譌此為亞之省形漢字之起源八二九—八三〇頁林潔明譯
〈9287〉「以㥑憂怒勞邦家」〈9288〉「以㥑憂乎厭民之隹羅不故辜」

夏

秦公簋〈182〉

鄂君啟節 舟節〈92〉

鄂君啟節 車節〈93〉

郭鼎堂曰「題是夏字，古璽「夏侯」之夏作題，此从女者殆是从文之訛變」(文史論集三三五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題夏𡰥之月乙亥之日」)〈92〉

郭鼎堂曰「題內即夏汭，左傳昭公四年「吳伐楚，楚沈尹射奔命于夏汭」杜預注「漢水曲入江處，今夏口也」案即今之漢口。(文史論集三三七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逾題夏內邑」)〈92〉

商承祚曰「郭釋內為汭，夏內即為夏汭，氾誤，內應與下文「內瀘江」「內湘」等同，訓入，夏，疑即史記越世家中所謂夏路，大致相當

于今日南陽盆地東北經方城縣東北伏牛山隘口約八公里古桃道山南麓後才越夏路，故曰逾夏（文物精華第三集五四頁）鄂君啟節考「逾題夏，內入郢」）〈又2〉

〈又175〉〈又2〉

「題夏㞱之月乙亥之日」〈又2〉「逾題夏」〈又3〉「題夏㞱之月

「不白伯夏子自作作隮尊罍」



㑀匜〈X341〉



史墻盤〈X309〉

⑪ 李學勤曰「夒字讀為擾亂之擾」自今余敢擾乃小大事（古文字研究第一五四頁岐山董家村訓匜考釋「自今余敢夒擾乃小大事」）〈X341〉

唐蘭曰「夏字，臂下綴羽毛，與無作䍦同，無是舞的本字，禮記仲尼燕居「下管象武夏籥序興」，象武是武舞，夏籥是文舞，也就是籥舞，那末這個夏字應是夏籥的本字，上帝嗣夏應是夏祝（文獻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四頁略論西周微史家族窖藏銅器群的意義）史墻盤「上帝司嗣夏尪保受授天子綰命

徐中舒曰「夒，篆文鼂字，金文編八三八頁著錄了象蝙蝠形的六個象形字，其子鼂爵之字尤與此形為近。說文『鼂，匽鼂也。讀若朝。揚雄說：鼂，蟲名。杜林以為朝旦，非是』。許氏所引揚雄說出自蒼頡訓纂篇，實為秦漢時人之舊說。杜林以鼂為朝旦之旦，乃假借之義。許言本義，故以杜林為非。此言上帝司，鼂則又假鼂為朝廷之朝」（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四三頁西周墻盤銘文箋釋上帝司鼂）〈2319〉

李學勤曰「夒字形與五祀衛鼎擾字所从相仿，讀為柔。詩民勞傳『安也』。家語入官注『和也』。詩桑扈『旨酒思柔』，柔與本銘相似而意義不同」（考古學報一九七八年第二期一五三頁論史墻盤及其意義上帝司夒）〈2319〉

裘錫圭曰「后下一字據文義推勘只能是稷。據大雅生民、魯頌閟宮，周人本以后稷爲上帝之子，大雅雲漢「后稷不克，上帝不臨」，閟宮「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皆以后稷與上帝並提，與盤銘同。此字驟視似夒字，夒、畟形本相近，其左下方有木，疑即禾殘形。」《文物》一九七八年第三期二八頁史牆盤銘解釋「司后稷亢保」

〈X309〉

戴家祥曰「第四字唐蘭釋夏，徐中舒釋𧔥，李學勤釋夒」（師大校刊一九七八年第七二頁牆盤銘文通釋「上帝司□□」〈X309〉

陳世輝曰「夏指中國。說文「夏，中國之人也」，書康誥「丕顯文王克明德慎罰……用肇造我區夏」，區夏的夏也指中國。」（考古一九八〇年第五期四三四頁牆盤銘文解說「上帝司夏亢保」）〈X309〉

趙誠曰「[illegible]與秦公段的[illegible]（即「虩事蠻夏」之夏）構形之意相近，當是夏字，這裏指夏代君主，「上帝嗣夏」意為上帝之嗣的夏代君主。杜預世族譜曰「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封於邰，及夏衰，稷子不窋竄於西戎」。周之先祖曾受封於夏，在感情上自然有一種無形的聯繫，一種親近感。周代的文王也曾受封於商而成為西伯，但卻被紂王囚禁，在感情上自然有一種憎惡，一種仇讎之感。史墻在銘文中說他的先祖在商紂王時即已叛商歸周，此處又特意寫出周代的當今天子得到了上帝之嗣的夏代君主授給的美好命運，不僅有受命於天之意，更多地還是在於表現宗族之間的恩愛，表明感情上的一種傾向。史記吳太伯世家記「周武王克殷」之後即「求太伯、仲雍之後」而「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也表現了這種感情上的

傾向「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二四——二五頁墻盤銘文補釋」上帝司嗣夒」(2309)

周法高曰「史墻盤此字唐、陳道釋夏，徐中舒釋量，均非。李學勤釋夒是也。裘錫圭謂「驟視似夒字」，但終釋稷字，只係猜測之辭。徐中舒主編古文字字形表二〇九頁夒字下收墻盤及傳匜(2628)蓋，蓋已改從李學勤說矣。古文字類編九四頁夒字下收夒卣，即(2628)無夒卣。古文字字形表二〇八頁亦收入夒字下，類編非也」。

擾(2309)「上帝司嗣夒尢保受授天子綰命」(2341)「自今余敢擾乃小大史事」

0731 韋

1552 (5-0731)

B14

547-225

韓 不从韋

驫羌鐘 馭字重見〈0042〉

鍏 韓鍾鐱鐱

張頷曰：一九五二年山西省垣曲县、諱家村在取土墊圈時，發現了東周時期的一柄青銅殘劍（此殘劍現存山西省博物館），殘長二五厘米，殘莖長二厘米，脊、鍔寬三．九厘米。實莖，莖切面作菱形，劍格已脫落，尚能略見遺痕。劍鍔上有錯金銘文五字：「鍏鍾止鐱鐱」五個字当中除第三字「之」字外，其它四字左旁均從以「金」字，第二字「鍾」字左旁固應從「金」，第五字「劍」字從「金」作「鐱」，亦金文中習見之常例，唯「鍏」、「鐱」二字的写法則為僅見。「鍏」即「韓」字，金文中多作「韋」，「侯馬盟書」和「沁陽盟書」中作「韋」；而此劍銘文從金韓聲，斷為「韓」字是無疑的。至于左旁從「金」乃為附飾，與「韓」姓氏本字無义可訓。古文字研究第五輯

八、七夏韓鍾鑲錟等(釋)

師〈X73〉

「八年辛城大命韓▵定」〈X235〉

「王二年奠命韓▵……右庫工币駱庆」(殘)〈X236〉

「王三年奠命韓▵熙右庫工币史袁狄冶口」〈X242〉

「廿年奠命韓▵恙司寇吳裕右庫工币張阪冶贛」〈X251〉

「四年奠命韓▵口司寇長張朱武庫工币弗急冶治君陵造」〈X252〉

「五年奠命韓▵口司寇張朱右庫工币皂高冶君瑞造」

 [a]

戴 說文所無

師奎父鼎戴市同黃 (0667)

 [d]

趞曹鼎 (0656)

[d] 白川靜曰戴市見于趩觶免觶師奎父鼎等从玉藻之文及金文朱市赤市之語例觀之戴亦為色之名也吳式芬以之為韍韐謂即縕韍云（據古三之一 六三趩觶條）縕韍赤黃色也孫詒讓解作為經傳之爵韠曰

戴从韋从𢦏以聲類推之當與纔相近說文糸部纔帛雀頭色从糸毚聲以戴為纔猶經典通以纔為才也纔禮經作爵士冠禮玄端爵韠注云士皆爵韋為韠引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此器免彝及趩尊師奎父鼎之戴市即禮經之爵韠也蓋帛織絲為之爵色帛則謂之纔市制韋為之爵色韋則謂之戴二義古各有正字分別甚明漢以後經典字書皆不見戴

字率用爵為帛韋之通名而正字遂為借字所奪矣古籀餘論三·六
免彝條
孫氏又引汪中經義知新記以詩周頌絲衣之載弁俅俅之載為爵聲之誤之說以為可備一說對此郭氏則謂不如汪說以載為聲之誤載載同聲乃載之假借也云
陳氏以載為紂緇黑色也曰
市前一字是其顏色从韋𢦏聲而𢦏从才聲故其字是紂或緇字說文曰緇帛黑色也詩緇衣傳云黑色玉篇曰紂同緇檀弓釋文云紂本作緇詩行露傳云昏禮紂帛不過五兩周頌絲衣之載弁與絲衣為對文載疑是黑色禮記玉藻曰君朱大夫素士爵韋此自是後世之制與金文受賜之作赤朱叔等色者不同士冠禮曰玄端爵韠凡此爵色近乎緇而稍

有不同變毀（三代八.一九.三）作在市約為同時之作西周初期金文

市不言色共懿時代的顏色是赤與在共懿以後的顏色是

朱（番生毀 毛公鼎 與叔 大克鼎 師嫠毀 斷代六.九）

才𢦏災為同聲之字卜文皆从才聲緇亦同聲因而在載緇祖

通皆謂黑色（金文通釋第二十輯三七九－三八〇頁一〇六

趙曹鼎一 林潔明譯 <0656>

載△ <2.1>

「載易錫女汝載△市素黃珩」<2.5>「載△市同黃」<2.18>「柞易錫

(seal glyph) 韐

衛盉 〈0336〉 說文所無

唐蘭曰「原作𩊧韐也通賁但這個賁字是雜色韐說文又作韐是市韍的一種制如榼缺四角當是橢圓形賁韐是雜色皮的蔽膝圍裙」(文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六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衛盉」)〈0336〉

〈0336〉「案賁韐」

韇 說文所無

衛鼎乙〈2338〉

唐蘭曰原作韇圜鞃韇字當與纕字通是皮做的帶子所以从革鞃是車前面橫木軾中間的把手處用皮帶裹起來受物一九七六年五期五八頁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新出西周重要銅器銘辭的譯文和注釋」九年衛鼎〈2338〉

〈2338〉「爕球萃 頁 韇圜鞃

 a 弟 沈子簋<1391> 也

 豪簋<1334>

 臣諫簋<2292>

于省吾曰「第一期甲骨文的子𥎦世譜（據影印拓本，摹本見庫一五〇六）。有「㚸弟曰敗」和「知弟曰𢼸」的記載。兩个弟字均作，摹本誤作。字从丨从己，丨即弋之初文，正象豎橛于地上之形。其从己，象纏之以繩。說文誤以為「从古文韋省」。第三期甲骨文的「多母弟」（金三六一）之弟作（原誤摹作）。上部多一橫劃，中間直劃已變為邪劃。據以上所引，可以看出甲骨文弟字前後演變之迹。

說文弟作，并謂「弟，韋束之次弟也。从古文之象。古文弟，从古文韋省，丿聲。」王筠文字蒙求，謂弟字「上

象艸角，下象足，從弟之狀也。說文以為形聲字，似非」。按王說完全出于臆測。林義光文源謂弟字「古作㚔，从弋，己束之，束杙亦有次弟也」。按林說謂弟字从弋，已較舊解為優，但還不知弟字本从弋聲。弋為喻母四等字，古隸舌頭定母（詳曾運乾喻母古讀考）。兄弟之弟無形可象，故借弋字以為之。（甲骨文字釋林卷下第四〇九—四一〇頁釋弋弟）

〈又259〉「盨鄭侯弟厤季作作旅彝」〈又242〉「弟叟作寶鼎」〈又243〉「㠱侯易弟叟嗣戟」〈又290〉「毋弟引亭庸又有長子□」

0736 

a  夆卯直 <2720>

b  夆伯觥 <0797>

c  夆弔匜 <0822>

a 赤塚忠曰夆(句)田之夆字由表示下降之意之向下之足形及萌出之草根(亦為聲符)構成再加上雨滴疊取義於穀物得天雨逢逢而成長之意者也

田並非田獵之意耕田也又甲骨文中不見有夆之地名然說文則有

夆相遮要害也南陽新野有夆亭

或即此地又第五期甲骨卜辭有徑(侯續三三一九)地名蓋與夆有關係徑(逢)據林泰輔博士之說謂即逢伯陵之故地臨淄也(支那上代之研究二〇八頁)(殷金文考釋一一一二頁卯

其卣第一 林潔明譔〈0120〉

〈0338〉「則乃成夆封三四夆封」

〈0338〉「則乃成夆封三四夆封」

秦 虢季子白盤〈27.24〉

𠓺 鄂君啟節車節〈又3〉
與說文古文合。

郭鼎堂曰「台以𢿌于五十乘之中，意謂那些馬牛椁徒之數按比例從五十乘之中減去」（文史論集第三三九頁關于鄂君啟節的研究）〈又3〉

周法高曰「說文卷五下桀部『乘，覆也，从入桀。桀，黠也。軍法曰乘。𠓺古文乘从几』食陵切。鄂君啟節車節乘字與古文合」

「車五十乘」〈又3〉「台以𢿌於五十乘之中」〈又338〉「帛白𢒞乘」〈又3〉

〈又339〉「易𢒞女汝馬乘」